

年  
誕

足本  
曾文正公全集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 曾文正公年譜卷十二

門人合肥李瀚章審訂 遼義黎庶昌編輯

卷一 起嘉慶十六年 訖咸豐二年

卷二 咸豐三年

卷三 咸豐四年

卷四 咸豐五年六年

卷五 咸豐七年八年

卷六 咸豐九年十年

卷七 咸豐十一年

卷八 同治元年

卷九 同治二年三年

卷十 同治四年

卷十一 同治五年六年七年八年

卷十二 同治九年十年十一年

會文正公年譜卷一

公諱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會氏祖籍衡陽。國初

有孟學公者，始遷湘鄉荷塘鄉之大界里。再傳至元吉公，族姓漸多，資產漸殖，遂為湘鄉人。元吉公之仲子曰輔臣公者，公之高祖也。曾祖諱善希，誥贈光祿大夫，妣彭氏，誥贈一品夫人。祖諱玉屏，字星岡，誥封中憲大夫，累贈光祿大夫。妣王氏，誥封恭人，累贈一品夫人。考諱麟書，字竹亭，湘鄉縣學生員，誥封中憲大夫，累封光祿大夫。妣江氏，誥封恭人，累封一品夫人。仲父諱鼎，尊早卒。叔父諱驥雲，字高軒，以公官贈封光祿大夫。星岡公以嘉慶戊辰年遷居白楊坪。公兄弟五人，女兄弟四人，公則竹亭公之長子也。辛未，嘉慶十有六年公生。

公生十月十一日亥時。時竟希公在堂，壽幾七十矣。是夜夢有巨蟒盤旋空中，旋繞於宅之左右，已而入室庭，踞踞良久。公驚而寤，聞會孫生，適如夢時。大喜曰：『是家之祥。』會氏門閭行將大矣。宅後舊有古樹為藤所纏，樹已槁而藤日益大，且茂矯若虬龍，枝葉蒼翠，垂蔭一畝，亦世所罕見者。

壬申，嘉慶十七年，公二歲。

竟希公孝友敦篤，為鄉里所敬。年七十見會孫，極欣愛之。

癸酉，嘉慶十八年，公三歲。

公幼小時狀貌端重，自初生至三歲，庭戶不聞號泣聲。母江太夫人勤操作，不恆顧復。每日依祖母王太夫人紡車之側，花開鳥語，注耳流眄，狀若有所會晤。王太夫人尤奇之。

甲戌，嘉慶十九年，公四歲。

六月，妹國蕙生。

乙亥，嘉慶二十年，公五歲。

冬十月，受學於庭，誦讀穎悟，竟希公益鍾愛之。

丙子，嘉慶二十一年，公六歲。

公在家塾，以陳雁門先生為公問字師。十月，竟希公薨，壽七十有四。葬西坑山，公哭泣甚哀，執喪若成人。

丁丑，嘉慶二十二年，公七歲。

竹亭公粹然儒者，屢應童子試未售，續學不怠。名其塾曰利見齋，課徒十餘人，訓誘專勤。公稟學於庭訓者，凡八年。

戊寅，嘉慶二十三年，公八歲。

八月，妹國芝生。

己卯，嘉慶二十四年，公九歲。

是年讀五經畢，始為時文帖括之學。

庚辰，嘉慶二十五年，公十歲。

五月，公弟國漢生，竹亭公笑謂曰：『汝今有弟矣！』命作時文一道，題曰：『兄弟怡怡。』公文成，竹亭公喜甚，曰：『文中有至性語，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

辛巳，道光元年，公十一歲。

壬午，道光二年，公十二歲。

五月，公弟國華生。

癸未，道光三年，公十三歲。

甲申，道光四年，公十四歲。

衡陽廩生歐陽滄溟先生凝祉，與竹亭公友善，常來家塾。見公所爲試藝，亟賞之。竹亭公請試以題，先生以『共登青雲梯』命爲試律。詩成，先生覽而稱善，曰：『是固金華殿中人語也。』因以女許字焉。是歲，始從竹亭公至長沙省城，應童子試。八月，公弟國華生。

乙酉，道光五年，公十五歲。

竹亭公設館同族家塾，曰錫麟齋，公從受讀，周禮儀禮成誦，兼及史記文選。

丙戌，道光六年，公十六歲。

應長沙府試，取前列第七名。

丁亥，道光七年，公十七歲。

戊子，道光八年，公十八歲。

九月，公弟國葆生。

己丑，道光九年，公十九歲。

竹亭公設館石魚之百善菴，公從。

庚寅，道光十年，公二十歲。

九月，公季妹生。肄業於衡陽唐氏家塾，從事汪覺庵先生。

公姊國蘭出閣，適王氏，塔名鷗遠。

辛卯，道光十一年，公二十一歲。

公自衡陽還家塾，冬月肄業本邑漣濱書院，山長劉元堂先生，名象履。見公詩文，歎賞不置，以爲大器。

壬辰，道光十二年，公二十二歲。

竹亭公以府試案首入湘鄉縣學。公從應試，備取，以俯生註冊。試罷，還居家塾，利見齋。

癸巳，道光十三年，公二十三歲。

本年科試入縣學，時公名子城提督學政爲岳公鎮南，竹亭公年四十有三，應童試十七次，始補生員。積苦力學，授徒家塾者二十年。至是深喜公之繼起，而早獲售也。十二月，歐陽夫人來歸。

甲午，道光十四年，公二十四歲。

肄業續麓書院，山長爲歐陽垣齋先生。公以能詩文，名噪甚。

試輒第一。是科領鄉薦，中式第三十六名舉人。〔本科鄉試，四書首題：『疑思問，念思難，見得思義。』次題：『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三題：『智賢則巧也，聖賢則力也，山射於百步之外也。』詩題：『賦得剪得秋光入卷來。』座主爲徐公雲瑞，許公乃安，房考官爲張公啓庚。十一月入都，是歲始見劉公蓉於朱氏學舍，與語大悅，因爲留信宿乃別。

與語大悅，因爲留信宿乃別。

甲午，道光十四年，公二十四歲。

肄業續麓書院，山長爲歐陽垣齋先生。公以能詩文，名噪甚。

試輒第一。是科領鄉薦，中式第三十六名舉人。〔本科鄉試，四書首題：『疑思問，念思難，見得思義。』次題：『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三題：『智賢則巧也，聖賢則力也，山射於百步之外也。』詩題：『賦得剪得秋光入卷來。』座主爲徐公雲瑞，許公乃安，房考官爲張公啓庚。十一月入都，是歲始見劉公蓉於朱氏學舍，與語大悅，因爲留信宿乃別。

試輒第一。是科領鄉薦，中式第三十六名舉人。〔本科鄉試，四書首題：『疑思問，念思難，見得思義。』次題：『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三題：『智賢則巧也，聖賢則力也，山射於百步之外也。』詩題：『賦得剪得秋光入卷來。』座主爲徐公雲瑞，許公乃安，房考官爲張公啓庚。十一月入都，是歲始見劉公蓉於朱氏學舍，與語大悅，因爲留信宿乃別。

試輒第一。是科領鄉薦，中式第三十六名舉人。〔本科鄉試，四書首題：『疑思問，念思難，見得思義。』次題：『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三題：『智賢則巧也，聖賢則力也，山射於百步之外也。』詩題：『賦得剪得秋光入卷來。』座主爲徐公雲瑞，許公乃安，房考官爲張公啓庚。十一月入都，是歲始見劉公蓉於朱氏學舍，與語大悅，因爲留信宿乃別。

試輒第一。是科領鄉薦，中式第三十六名舉人。〔本科鄉試，四書首題：『疑思問，念思難，見得思義。』次題：『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三題：『智賢則巧也，聖賢則力也，山射於百步之外也。』詩題：『賦得剪得秋光入卷來。』座主爲徐公雲瑞，許公乃安，房考官爲張公啓庚。十一月入都，是歲始見劉公蓉於朱氏學舍，與語大悅，因爲留信宿乃別。

試輒第一。是科領鄉薦，中式第三十六名舉人。〔本科鄉試，四書首題：『疑思問，念思難，見得思義。』次題：『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三題：『智賢則巧也，聖賢則力也，山射於百步之外也。』詩題：『賦得剪得秋光入卷來。』座主爲徐公雲瑞，許公乃安，房考官爲張公啓庚。十一月入都，是歲始見劉公蓉於朱氏學舍，與語大悅，因爲留信宿乃別。

試輒第一。是科領鄉薦，中式第三十六名舉人。〔本科鄉試，四書首題：『疑思問，念思難，見得思義。』次題：『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三題：『智賢則巧也，聖賢則力也，山射於百步之外也。』詩題：『賦得剪得秋光入卷來。』座主爲徐公雲瑞，許公乃安，房考官爲張公啓庚。十一月入都，是歲始見劉公蓉於朱氏學舍，與語大悅，因爲留信宿乃別。

試輒第一。是科領鄉薦，中式第三十六名舉人。〔本科鄉試，四書首題：『疑思問，念思難，見得思義。』次題：『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三題：『智賢則巧也，聖賢則力也，山射於百步之外也。』詩題：『賦得剪得秋光入卷來。』座主爲徐公雲瑞，許公乃安，房考官爲張公啓庚。十一月入都，是歲始見劉公蓉於朱氏學舍，與語大悅，因爲留信宿乃別。

乙未，道光十五年，公二十五歲。

公寓長沙郡館，會試不售，留京師讀書，研窮經史，尤好昌黎韓氏之文，慨然思躡而從之。治古文詞自此始。

丙申，道光十六年，公二十六歲。

會試再報罷，出都爲江南之游。同邑易公作梅官隴甯知縣，因過訪之。由清江揚州金陵，沂江而歸。公久寓京師，嘗甚從易公，貨百金過金陵，盡以購書，不足則質衣裘以益之。比歸里，陳所購廿三史，竹亭公問所自來，且甚且誠之，曰：「爾借錢買書，吾不惜爲汝爛縫，但能悉心讀之，斯不負耳。」公聞而悚息，由是侵晨起讀，中夜而休。泛覽百家，足不出庭戶者幾一年。

丁酉，道光十七年，公二十七歲。

公開瀏陽文廟，用古樂，詣瀏陽縣，與其邑舉人賀以南等諮考聲律呂之源流，留兩月乃歸。過長沙，適劉公蓉與湘陰郭公嵩燾均在省城應試，相見，懽甚，縱談今古，昕夕無間。留月餘始各別去。公妹國惠出閣，適王氏，婿名待聘。十月，公生子，命名栢。第十二月，公入都會試，無以爲資，稱貸於族戚家，攜錢三十二緡以行，抵都中，餘三緡耳。時公車甚苦者，無以逾公矣。

戊戌，道光十八年，公二十八歲。

正月，入都門，寓內城西登壇堂，本科會試。欽派大總裁大學士穆彰阿及朱公士彥、吳公文鎔、廖公鴻荃，欽命四書首題「言必信，行必果」次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

悖。」三題：「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詩題：「賦得泉細寒聲生夜壑。」公中式第三十八名進士，房考官李公芝昌，同鄉中式者五人，甯鄉梅公鍾澗、茶陵陳公源寬、尤公至好。四月，正大光明殿覆試一等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朝考一等第三名，進呈宣宗拔置第二名。五月初二日引見，改翰林院庶吉士。公少時器宇卓犖，不隨流俗，既入詞垣，進發然有效法前賢，激清天下之志。讀書自爲課程，編摩記注，分爲五門，曰茶餘偶談，曰過隙影，曰饋貧糧，曰詩文鈔，曰詩文章，時有論述，不以示人。讀書務內自慙，亦性然也。中式後更名國藩。八月，請假出都，與凌公玉垣、郭公嵩燾偕行。道出襄樊，舟次安陸，遇大風，鄰舟數十，鮮有完者，公舟獨無恙。十二月，抵家。會氏自占籍衡陽以來，無以科名顯者。星岡公始督課子，姓受學賓禮文士，公遂以是年成進士，入翰林。星岡公年六十健在，後公官至學士堂上，猶重慶。至侍郎，星岡公猶及見之。京朝官無及其盛者。公之以翰林歸也，親友踵門而賀，竹亭公治酒款客。比酒罷，星岡公語竹亭公曰：「吾家以農爲業，雖富貴，毋失其舊。彼爲翰林，事業方長，吾家中食用無使闕問，以累其心。」自是以後，公官京師十餘年，未嘗知有家累也。

己亥，道光十九年，公二十九歲。

正月，鄉里天行痘證大作，公季妹及子栢第皆染痘殤。季妹年十歲，栢第生甫十五月也。四月，公至衡陽，五月至耒陽縣，謁

杜工部祠堂，遂至永興。有會紀詩者，執贄願從事。公爲書，勸之以學。六月，還至耒陽，舟行出昭陽河，至清泉縣之泉溪市。還寓石鼓書院，數日乃抵家。議修譜牒，清查源流。八月，公由邵陽至武岡州，還至新化，及安化縣之藍田市。十月，抵家。公妹國芝出，開適朱氏，壻名詠春。公弟國華，出繼叔父高軒公爲後。十一月初二日，子紀澤生。是日啓行北上，竹亭公、高軒公送之長沙。十二月，由漢口行次羅山縣，遇大雪，遂留度歲。是歲始爲日記，逐日記注所行之事，及所讀之書，名曰過隙影。公會試座師朱文定公士彥卒於位。

庚子，道光二十年，公三十歲。

正月，由羅山啓行至周家口，換車入都，寓宣武門外南橫街千佛菴，與同年陳公源、梅公鍾澍聯課爲詩賦。四月，移寓淀園掛甲屯。十七日，散館。〈欽命題〉「正大光明殿賦」，以「執兩用中懷永圖」爲韻。詩題「賦得人情以爲田」，取列二等第十九名。引見授職檢討。是科散館，改部屬者二人，改知縣者三人，餘皆留館。六月，移寓葉子巷，萬順客店。病熱危劇，幾不救。同寓湘潭歐陽小岑先生兆熊經理護持，六安吳公廷棟爲之診治。八月初，病漸減，始能食粥。九月，乃大愈。欽派順天鄉試磨勘官。十月，移寓達子營之關侯廟，與同年編修錢振倫同寓。十二月，移寓棉花六條胡同路北。竹亭公入都，公夫人歐陽氏，公弟國奎、子紀澤，從入都。

辛丑，道光二十一年，公三十一歲。

正月元日，入大內隨班朝賀，嗣是歲以爲常。初十日，偕同鄉京官至淀園，遞摺謝恩。爲湖南岳常澧各處被水緩徵，借給籽種。去歲大西洋英吉利國兵陷定海，宣宗命大學士琦善往廣東查辦。是月報英吉利攻破沙角礮臺，直逼虎門。上通諭中外，授奕山爲靖逆將軍，降文楊芳爲參贊大臣，琦善革職。閏三月，竹亭公出都還湘。五月，梅公鍾澍在都病故，公爲經理其喪，委曲周至。六月，管理長沙府會館事。益陽胡公達源卒，公作誄詞輓之。七月，皇上御門侍班。善化唐公鑑由江南藩司入官太常寺卿，公從講求爲學之方。時方詳覽前史，求經世之學，兼治詩古文詞，分門記錄。唐公專以義理之學相勸，公遂以朱子之書爲日課，始肆力於宋學矣。八月，移寓繩匠胡同北頭路東。十月，充國史館協修官。二十八日，偕同鄉京官遞摺謝恩，爲岳州水災蠲免錢糧。公寓書善化，賀公長齡自陳其所學所志。十一月十五日，公長女生，後適湘潭袁氏壻名秉楨。公弟國荃肄業京寓，公爲之講課。

壬寅，道光二十二年，公三十二歲。

公益致力程朱之學，同時蒙古倭仁公、六安吳公廷棟、昆明何公桂珍、寶公塋、仁和邵公懿辰及陳公源、堯等，往復討論，以實學相砥厲。其爲日記力求改過，多痛自刻責之言。每日必有記錄，是爲日課。每月中作詩古文若干篇，是爲月課。凡課程十有二條。

一曰主敬；二曰靜坐；三曰早起；四曰讀書不二；五曰讀史；六曰謹言；七曰養氣；八曰保身；九曰日知所亡；十曰月無忘所能；十一曰作字；十二曰夜不出門。是春，英吉利洋船馳入鎮江，沿江諸城多不守。和議成後，乃退出海口。七月，公弟國荃出都，公送之都門外蘆溝橋，以詩爲別。有句云：『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沉真。』白眉。公弟國潢，生庚辰歲。國華，生壬午歲。國荃，字沅甫也。癸卯，道光二十三年，公三十三歲。

三月初十日，上御正大光明殿考試翰詹。欽命題：『如石投水賦。』以『陳善閉邪謂之敬』爲韻。『烹阿封卽墨論。』詩題：『賦得半牕殘月有驚噓。』欽定一等五人：萬青黎、殷壽彭、張蒂、蕭良城、繹惇衍。公列二等第一名。十四日引見，奉旨以翰林院侍講升用。五月考試差。六月欽命公充四川正考官，以趙楫副之。七月，公第二女生。公出都行至保定府，病暑不能食，扶病而行。閏七月，行至西安，李公星沅時爲陝西巡撫，延之署中。治醫藥，數日病漸愈，即啓行入蜀。八月初四日，抵成都，接准吏部咨文，已於七月十五日補授翰林院侍講之缺。具呈四川總督寶興公代奏謝恩摺。是科四川鄉試首題：『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次題：『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三題：『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詩題：『賦得萬點蜀山尖。』揭曉，得士宋文觀等六十二名，副榜十二名如例。九月二十一日，由成都回節。十一月二十日，抵都門覆命，充文淵閣校理。公居京師四年矣，宦況清苦，力

行節儉。而遇窮困，及有疾病死亡者，資助必豐。四川差絃，得俸千金，寄家爲餽遺族姻之用。甲辰，道光二十四年，公三十四歲。

正月，陳公源竟之妻易安人病卒於京寓，其子遠濟，生甫一月，公攜之宅中，僱乳媪字養之，以次女許字之。二月，侍班於文淵閣，贊經筵大典。三月二十四日，移寓前門內，碾兒胡同，西頭路北。四月，考試差。五月初十日，奉上諭翰林院自侍讀以下詹事府自洗馬以下，每日召見二員。公於二十日，召見勤政殿，派充翰林院教習庶吉士。八月，新甯江公忠源，以公車留京師，因郭公嵩燾求見公。江公素以任俠自喜，不事細檢。公與語，市井瑣屑事，酣笑移時。江公出，公目送之，回顧嵩燾曰：『京師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旣而曰：『是人必立功名於天下，然當以節義死。』時承平日久，聞者或駭之。江公自是遂師事公。二十八日，公第三女生。後適羅氏，忠節公澤南之子名兆升。九月，分校庶常館。十二月初七日，上御門，轉補翰林院侍讀。公作字初學顏、柳，帖在詞垣，兼臨褚帖。於詩，則五七古學杜韓，近體專學杜，而於蘇黃之古詩，溫李之近體，亦最爲致力。還書家中，訓勉兄弟，以立志有恆爲本，作五箴以自警：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主靜，四曰謹言，五曰有恆。公子紀澤是歲入家塾，塾師爲長沙馮樹棠先生。卓

乙巳，道光二十五年，公三十五歲。

三月欽派會試同考官，簽分第十八房，薦卷六十四本，中式周士炳等十有九人。是科湖南中式八人，皆長沙府籍。貴州中式之黃輔相與姪彭年二人，原籍醴陵而狀元爲蕭錦忠，朝元爲孫鼎臣，去秋鄉試南元爲周壽昌，亦於是科入翰林。公時管理長沙都館事，題名之日，公爲聯語云：同科十進士，慶榜三名元。蓋佳話也。五月初二日，上御門，公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次日具摺謝恩，召見於勤政殿。六月，轉補左庶子。夏間癘疾發，至秋微愈，自是以往，癘疾恆作。以至老年，未得全瘳也。九月，公弟國潢，國華入都。二十四日上御門，升授翰林院侍講學士。次日具摺謝恩，召見。宣宗時，每歲舉行御門之典，至四五次，京朝官缺多，以其日簡放，示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意。合肥李公鴻章，本年家子也。中甲辰科舉人，是年入都會試，受業公門。公大器重之。十月初十日，皇太后萬壽，十五日頒恩，詔於太和殿。公祖父母父母，以公官皆封中憲大夫，恭人。十一月，唐公鑑乞假回湖南，公爲校刻其所著學案小識一書。十二月十二日，補日講起居注官。二十二日，充文淵閣直閣事。公名位漸顯，而堂上重慶，門祚鼎盛。公每以盈滿爲戒，自名其書舍曰「求闕齋」。其說云：「求闕於他事而求全於堂上也。」同鄉京官及公車在都門者，遇疾患窮窘之事，恆有求於公，公嘗謂銀錢則量力扶助，辦事則竭力經營，人莫不稱厚焉。

丙午，道光二十六年，公三十六歲。

公與弟國潢，國華相砥厲於學，有如師友。爲國華納資入監，應順天鄉試。五月考試差。九月十八日，公第四女生，後適湘陰郭氏，郭公嵩壽之子名剛基。夏秋之交，公病肺熱，僦居城南報國寺，閉門靜坐，攜金壇段氏所注說文解字一書，以供披覽。漢陽劉公傳，瑩精攻據之學，好爲深沈之思，與公尤莫逆。每從於寺，舍兀坐，相對竟日。劉公謂：「近代儒者，崇尚攷據，敏精神，費日力，而無當於身心。」恆以詳說反約之旨，交相勸勉。寺前有祠一所，祀崑山顧亭林先生。十月，公在寺爲詩五首，附劉公以明其志之所嚮。公嘗謂：「近世爲學者，不以身心切近爲務。恆視一時之風尚，以爲程而趨之。不數年，風尚稍變，又棄其所業，以趨於新。如漢學、宋學、詞章、經濟，以及一技一藝之流，皆各有門戶，更迭爲盛衰。論其原，皆聖道所存，苟一念希天下之譽，校沒世之名，則適以自喪其守，而爲害於世。」公與劉公傳，整討論務本之學，而規切友朋，勸誠後進，一以此意爲兢兢焉。公在京所爲詩古文，不自存錄，隨時散佚。是冬以後，乃稍擇而存之。公弟國華，應鄉試未售，仍留京肄業。公弟國潢，賚草恩誥命南歸。十月二十一日，領同鄉京官具摺謝恩，爲湖南瀟湖圍田水災，奉旨蠲緩錢糧。湖南水災迭奉恩旨，至是初用公名領銜奏事。十一月，聞祖妣王恭人之訃，請假兩月，設次成服。恭人歿以九月十八日，壽八十歲。十二月，奉湖鄉二十四都木卯衝。

丁未，道光二十七年，公三十七歲。



三月移寓南橫街路北。四月二十七日奉旨考試翰詹。

（欽命題「遠俗賦」）以「清問下民常懷德」為韻。『君子慎獨論』詩題。『賦得澡身浴德』。公名列二等第四名。五月引見奉旨記名遇缺題奏賞大卷緞二件。六月奉旨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次日遞摺謝恩，召見勅政殿。欽派考試漢教習閔卷大臣，取士咸安宮學，教習黃文璧等十三名，景山官學劉紹先等十五名，宗學郭嘉燾等十五名，覺羅官學崔斌等三十名，八旗學張春第等四十八名。七月公弟國荃以府試案首入湘鄉縣學。十月欽派武會試正總裁，中式楊登魁等六十四人，又派殿試讀卷大臣，凡武進士弓矢技勇上親閱之，派大臣及兵部尚書侍郎等侍班。十月二十日，領同鄉京官具摺謝恩為沅澧一帶水災，奉旨蠲緩錢糧。十二月初九日，又遞摺謝恩為三廳歉收緩征屯田。是歲山東河南亢旱，盜賊蜂起，兩省大吏交部嚴議，欽差柏俊、陳孚恩前往捕盜，平之。李公鴻章、郭公嵩燾、李公宗義均以是科成進士。

戊申道光二十八年，公三十八歲。

正月初八日，領同鄉京官具摺謝恩，為上年水災借給籽種。二月二十四日，子紀鴻生。漢陽劉公傳登移病歸籍，公為文以送之。七月公弟國荃科試一等，補廩膳生。九月十四日，領

同鄉京官具摺謝恩，因水災奉旨撫卹。十八日欽派稽察中書科事務，公官至卿貳，名望漸崇，而好學不倦。其於朝章國故，如會

典通禮諸書，尤所究心。又采輯古今名臣大儒言論，分條編錄，為曾氏家訓，長編分修身齊家治國為三門，其目三十有二。公嘗謂古人無所云經濟之學，治世之術，壹衷於禮而已。秦文恭公五禮通考綜括天下之事，而於食貨之政稍缺。乃取鹽課海運錢法河隄各事鈔輯近時奏議之切當時務者，別為六卷，以補秦氏所未備。又採國史列傳及先輩文集，中誌狀之屬，分門編錄，條分近代學術，用桐城姚氏之說，以義理攷據詞章三者為目，依彙輯之。星岡公病風痺，踰年公令弟國華出都還湖南。十月聞劉公傳瑩以病卒於家，公設位哭之，為墓志一篇，家傳一篇，刻石寄其家。劉公所著述無成，編獨於金氏孟子集注攷證中搜得朱子所編孟子要略一書，公為校刻行於世。二十三日，領同鄉京官具摺謝恩，為本年水災之區，奉旨蠲緩錢糧。公官京師十年，俸薄不給於用，取資稱貸，及官侍郎，每歲以其所得俸銀數十兩，為高堂甘旨之奉，兼以周族戚之貧者。

己酉道光二十九年，公三十九歲。

正月初九日，率同鄉京官具摺謝恩，為災區借給籽種。十二日奉旨升授禮部右侍郎。次日具摺謝恩，召見上嘉勉，稽公勤於供職，署中辦事無虛日。八日至沅澧，該班奏事，有事加班不待期日。在部司員咸服其條理精密。三月十四日值班，召見三十日又召見，每有奏對恆稱上意。禮部翰林院庶事府署中皆有土地祠，祠皆祀先儒韓愈。禮部之祠，復有孔子木主，胥吏相

沿莫知所自。公取木主棧化而爲文以祀韓子，辯正其謬。夏督修長沙府會館，旋又修湖廣會館，位置亭榭，有紆餘卓犖之觀。

八月初二日，奉旨兼署兵部右侍郎。二十五日，欽派宗室舉人覆試閱卷大臣。九月十七日，欽派順天鄉試覆試閱卷大臣。

十月初四日，欽派順天武鄉試較射大臣。武鄉試分四圍，王大臣分較公所，較中式者五十二名。二十六日，率同鄉京官具摺謝恩，爲水災奉旨蠲緩錢糧。是歲東南各省大水，民飢，江南浙江湖北均展期九月舉行鄉試。湖南賊匪李沅發倡亂於新甯，戕官據城，分擾黔粵邊境，粵逆亦從此萌芽矣。先是江公忠源在籍擒獲會匪雷再浩，遂以知縣棟發浙江，署秀水縣事。辦理賑災及保甲甚得民譽。公聞新甯之亂，恐匪黨尋仇及江公之家，遂致書江公勸其棄官以赴家難。未幾而賊黨潰竄，江公家亦無損焉。

十一月十五日，聞祖考星岡公之訃，請假兩月，設位成服。星岡公之卒，以十月初四日，壽七十有六歲，葬於八斗衝，遷王恭人之柩耐葬。

十二月十一日，孝和睿皇后升遐，公以禮部職任所在，不俟假滿，卽日入內供辦。其署中他事，仍不與聞。

庚戌，道光三十年，公四十歲。

正月十四日，宣宗成皇帝升遐，殊諭遺命四條，其中無庸郊配、無庸廟附二條，文宗嗣位，諭令臣工詳議具奏。十五日，奉移

孝和睿皇后梓宮於漪春園。十六日，諭臣下議行三年喪禮。

二十三日，召見，咨以大禮。二十六日，上御太和殿，頒登極詔書。

二十七日，王大臣九卿集議覆奏，郊配、廟附二事公專摺具奏，稱遺命無庸廟附一條，考古準今，萬難遵從。無庸郊配一條，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疏對甚晰。時恭遇登極，覃恩加一級，請封三代，皆封榮祿大夫。公以本身妻室應得封典，地封叔父母。

二月初二日，內賜遺念衣一件，玉佩一事。是日奉移大行皇帝梓宮於圓明園，正大光明殿。初六日，奉上諭：「侍郎曾國藩所奏，頗有是處。其餘京堂及科道等所奏，各抒己見，殊少折中。各摺均著發還。」欽此。初七日，召見，公奏對甚詳，上益嘉之。初八日，奉上諭：「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奏。」等因。欽此。三月，公遽應詔陳言一摺，奏稱：「用人行政二者并重，然凡百庶政，著有成憲，未可輕議。今日所當講求，惟在用人一端。人才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皇上春秋鼎盛，與聖祖仁皇帝講學之年相似。請俟二十七月後，舉行逐日進講之例，亦請廣開言路，借

臣工章奏以爲考核人才之具。」疏入，奉上諭：「禮部侍郎曾國藩奏陳用人之策，朕詳加披覽，剴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納。連日左副都御史文瑞、大理寺卿倭仁、通政使羅惇衍等，各陳時事，朕四降旨褒嘉其通政副使王慶雲、鴻臚寺少卿劉良駒及科道等摺，分別准行交議。如該侍郎摺內所請保舉人才，廣收直言，迭經降旨宣示，諒各大小臣工，必能激發天良，弼予郅治。惟稱日講爲求治之本，我聖祖仁皇帝登極之初，卽命儒臣逐日進講，寒暑

爲求治之本，我聖祖仁皇帝登極之初，卽命儒臣逐日進講，寒暑

無開。朕紹承丕業，夙夜孜孜，景仰前徽，勉思繼述。著於百日後，舉行日講。所有一切應行事宜，著各該衙門察例詳議以聞。」欽此。初四日奏入春以來，雨澤稀少，農田待澤孔殷，亟請設壇祈祀，以迓和甘，而慰民望一摺。十二日，孝和睿皇后升耐覃恩，公呈請本身妻室封典。十五日，公弟國潢入都，相見極慚。時以職務繁劇，不遑兼顧家事，悉以屬公弟經理。十九日，下浣園恭送孝和睿皇后梓宮奉安昌陵。四月初四日，奏陳日講事宜，補前摺所未備。凡十四條，其於講官員數進講之地，所講之書，陳講之道，以及講官儀節禮制等事，皆詳改聖祖御製文集會典與國史列傳各書先定大既規模，於贊助聖學之中，寓陶成人才之意，猶前疏中之指也。十二日，宣宗成皇帝升配，覃恩加二級，請封三代，皆封光祿大夫。公仍以本身妻室應得封典，地封叔父母。十七日，欽派會試覆試閱卷大臣。十九日，移寓賈家胡同南頭路西。二十九日，欽派朝考閱卷大臣，是科入館選者五十八人。是月，湖南新甯賊酋李沅發就擒，檻送京師，斬之。上年收復新甯，巡撫馮公德馨奏報李逆死於亂軍中，春間李逆復出，馮德馨連聞遣戍，詔以駱秉章爲湖南巡撫。五月初二日，公弟五女生後，殤。十四日，在署考試各省優貢。時奉旨令部院九卿各舉賢才。公疏薦五人，奏稱「李棠階以學政歸家，義藜蕭然，品學純粹，可備講幄之選。吳廷棟不欺屋漏，才能幹濟，遠識深謀，可當大任。王慶雲閔子精識，腳踏實地，可膺疆圉之寄。嚴正基洞悉民隱，才能

濟變。江忠源忠義耿耿，愛民如子。」六月初四日，奉旨兼署工部左侍郎。十四日，欽派朝考拔貢閱卷大臣，是科取士二百餘人。七月，公弟國葆以縣試案首入湘鄉縣學，年二十有三歲，與公入學之年同。公每縮部務，悉取則例，博綜詳攷，準以事理之宜，事至割斷無滯。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輿之學，左圖右書，鉤校不倦。於山川險要，河漕水利，諸大政，詳求折中。八月十一日，召見，詢以工部職務，公奏對詳悉，移時乃退。二十一日，欽派考試國子監學正學錄閱卷大臣，取士五十名，引見記名者二十人。九月十八日，恭送宣宗成皇帝梓宮，奉安昌陵。欽派梓宮前恭捧冊寶大臣。二十四日，饗奠禮畢，禮部堂官各加二級，二十五日，具摺謝恩。次日，皇上駐蹕秋闈行宮，諭隨扈各員均加一級。十月，回鑾，奉旨兼署兵部左侍郎。十一月十三日，領同鄉京官具摺謝恩，爲水災州縣蠲緩錢糧。十二月二十二日，禮部奏元旦禮節，硃批嚴飭禮部堂官，分別交部議處，察議等奉旨准予抵銷處分。是年夏間，廣西賊匪大起，巨股數十萬，逆首洪秀全，與其黨楊秀清、蕭朝貴等起於桂平縣之金田鄉，爲數最衆且悍。詔以向榮爲廣西提督，起用林則徐爲欽差大臣，馳赴廣西督剿。以前雲南提督張必祿，督師會剿廣西，祖琛革職，既而林文忠公則徐卒於道，張武壯公必祿至潯州亦卒。詔以李星沅爲欽差大臣，以周天爵署廣西巡撫。辛亥，咸豐元年，公四十一歲。

正月初十日，領同鄉京官具摺謝恩，爲上年災區借給籽種。十四日上祇謁募陵行初周年禮，禮部堂官悉從公奉旨派留署辦事。二月上諭：廣州副都統烏爾太，馳往廣西，幫辦軍務。

二十六日公弟國潢出都，還湖南。粵西賊勢益熾。三月上命大學士賽尚阿爲欽差大臣，前赴廣西督師，以都統巴清德副都統達洪阿爲之副。初九日，公奏簡練軍實，以裕國用一摺，奏稱：「天下大患，一在國用不足，一在兵伍不精。近者廣西軍興，紛紛徵調，該省類兵竟無一足用者，他省可推而知。當此餉項奇絀，惟有量加裁汰，痛加訓練，庶餉不虛糜，而兵歸實用。謹鈔錄乾隆增兵嘉慶道光減兵三案進呈。」疏入，召見。嘉其切中時弊，諭以「俟廣西事定再行辦理」，疏留中。十四日，禮部奏請以宋臣李綱從祀孔子廟廷。時福建巡撫徐繼畲原奏稱李綱所著書有周易傳論語說二種，公復查得綱所著中興至言建炎類編乘閑志預備志各書，文淵閣著錄者梁溪集建炎時政記二種，奉旨准其從祀。在先儒胡安國之次。四月二十六日，公奏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一摺，維時上孜孜求治，在廷臣僚，鮮以逆耳之言進者。廣西軍事日棘，賽尚阿公以端揆大臣出而督師，中外驚懼。公意欲爲人臣者趨尚骨鯁，培其風節，養其威稜，遇有事變，乃可倚之以折衝捍患，不至畏葸退縮。公所陳多切直之語，疏入，時恐犯預防流弊，雖迂腐欠通，意尙可取，朕自即位以來，凡大小臣工章

奏於國計民生，用人行政諸大端，有所補裨者，無不立見施行。卽敷陳理道，有益身心者，均著置左右，用備省覽。其或窒礙難行，亦有駁斥者，亦有明白宣諭者，欲未獻納之實，非徒沽納諫之名，豈遂以「毋庸議」三字置之不論也。伊所奏除廣西地利兵機已查辦外，餘或語涉過激，未能持平，或僅見偏端，拘執太甚，念其意在進言，朕亦不加斥責。至所論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諛惡直等語，頗爲切要。自維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時存檢身不及之念，若因一過當之言，不加節取，采納不廣，是卽驕矜之萌。朕思爲君之難也。欽此。公是疏得奉 上 旨，時稱盛事焉。是月，李文恭公星沅卒於軍。五月，詔授鄒鳴鶴爲廣西巡撫。十八日，唐公鑑入都，召見十餘次，極者儒晚遇之榮。二六日，公奉旨兼署刑部左侍郎，次日具摺謝恩，并以前疏激直，未獲咎戾，具中感激之意。六月，賽尚阿公抵桂林，疏調江公忠源隨營差遣。江公方丁憂在籍，應調赴粵，烏爾太公一見而極重之，留於幕府，每事必諮焉。復委募楚勇五百人助剿，是爲湖南鄉勇出境剿賊之始。公前官翰林時，與倭仁公、唐公鑑、董講學，逐日記注，中輟數年。劉公傳瑩爲公書齋額曰：「養德養身綿綿穆穆之室。」至是，公乃仿程氏讀書日程之意，爲日記曰：「綿綿穆穆之室日記。」其說曰：「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極中而天地位，此綿綿者，由動以之靜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極和而萬物育，此穆穆者，由靜以之動也。由靜

之動，有神主之，由動之靜，有鬼司之。終始往來，一以貫之，每日自課以八事曰讀書，曰靜坐，曰屬文，曰作字，曰辦公，曰課子，曰對客，曰復信，輻事有見，則別識於其眉。」八月，欽派順天鄉試搜檢大臣。公兼攝刑曹，職務繁委，值班奏事，入署辦公，蓋無虛日。退食之暇，手不釋卷，於經世之務及本朝掌故，分彙記錄，凡十有八門。大學士琦善公在新疆辦理番案得罪，欽差大臣薩迎阿公前往查辦，奏請將琦善交刑部治罪。奉旨逮問。閏八月，琦善至京，師入刑曹，欽派軍機大臣三法司會審。琦善自寫供摺千餘言，謂由薩迎阿之陷害。在廷諸公亦頗咎薩公原奏之過當。時薩公代琦善任未旋京邸，會審之際，琦善爭辯不已。軍機章京邵懿辰駁詰供詞十九事，諸公不之省。乃議傳薩公所隨帶查辦之司員四人赴法堂，與琦善對訊。至有議反坐者。公獨曰：「琦善雖位至將相，然既奉旨查辦，則研鞫乃其職分。司員職位雖卑，無有傳入廷尉與犯官對質之理。若因此得罰將來大員有罪，誰敢過問者？且諭旨但令會審琦善，未聞訊及司員。必欲傳訊，當奏請奉旨然後可。」爭之甚力，詞氣抗厲，四坐爲之悚動。其事遂已。廣西逆匪竄陷永安州城，僭僞王號。賽尙阿公督師山桂林進剿。二十一日上御門，聞永安失守之警，督兵將帥皆奉旨中飭。二十六日，禮部考送軍機章京。二十九日，刑部考送軍機章京。九月初一日，領同鄉京官具摺謝恩，爲水災州縣豁免糧錢。十月十二日，欽派順天武鄉試大主考，以沈公兆霖爲之副。是科中式武舉一百

六十六名。十七日試竣，覆命召見。十一月初三日，監視郊壇開工。十九日，領同鄉京官具摺謝恩，爲新甯縣經兵亂奉旨蠲免錢糧，與倉穀之未完者。又因武陵等州縣水災，蠲緩錢糧。十二月十八日，公奏備陳民間疾苦一摺，奏稱：「國貧不足患，惟民心渙散，則爲大患。目前之急務，其大端有三：一曰銀價太昂，錢糧難納。二曰盜賊太衆，良民難安。三曰冤獄太多，民氣難伸。」其時銀價昂貴，朝野均以爲苦。宣宗會飭部院衙門各省督撫，議變通平價之法。公疏於弭盜賊、清獄訟二條，請申諭外省，思所以更張之。其平銀價一條，卽於次日續遞銀錢並用章程一摺，奏稱：「十年以來，中外臣工奏疏言錢法者，不爲不多，臣之所深服者，惟吳文鎔、劉良駒、朱轡三疏。謹就三臣原奏，參以管見，擬章程凡六條，并鈔錄吳文鎔等原疏進呈御覽。」奉旨交戶部議奏。二十六日，監視慕陵隧道開工。是歲公選錄古今體詩凡十八家，又選錄古文辭百篇，以見體要。壬子，咸豐二年，公四十二歲。正月二十四日，奉旨兼署吏部左侍郎，次日具摺謝恩。二月十九日，隨扈祇謁慕陵。是月廣西永安州賊竄出，官軍大挫。總兵官長瑞等四人陣亡。賊撲攻桂林省城。都統武壯公烏爾太追賊至將軍橋陣亡。江公忠源之軍，初與烏公偕，至是回籍益募勇，赴桂林防剿。三月初二日，奉宣宗成皇帝永安地宮上行虞祭禮回鑾。初七日，奉神牌升附，願恩詔於太和門。初八日，

率同鄉京官遞摺謝恩，爲豁免屯丁實欠。欽派會試搜檢大臣。十一日，廣西警報至都下，奉旨烏蘭太向榮交部嚴加議處。賽尙阿交部議處。公赴部會議，以軍務關係重大，議處罪名宜從重者，不當比照成例。會議罷後，公專摺奏請從嚴議處，詔改從寬典焉。十八日，禮部奏請以宋臣韓琦從祀孔子廟廷。二十七日，奉旨派恭送太廟冊寶。三十日，公第六女生，後字衡山，聶氏，塔名緝髮。歐陽夫人之兄柄銓入都。是時粵匪猖獗，河工未合，京畿亢旱，人情驚懼。上詔求直言。內閣學士勝保上疏失檢，交部嚴議。部議降三級調用。公奏請特旨寬免勝保處分，以廣言路。一摺，上納用焉。疏留中。四月初一日，宣宗成皇帝升配，詔禮部諸臣各加一級。廣西省城解圍，賊竄全州入湖南境，掠民船，將浮湘而下。江公忠源以楚勇破之於蓑衣渡。五月，賊竄陷道州。六月十二日，欽命充江西鄉試正考官。次日，遞摺謝恩，附片奏請試竣後，賞假兩月，回籍省親。公自己亥之冬，入都供職，十有餘年，由翰林七遷至侍郎，眷遇甚隆。中間星岡公衰老疾篤，屢思乞假歸省，於勢未得。至是得江西試差，乃請假回籍，殊批允之。二十四日，馳驛出都。二十九日，過河開府，吳公廷棟權守河間，相見於途次。七月十三日，道過宿州，周公天爵方引病在籍，以函約公，相見於旅店，縱談今古，自夜達旦，且別去。二十五日，行抵安徽太和縣境，小池驛聞訃，江太夫人於六月十二日薨逝，公大慟，改服奔喪，取道黃梅縣，覓舟未得，乃乘小舟渡江至九江府城，僱舟

浙江西上。賊於六月由道州竄出，陷桂陽州。是月，陷郴州，由安仁醴陵，下犯長沙省城。湖南各郡舊有會匪，蠢焉欲動。湘鄉尤多匪蹤，縣令朱孫詒緝治甚勤，禮請邑中儒士羅公澤南、李公續寶、兄弟王公龔、劉公蓉等，團結鄉勇，加以訓練。而竹亭公以鄉老巨望，總其成。是時鄉團以湘鄉爲稱首。八月十一日，公舟至黃州登陸，十三日，抵武昌，常公大醇爲湖北巡撫來唁，公始聞遊匪撲長沙之警。十四日，由武昌啓行，十八日，抵岳州，取道湘陰，甯鄉。二十三日，抵家。哭殯旋謁星岡公墓。逆賊大股均至長沙，官軍亦漸集。江公忠源於南門外近賊壘爲營，賊不得逞。詔以張亮基爲湖南巡撫，張公入守長沙，以左公宗棠入贊軍幕。九月十三日，江太夫人葬於下腰里宅後山內。賊用地道轟長沙城，官軍拒卻之。時承平日久，驟經兵亂，人心惶怯，譎言四起。雖未見賊之地，亦相率挈家驚走。公在家，遇鄉里人，則教之以保守之方，鎮靜之道。賽尙阿公至長沙，奉旨逮問，以徐廣縉爲欽差大臣，督兵剿賊。十月，長沙圍解，賊渡湘西，竄甯鄉，益陽，東出臨資口，大掠民船，竄湘陰，陷岳州。官軍數萬人，自長沙拔營追之。十一月，賊船蔽江而下，陷漢陽府城。張公亮基於賊退後，搜捕土匪甚嚴，留江公忠源之楚勇二千人駐省城防守，札委湘鄉羅澤南、王倉等招募湘勇千人入省垣防守。時巴陵匪徒晏仲武等作亂，江公忠源以楚勇往討擒之。是月，湖南巡撫奉上諭：「前任丁憂侍郎曾國藩，籍隸湘鄉，於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該撫傳旨，令

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伊必盡力，不負委任。等因。欽此。十二月武昌省城失守，湖北巡撫常文節公，大醇等殉難。十三日公奉到寄諭草，疏懇請在家終制，并具呈請巡撫張公代奏。繕就未發，適張公專弁以函致公，告武漢失守，人心惶恐，懇公一出，郭公嵩齋至公家，力勸出保桑梓。公乃燬前疏，於十七日起行。二十一日抵長沙，與張公亮基籌商一以查辦匪徒爲急務。二十二日，拜摺敬陳團練鄉民搜查土匪大概規模，且稱長沙省城兵力單薄，行伍空虛，不足以資守禦。因於省城立一大團，就各縣曾經訓練之鄉民，招募來省，實力操練，既足資以剿捕土匪，於防守省城不無裨益。是摺奉硃批：『知道了，悉心辦理，以資防剿。』欽此。公又附片奏稱：『臣在京供職十有四年，今歲歸來，祖父之墓已有宿草，臣母之葬亦未盡禮，若遽棄庭闈，而蒞事萬分不忍。請俟賊氛稍息，團防之事辦有頭緒，即當回籍守制，以遂烏私。』時羅公澤南領所招湘鄉練勇三營，已至省城，仍前明威繼光束伍成法，逐日操練。公爲之酌定訓練章程，故疏中及之。其後，良將輩出，實濫觴於此。瀏陽會匪煽亂，號曰徵義堂，其匪酋爲周國瑜，聚黨逾萬人。江公忠源以楚勇往，出其不意，一戰破平之。武昌陷後，詔授向榮爲欽差大臣，徐廣縉逮問。前湖廣總督程喬采革職，詔以張亮基署總督。又特命琦善爲欽差大臣，借直隸提督陳金綬，內閣學士勝保，督兵馳赴楚豫之交。堵賊北竄，又以兩江總督陸建瀛爲欽差大臣，出省堵剿。

卷二

癸丑，咸豐三年，公四十三歲。

正月，公在長沙督辦街團，委在籍江蘇候補知州黃廷瓚，安徽候補知縣曹光漢，編查保甲。以書函勸諭，不用公牘告示。又以書徧致各府州縣士紳，其大致以爲團練之難，莫難於集費。宜擇地擇人而行之。目前急務，唯在清查保甲，分別良莠，以餉暴爲安良之法。遇有匪徒，密函以告，即行設法掩拏處辦。庶幾省文移之煩，可期無案不破。其書中有『不要錢，不怕死』二語，公所自矢者，一時稱誦之。十一日，張公亮基赴湖北署總督任。江公忠源從行。其楚勇留長沙者，江公忠濟，劉公長佑，接統之。二十二日，耒陽常甯，報有匪徒嘯聚白沙堡，擾及嘉禾境。公調派劉長佑，李輔朝，帶楚勇五百，王鑫帶湘勇三百，二十五日啓行進剿。未至而常甯之匪聞風先潰。適衡山縣境之草市土匪竊發，楚勇湘勇留衡山一戰平之。二月初三日，奉上諭：『封疆大吏翦除百惡，即可保衛善良。著該署督撫等認真查辦，並著會同在籍侍郎會國藩體察地方情形，應如何設法團練，以資保衛之處，悉心妥籌辦理。』等因。欽此。十二日，公奏：『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摺奏稱：『湖南會匪名目甚多，近年有司掩飾彌縫，任其猖獗，非嚴刑峻法，無以銷遏亂萌。時公於長沙城中魚塘口爲行轅，設審案局，委

候補知州劉建德，照磨嚴良峻，承審擊獲匪徒，立予嚴訊，用巡撫令旗，卽行正法，或卽斃之杖下，分別會匪、教匪、盜匪、及尋常痞匪名目，按情罪以處辦。公意純用重法，以鋤強暴，而殘忍嚴酷之名，在所不辭也。是時入奉硃批：『辦理土匪，必須從嚴，務期根株淨盡。』欽此。初，賊之犯長沙也，調集各省兵勇數萬人，旣而追賊東下，其餘丁散勇，還遡湖南，或數百人爲羣，出附近沒邨墟，遇湖水行船上，輒以兵差爲名，強封之，而詐索其財。商旅畏憚，百物幾不通。公捕得強封民船之川兵三人，徑行斬決，梟示江干，由是游手斂迹，風帆暢行無阻。賊陷武漢兩城後，大掠民船數千艘，於正月初旬，括掠丁壯婦女數十萬人，驅入舟中，順流而下。旌旗蔽江，沿江城鎮皆失守。十一日陷九江府城，十七日陷安慶省城。二月初十日，攻陷江甯省城，將軍忠勇公祥厚、總督陸公建瀛等殉難。賊遂據爲僞都，僞號造宮殿，分其黨林鳳祥等北竄。廿一日，陷鎮江府，廿三日陷揚州府，皆據守之。向公榮總統各路兵勇十餘萬，追至金陵，而城已陷。遂駐營城外，琦善公率領北方各路官兵攻圍揚州，是爲江南江北兩大營。劉公長佑等旣破衡山土匪，餘黨竄入攸縣界，遂督勇追剿，而安仁縣土匪又起，劫獄燒官署，在籍候選知州張榮組帶鎮守勇數百與楚勇會剿，平之。江公忠源赴鄂，尋奉旨授湖北臬司，又奉旨令赴江南大營幫辦軍務。江公上書於公言：『今日辦賊之法，必合江楚皖各省造戰船數百艘，調閩廣水師數千人，先肅清江面，而後三城可復。

否則沿江各省，後患方長。』公治水師之議，萌芽於是矣。湖北崇陽通城兩縣匪徒大起，聚黨數千人，江公領兵勇於三月初旬，回南剿捕。公飭江忠濟帶所部楚勇，由平江前往會剿。初五日，劉公長佑楚勇回長沙，公亦飭其馳赴崇陽，會剿三戰而匪徒熾焉。江公遂盡擊楚勇下赴江南。省城所招湘鄉練勇千餘人，署巡撫潘公鐸議汰之，還鄉。公前調取三百餘人，以王鑫領之，剿土匪於衡永各屬，其留未汰者，操練無虛日。塔齊布公方署長沙營都司，忠勇冠時，人鮮知者。公一見，大奇之，委密捕巨盜數名，皆剋獲。千總諸殿元領辰勇數百人，亦經公所識拔。公委塔齊布兼管辰勇，與湘勇合同操練，膽技精強，遂成勁旅。二月，潘公鐸具摺告病，駱公乘章仍奉旨署湖南巡撫。以四月十一日到任，奏委塔齊布署撫標中軍參將。各州縣捕送匪徒來省者漸多，嚴刑鞠訊，日有斬梟杖斃之案。前後所戮者二百餘名，湘中匪徒聞風斂迹。李公瀚章以己酉選拔，朝考出公門下，時署湖南益陽縣事，上書於公，勸以緩刑，公未之從也。安化縣屬藍田市有申子會匪聚衆謀亂，公飭湘鄉縣知縣朱孫詒，以練勇往捕，擒百餘人，事乃解。桂東縣有江廣邊界匪徒竄入，城陷，公與駱公札委張榮組，帶三廳兵勇往剿，又調候補道夏廷樾督湘勇七百餘人，繼之。未幾桂東平，駱公增募湘勇一營，以監生鄒壽璋領之。歐陽夫人挈子女出都，還湘夫人之兄柄銓隨行。五月初三日，抵長沙，尋歸湘鄉。公弟國葆募湘勇一營，駐紮長沙南門外。江公忠源奏請



招練楚勇三千，赴江南助剿。奉旨允之。公因函致江公之弟忠濟、忠淑，與寶慶知府聯令招募寶勇。湘鄉縣知縣朱孫詒令招募湘勇來省操練。然後遣赴大營。與江公舊部合成一軍，以壯其勢。江公以四月初七日，由鄂東下行，抵九江。值賊船數百自金陵上竄，再省安慶，直抵湖口。勢趨南昌省城。江公方駐守九江，十日即馳至南昌，籌備防守。部署粗定，而賊抵城下。設法堵禦，賊不得逞。江公飛檄請援於湖南湘中間鄰省之警，人心惶恐。公初擬六月歸行小祥之祭，而湖南省官紳倚公爲防守。公乃札張榮組駐營永州，王鑫駐營郴州，以防南路土匪。而調夏廷樾、羅澤南以湘勇回省。適奉到寄諭：「因金陵賊船駛赴上游，有回攻長沙，兼擾南昌之語。」有旨令各省督撫嚴防，并令公與駱公會籌防禦。駱公咨提督鮑起豹調兵來省，并札飭所募寶勇、湘勇三千人留省城聽調。六月十二日，公與駱公會奏辦理防堵事宜一摺。公又專摺奏稱：「搜擊土匪，隨時正法。省局委員添派候補知縣厲雲官審訊各案，粗有頭緒。臣母喪初周，擬回籍修小祥之禮，適聞粵賊回竄江西，臣應留省城會籌防堵，不敢以事權不屬，軍旅未嫻，稍存推諉。是日又與駱公會摺奏參長沙協副將清德請旨革職，以儆疲玩，而肅軍政。又專摺奏保著撫標中軍參將塔齊布、千總諸殿元懇恩破格超擢，并稱該二人日後有臨陣退縮之事，即將臣一併治罪。附片特參副將清德性耽安逸，不理營務等款，請交部從重治罪。江忠淑募新甯勇千人，朱孫詒募湘鄉勇千二百人，均抵

長沙。公檄江忠淑由瀏陽赴江西，朱孫詒由醴陵赴江西。夏廷樾、郭嵩燾、羅澤南以兵勇千四百人由醴陵繼進。合計援江兵勇三千六百人，是爲湘勇出境剿賊之始。二十二日，公與駱公會奏撥派兵勇赴江西援剿一摺。湖南調各路兵勇防守省城者數千人，塔齊布公逐日抽調操閱，暑雨不輟，公亟獎其勤。提督鮑起豹至省城，乃宣言盛夏操兵之非，由是營伍咸怨塔公，以及於公。時復與湘勇爭訟。公所奏參之副將清德乃依附鮑起豹而與塔齊布爲仇者。公前疏入，二十九日奉到上諭：「塔齊布著賞給副將銜，諸殿元以守備補用，先換頂帶，以示獎勵。」欽此。又奉上諭：「會國藩奏請將性耽安逸，不理營務之副將革職治罪一摺。清德著革職，擊問交張亮基、駱秉章訊明定擬具奏。」等因。欽此。由是兵伍益怨公矣。七月，公以省城籌防之事粗備，援江之師已成行，遂回籍省親。家居數日，復出至省垣。時新南勇援江者行抵瑞州，遇警而潰，至義甯復行招集，以進湘勇。援江者以七月十九日抵南昌，二十四日與賊戰，小挫。陣亡營官謝邦翰、易幹、羅信、東羅、鐘南，四人。湘勇死者八十餘人。羅公澤南以諸生講學，湘人多從受業者。是役陣亡各員，皆羅公弟子也。賊攻南昌，屢以地道轟城，官軍堵之。江公忠源復以書致公謂：「長江上下任賊船遊奕往來，我兵無敢過問者，今日之急，唯當先辦船礮，擊水上之賊。」時郭公嵩燾在江公幕中，力主水師之議。文宗寄諭各督撫亦屢及之。公商之巡撫駱公，奏請救調廣東瓊州紅單船放出大

洋，由崇明入江口以擊賊於下游。調廣東內江快蟹拖罟船，由梧州府江泝灘水過斗門浮湘而出大江以收上下夾擊之效。長江水師之議自此始。湖南營兵與湘勇斷斷不和。七月十三日，提標兵與湘勇械鬪，公但將湘勇棍責。八月初四日，永順協兵與辰勇械鬪，公咨提督請按治軍法，未行也。初六夜，永順協兵掌號執杖至參將署欲奪塔齊布公塔公匿菜圃草中，以免兵衆燬其房屋，旋出至公所館撫署側，射圃中大譁。駱公步出諭飭之，乃解。時有勸公據實參奏者，公曰：『爲臣子者，不能爲國家弭亂，反以瑣事上瀆君父之聽，於心未安也。』二月中，曾經奏請移駐衡寶二郡就近剿辦土匪。遂定計移駐衡州，以避之。因爲駱公商調塔齊布領寶勇辰勇八百人，益以撫標兵，移駐醴陵。調鄒壽璋領湘勇駐瀏陽，以防江西之賊。調訓導儲玖躬所領湘勇一營往郴州，以防土匪。公弟國葆率所領湘勇上駐衡州。八月十三日，公具摺奏言：『湖南衡、永、郴、桂各屬，爲匪徒聚集之藪。數月以來，聚衆爲亂，巨案疊出。臣即日移駐衡州就近調遣。附片奏調委員廣雲官等隨往差遣。十四日，公由長沙起行，繞道湘鄉，抵家省親。以二十七日抵衡州府。先是南路土匪屢起，次第剿平。江西吉安府屬土匪大起，太和、安福、二縣失守。江公忠源派羅澤南以湘勇往剿，大破之，擒斬數千，克復兩城。餘匪潰竄湖南界，茶陵、安仁皆不守。公乃調塔齊布以兵勇往剿平之。王公鑫駐營郴州，聞江西援營軍官陣亡之信，欲回籍募勇赴江西剿賊，以抒公憤，而復私仇。上書

於公詞氣愴慨。公嘉其義，札令卽來衡州面商以討賊之事。公言：『近日大弊在於兵勇不和，敗不相救，而其不和之故，由於徵調之時，彼處數百，此處數十，東西抽撥，卒與卒不相習，將與將不相知，地勢乖隔，勞逸不均，彼營出隊，而此營袖手旁觀，或哆口而笑，欲以平賊，安可得哉？今欲掃除更張，非萬衆一心不可。擬再募勇數千，與援江各營合成一軍，交江公忠源統之以平賊。』八月廿二日，江西省城解嚴，賊竄陷九江府，湖口縣，仍陷安慶省城，皆據之。復分股上竄湖北，張公亮基以兵五千人扼守田家鎮。賊至則大潰，江公忠源開道馳援，戰不利，北屯廣濟。賊因上犯鄂，張公亮基奉旨調任山東巡撫，以吳文鎔爲湖廣總督。吳公者，公會試座師也。九月初，由黔赴鄂，道出長沙，以書招公至省垣相見。公以軍事方殷，未遑離次。吳公星馳赴任，時賊已陷黃州、漢陽，北接德安，南及興國，湖南岳州戒嚴。駱公乘章馳書與公謀防堵。公以茶陵、安仁既平，札調塔齊布等軍速赴長沙，并調援江之湘勇回援。二十七日，奉上諭：『長江上游，武昌最爲扼要，若稍有疏虞，則全楚震動。著駱秉章會國藩選派兵勇，並酌撥礮船，派委得力鎮將馳赴下游，與吳文鎔等會合剿辦，力遏賊衝，毋稍延誤。』欽此。十月初三日，奉上諭：『會國藩團練鄉勇，甚爲得力，剿平土匪業經著有成效。著酌帶練勇，馳赴湖北，所需軍餉等項，著駱秉章籌撥供支。兩湖督商相依，自應不分畛域，一體統籌也。』欽此。王公鑫募湘勇，初議欲爲援江，諸軍復仇，既而聞賊竄湖北之警，

駱公因札令募勇三千，赴防省城。公見王鑫氣太銳而難專用也，既爲書以戒之。又函致駱公言兵資精不貴多，新集之勇未經訓練，見賊易潰。且餉糈難繼，宜加裁汰。駱公未能用，維時羅公澤南由吉安率勇回湘，李公績寶分領一營，戰功卓著。又有楊虎臣、康景徽所帶湘勇二營，先後自江西回抵長沙。合以王鑫新募之勇及所調兵勇赴防省城者，不下萬人。總督吳公到鄂，屢請援師，時又奉上諭：「武昌情形萬分危急，著會國藩遵照前旨，趕緊督帶兵勇船礮駛赴下游會剿，以爲武昌策應。」等因。欽此。公商之駱公，請飭王鑫帶所招湘勇赴鄂，旋以賊船東竄，湖北解嚴，湘勇亦未北行也。公言：「今之辦賊，不難於添兵，而難於籌餉。不難於募勇，而難於帶勇之人。不難於陸戰，而難於水戰。」江公忠源之守南昌也，派夏廷樾、郭嵩濬在樟樹鎮製造木礮數十具，戰礮於其上，擬衝賊船。礮甫成將發，而賊退出鄱湖，至是公亦於衡州仿造礮礮，既試之水面，鈍滯難用，乃買民船改造礮船。廿四日，公具摺奏言：「武昌現已解嚴，臣暫緩赴鄂，并請籌備戰船，合力堵剿。該匪以舟楫爲巢穴，長江千里，任其橫行，欲加攻剿，惟以戰船爲第一先務。臣即在衡州試行趕辦，果有頭緒，即親自統帶駛赴下游。」是疏奉硃批：「所慮甚，汝能斟酌緩急，甚屬可嘉。」欽此。時廣東解江南大營餉銀過長沙，公附片奏請截留四萬兩，以爲籌辦礮船，召募水勇之資。湘勇營制以三百六十人爲一營，每營用長夫百四十人，合爲五百。公之選將領，以四科爲格：一曰，才

堪治民；二曰，不畏死；三曰，不急名利；四曰，耐辛苦。公欲募成六千之數，合江公忠源舊部，足成萬人。甫立此議，江公遂奏請以公所練六千人出省剿賊。奉上諭：「湖北情形緊要，已有旨令江忠源暫留剿賊，著會國藩即將選募之楚勇六千，酌配礮械，籌雇船隻，由該侍郎督帶駛出洞庭湖，由大江迎頭截剿，肅清江面賊船。想會國藩與江忠源必能統籌全局也。」欽此。鄂中兵勇前防田家鎮者潰後，或逃竄湘中，劫掠行旅。公捕得，即斬以徇民賴以安。是月公致書湘鄉人士，議建忠義祠於縣城，祀援江陣亡營官四人，而以湘勇附祀焉。江公忠源回軍漢陽，奉旨授安徽巡撫，并諭令楚皖一體斟酌緩急，相機進剿。時賊已據安慶，議建廬竄，呂公迎勦陣亡。周文忠公天爵亦卒於家。江公見鄂賊甫退，皖事尤棘，力疾提師北趨廬州。行至六安病甚，十一月奉上諭：「宋晉奏：『會國藩鄉望素孚，人樂爲用。請飭挑選練勇，雇覓船隻，順流東下，與江忠源水陸夾擊，速殄賊氛。』等語。現在安徽逆匪，勢甚披猖，連陷桐城舒城，逼近廬郡。呂實基業經殉難，江忠源患病，皖省情形危急。總由江面無水師戰船攔截追勦，任令賊踪往來自如，以致逆匪日肆鴟張。該侍郎前奏亦會籌慮及此，著即趕辦船隻，礮位，并前募勇六千，由該侍郎統帶自洞庭湖駛入大江，順流東下，與江忠源水陸夾擊。該侍郎忠誠素著，兼有膽識，朕所素知，必能統籌全局，不負委任也。」欽此。前此寄諭有「肅清江面」

之語，各省亦苦賊孽，忽公豈以水師爲急。所造木礮既不可用，水師舟艦無人經見，毋爲此舉，相顧色駭。公日夜苦思，博採衆議，岳州營守備成名標、廣西候補同知褚汝航、知縣夏鑾等，先後奉委抵公行轅，公留置戎幕，遂詢知拖罟、長龍、快蟹、舢板各船式，鳩集衛水工匠，依式製造。公研精覃思，不遺餘力。彭公玉麟、楊公載嗣來營，公弟國葆亟稱兩人之才，公拔而用之。廣西巡撫勞公崇光委解礮二百尊赴鄂，道出衡州時，田鎮防兵已潰，公因截留其礮位，并護解之水手，以備教練水師之用。公以湖南庫款不敷，提用其募練之餉，特勸捐接濟，公選派員紳，設局於各州縣，不用官贖，以防抑勒。自刊軍功執照，用撫藩鈐印，自六品至九品，按資填給。常甯縣土匪起，縣城失守，公調千總周鳳山、公弟國葆帶勇往勦。十一日賊竄據羊泉洞，又調張榮組、儲攻躬帶勇會勦。十四日陷嘉禾，犯藍山，又竄據道州之四庵橋。公又添調鄧壽璋、魏崇德帶勇往勦。各營與賊戰，均有斬獲，而儲攻躬之功爲多。公與巡撫駱公會奏常甯土匪滋事狀，現已派勇往勦，擊獲首要各犯一摺。二十六日，公具摺奏言：「籌備水陸各勇，馳赴安徽會勦，而船礮水軍一時未能就緒。前經奉旨特派廣西右江道張敬修購辦夷礮廣礮千餘，并帶工匠自粵來楚。臣專候該道來楚，乃可成行。」附片奏請設立水路糧臺，提用湖南漕米二三萬石，以資軍食。又附片奏請經手勸捐之款，準歸入籌餉新例，隨時發給部照，以免捐生觀望不前之弊。公前擬募陸勇六千，本以付江

公忠源統帶，尋奉旨籌備水師，始建水陸萬人，大舉東征之計。先派江公之弟忠濟帶勇一千名赴皖，公則經營戰艦，規造礮船二百號，僱民船二百，以從其後。船行中流，陸兵則夾江而下，其規畫大局如此。庶事草創，經費繁鉅，有求弗應，則與巡撫駱公書，函往復。駱公委曲應付，漸以就緒。公嘗以蛟虵負山，商距駛河，自況又嘗有「精衛填海，杜鵑泣山」之語。蓋公之水師，爲肅清東南之基本。而是年冬間，最爲盤錯艱難之會矣。十二月初一日，委褚汝航至湘潭，分設一廠，監造戰船。其衡州船廠，委成名標監督之。造船大者快蟹，次曰長龍，又購民間釣鉤船，修改以爲礮船。褚公又依式添造舢板小艇數十號。兩廠之船往來比較，互相質證。各用其長，潭廠所造尤堅利矣。賊船回竄湖北，仍陷黃州。公致書總督吳公言：「今日南北兩省，且以堅守省會爲主，必俟水師辦成，乃可以言勦。」湖北巡撫崇綸公奏參督臣閉城株守，奉旨切責。吳公乃出督師於黃州。吳公遺書於公略云：「吾意堅守，待君東下，自是正辦。今爲人所逼，以一死報國，無復他望。君所練水陸各軍，必俟稍有把握，而後可以出而應敵，不可以吾故率爾東下。東南大局，恃君一人，務以持重爲意。此後無有繼者。吾與君所處固不同也。」公得書深憂之。駱公乘章調澤南等湘勇二營，沂湘而上，會勦土匪。初十日抵衡州。公與繼公商撥兵事，更定陸軍營制，以五百人爲一營。每營四哨，每哨八隊，親兵一哨，六隊。火器刀矛各居其半，每營用長夫百八十人。營官哨官隊長，以至

勇夫薪餉分毫悉經手定。刊立營制數十條，營規亦數十條。自此以後，湘勇轉戰遍於各省，一依公所定規制行之。廣東協撥鄂餉七萬兩，委員解楚道出柘桂，適永興土匪起，公遣令羅澤南帶勇迎護，餉勦捕土匪平之。公前奏一疏於十六日奉到硃批：『現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執已見，則太覺遲緩。朕知汝尚能激發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濟燃眉。今觀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問汝之才力能平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爲無出己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於天下？著設法趕緊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擔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欽此。公於廿一日具疏逐條陳明，其一起行之期必俟粵東解嚴到楚，稍敷配用，卽行起程。其一，黃州巴河被賊蹂躪，必先掃蕩鄂境，江面乃能赴皖。其一，武昌爲金陵上游，賊所必爭，目今宜力保武昌，然後可以進勦。其一，臣所練之勇，現在柘桂一帶勦辦土匪，不能遽行撤回，俟來年正月船礮將齊之時，豈併帶赴下游，其後一條奏稱：『餉乏兵單，成效不敢必，唯有愚誠不敢避死而已。與其將來毫無功績，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實陳明，受畏葸不前之罪。』疏入，硃批：『成敗利鈍，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質天地，非獨朕知，若甘受畏葸之罪，殊屬非是。』欽此。公又具摺奏稱：『衡永柘桂一帶，尚有一股會匪勦捕未畢，餘黨尚多。此股會匪實爲湖南巨患，亦是巨經手未完之件。』奉硃批：汝以在籍人員，

能如是出力，已屬可嘉。著知會撫臣勦辦，或有汝素來深信之紳士酌量辦理亦可。』欽此。公又因衡陽清泉兩縣，每用保甲催徵錢糧，民戶抗欠，則追比保甲，而保甲亦包攬爲姦，反置團防事於不理。公批飭兩縣令，但責成保甲稽查土匪，而催徵仍責之吏役。亦於是摺附片陳奏，奉硃批：『此應亟改易者，著知照騎乘章將改辦章程速行覆奏。』欽此。衡州府縣差役人數甚多，詐索鄉閭，倚勢作威。公訪得惡差數人，誅戮之，不少寬貸。公於地方之事，知無不爲，意在鋤奸宄，以安良善，不以侵官越組爲嫌也。江忠烈公忠源自六安力疾入守廬州府，賊鳩黨合圍數重，劉長佑、江忠溶等以楚勇往援，及各路援軍皆阻隔不得進。十二月十七日，府城陷，江公赴水死之。城中殉難者不能悉紀。候補知府陳公源，竟知縣鍾公漢勳，死尤烈。陳公者，公同年友，鄒公者，亦公所推許也。船廠釀工歲暮不息，成者過半。二十七日，公自衡州回籍省親。是年夏四月，賊黨林鳳祥自揚州掠蒙北竄，陷滁州。據臨淮關復陷鳳陽府，遂北竄河南，陷歸德，撲開封省城，渡黃河。六月圍攻陝慶府，八月竄入山西，陷平陽府，復出至臨洛關，陷深州。九月犯天津府，據靜海，獨流二城。江南大營向公榮，江北大營琦善公，駐兩城外，圍攻經年，未得一戰。內閣學士勝保率兵追林逆一股，轉戰數千里，賊勢颯忽不可遏。欽差大臣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督兵敗賊於懷慶，賊之竄山西擾畿輔也。山西巡撫以下失守各員，與督兵之都統提鎮大員，多獲罪。詔授勝保爲欽差大臣，逮訥

爾經額治罪。特命惠親王爲奉命大將軍，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爲參贊大臣，會兵進勦，賊勢少蹙。左都御史雷以誠募勇於揚州，毋收燈捐，以濟軍餉，各省釐捐，始於此。

卷三

甲寅，咸豐四年，公四十四歲。

正月初五日，公由家出抵衡州，督催船工，招募水勇。時湘中人未見水師，應募者少。乃招船戶、水手，不怯風濤之民，用廣西礮勇爲之教習，快蟹船用獎工二十八人，櫓八人，長龍船獎工十六人，櫓四人，舢板船獎工十人，每船用礮手數人，又另置船長一名，頭工二名，舵工一名，副舵二名，其口糧較優，亦刊發營制一篇。

吳文節公文鏞督兵於黃州，駐營堵城，亟攻黃州，不下，賊焚燬堵城營壘，吳公力戰陣亡。賊船上犯，武昌戒嚴。十三日，奉到初二日上諭：『前因賊擾安徽，疊次諭令國蕃置辦船礮，督帶楚勇由湖入江，與安徽水陸夾擊。本日據袁甲三奏請：『令會國蕃督帶兵勇船礮，由九江直赴安徽，安慶刻下賊數無多，或先復安慶，亦可斷賊歸路。』等語。廬州爲南北要衝，現在爲賊所據，必須乘其喘息未定，趕緊進勦，遏賊紛竄之路。會國蕃製辦船礮，並所募楚勇數千人，此時諒已齊備，著即遵旨迅速由長江駛赴安徽，會同和春、福濟水陸並進，南北夾攻，迅殄逆氛，以慰廩念。』欽此。公既

聞廬州失守，江公殉難，而探卒自鄂歸者，亦報黃州堵城之敗。公於時心愈迫矣。二十六日，船廠畢工，成快蟹四十號，長龍五十號，舢板百五十號，拖罈一號，以爲坐船。購民船改造戰船者數十號，僱民船百數十號，以載輜重。募水勇五千人，分爲十營。其五爲正，其五爲副。每營置一營官，又設幫辦一人，在湘潭募水軍四營，以褚汝瑛、夏燮、胡嘉垣、胡作霖爲營官，領之。衡州募六營，以成名、標、褚殿元、楊戩福、彭玉麟、鄒漢章、龍致琛爲營官，領之。二十八日，自衡州起程，會師於湘潭。前後左右，中營旂幟，各用其方色。陸勇五千餘人，則以塔齊布、周鳳山、朱孫詒、儲致躬、林源恩、鄒世瑤、鄒壽璋、楊名聲，及公弟國葆等領之。水路以褚汝航爲各營總統，陸軍以塔齊布爲諸將先鋒。糧臺設於水次，載米一萬二千石，煤一萬八千石，鹽四萬觔，油三萬觔，配礮五百尊，軍械數千件，子藥二十餘萬觔，應需之器物，應用之工匠，相隨以行。輜重民船亦給予旗幟鎗礮，以助軍勢。合計員弁兵勇夫役一萬七千餘人，軍容甚盛。作封粵匪檄文一道，布告遠近。賊船上竄，仍陷漢陽，湖北按察使唐公樹義迎戰死之。賊上竄湖南境。二月初一日，岳州失守。初二日，公在衡山舟次，奏報東征起程日期一摺，并奏陳水陸營制、糧臺章程大概情形。并奏調署撫標中軍參將塔齊布，未陽縣知縣陳鑑源，平江縣知縣林源恩，善化縣知縣李瀚章等隨同東征差遣。又附片代遞唐樹義遺摺一件。公之爲是役也，水陸兼造，尤注重水師。自上年勦爲戰船，每事必躬自考察，材不之堅，船縱

廣之度，度帆檣樓櫓之位，火器之用，營陣之式，下至米鹽細事，皆經於目而成於心。糧臺設立八所，條綜衆務，曰文案所，內銀錢所，外銀錢所，軍械所，火器所，偵探所，發審所，採編所，皆委員司之。羅公澤南，李公續賓，湘勇二營，留駐衡州，以防南路之土匪。委知府張承實督辦捐局，以資接濟。時又奉到上諭：「此時惟曾國荃統帶礮船兵勇，迅速順流而下，直抵武漢，可以扼賊之吭，此舉關係南北大局，甚爲緊要。此時水路進剿，專恃此軍，該侍郎必能深悉緊急情形，兼程赴援。」等因。欽此。貴州候補道益陽胡公林翼，應前督將吳公之調，帶練勇六百名，由黔赴鄂，軍抵金口，聞吳公陣亡，賊舟上犯，阻隔不能進。公商之巡撫駱公秉章，由湖南支給餉糧軍械，并飭令回軍會勦岳州之賊。王公鑫所招湘勇在長沙者，不用公所定營制，有自樹一幟之意。駱公札飭王公鑫率所部先趨黃州，軍未發而賊已由岳州竄湘陰，上踞靖港市，擾陷寧鄉。公舟師抵長沙，調陸路各營勦之。十五日，公具疏奏稱：「賊船上竄東南，大局真堪痛哭。湖廣江西四省，止有臣處一枝兵勇較多，每月需餉銀近八萬兩，專恃勸捐，以濟口食。現在湖南江西四川，較爲完善，請旨飭派大員辦理捐輸，專濟臣軍之用。」并言：「世小亂，則督兵較難於籌餉；世大亂，則籌餉更難於督兵。此次成師以出，已屬竭力經營。若復飢疲潰散，此後不堪設想。」附片奏：「胡林翼黔勇暫令駐岳州附近地方，相機會剿。」王公鑫湘勇剿賊於喬口，敗之。公所派陸營趙煥聯、儲致躬、公弟國葆等分

投攻剿。儲公致躬擊破賊大隊於甯鄉，旋因追賊陣亡。賊敗潰下寬，公飭各營及戰船追擊之。二十四日，公與駱公會奏：「逆船上竄，派員前往分途截剿，連獲勝仗。」一摺。附片奏留胡林翼在楚剿賊，暫未能赴鄂。又附報官軍收復湖陰，乘勝追剿一片。於時奉到上諭：「曾國藩統帶礮船，想已開行，著即兼程馳赴下游，迎頭截剿。此時水路進攻，專恃湖南礮船，遏其兇鋒。務須趕緊前進，勿稍延誤。」欽此。又奉到上諭：「本日據青慶奏稱：『探聞曾國藩帶勇已距金口百有餘里，貴州道胡林翼隨同前求，現復退往上游。』賊船聽忽上竄，急須出其不意，順流轟擊。該侍郎礮船早入楚北，胡林翼何以退守？著曾國藩飭知該道迅速前進，無稍遲延。」等因。欽此。公迺專摺陳明胡林翼一軍未能赴鄂，留於湖南之由，并稱胡林翼之才勝臣十倍，將來可倚以辦賊。胡公之軍回湖南境，崇陽通城各屬土匪四起，賊由興國上竄，陷崇通二邑，匪黨大熾。公調胡公黔勇山平江往剿，平江縣知縣林源恩帶勇繼之。胡公軍至通城，請援於公，公又令塔齊布周鳳山等帶勇往剿。賊退出岳州，王公鑫湘勇先抵岳州，由蒲圻前進。公所派陸軍三營，亦抵岳州。公自統水運進剿。三月初二日，抵岳州。初五日，公由鄂具摺奏稱：賊蹤全數退出南省，臣現駐岳州，搜捕湖汊餘匪。就近剿辦，崇通股匪上游肅清，則馳赴下游，庶無彼此牽掣之患。又具摺奏訓導儲致躬屢著戰功，擬保以同知直隸州升用。該員衛鋒遇害，懇恩准照同知直隸州例議卹陣亡之勇，目喻西林，文

楊華英均請一體議卹，以慰忠魂。附片奏在籍道員蔣徵蒲捐助軍餉，請先提銀十萬兩撥付臣營口糧，并請旨飭令該道員赴行營總辦糧臺事務，以期呼應較靈。是日公派戰船搜捕西湖餘匪，衝千總鄧國彪遇賊擲火燒傷而亡。初七日北風大作，戰船及輜重船在岳州湖畔者漂沈二十四號，撞損數十號，勇夫多溺斃者。駱公乘章屢奉旨撥鄂路公於二月內奏稱：『湖南弁兵存數無多，歷次剿辦土匪，及此次所派追剿賊匪者，俱係臣與會國藩督飭士紳招募自練之壯勇，較爲得力。該逆竄湖南，鄂省情形較緩，擬俟南省剿辦事竣，臣派兵馳往鄂省，跟蹤追擊。』奉硃批：『楚南之賊，明係分竄。現在湖北尙有多賊。會國藩礙船原爲肅清江面，第此時道路不通，暫可留在湖南剿辦，亦不能專待事竣，緩緩北上。楚南辦有頭緒，仍應速赴湖北爲是。會國藩素明大義，諒不敢專顧桑梓，置全局於不問。北重於南，皖鄂重於楚南，此不易之局也。』欽此。湖北賊勢方熾，武昌省城岌岌不保，公屢奉寄諭，飭令統領舟師馳赴下游，諭旨云：『此時得力舟師，專恃會國藩水上一軍，倘涉遲滯，致令漢陽大敗，竄踞武昌，則江路更形阻隔。朕旣以剿賊重任付之會國藩，一切軍情不爲遙制。』等因。公啓行之初，派陸路勁軍由崇通剿賊，欲以次掃盪。進援武昌，公自統水師順流而下。既至岳州，遇風沈損各船，而王鑫湘勇之前進者，初八日抵羊樓司，遇賊潰敗，退回岳州。賊乘勝上犯，公弟國葆、鄭壽璋揚名聲等營在岳州者，皆潰退入城。賊撲城甚急。

初十日公急調礮船齊赴岳州，登岸擊賊，拔出城中各營潰勇，乘風南返。十四日泊長沙城外，賊船復上犯湘陰。公在衡州時原任湖北巡撫楊健之孫楊江捐助軍餉銀二萬兩，公因奏請以楊健入祀鄉賢祠。奉旨交部議處，部議革職，奉旨改爲降二級調用。十五日駱公奏岳州官軍失利，省城現籌防剿情形。王鑫革職留營効力贖罪。十八日公具摺奏：『岳州陸軍敗潰，水師遇風壞船，力難應敵，恐戰船洋礮反以資賊，遂乘風退保省城，皆由臣不諳軍旅，調度乖方，請交部治罪。』附片奏船隻遇風沈損情形，鄧國彪傷亡請卹。又奏探明前路賊情一片。官軍在崇通者屢獲勝仗，胡林翼有初六日上塔市之勝，塔齊布有十四日沙坪之勝，賊勢少挫。時值賊船上竄，長沙戒嚴。公適調胡林翼、塔齊布兩軍旋省，委林源恩以平江勇扼守，防其南竄。廿二日奏報崇通勝仗一摺，奏稱：『武昌以南等屬州縣皆已爲賊所據，臣本擬痛剿崇通一股，即可直抵鄂省，以資救援。不謂岳州一敗，大股上竄，須酌撤通城之兵，回保長沙，此皆臣調度乖方所致也。』公之回長沙也，竹亭公爲書以誡公，謂其：『築壘不堅，調軍太散，皆取敗之道。結陣之法，緝奸之法，皆宜加意講求，尤以早起早食爲要。』自是以後，公每日未明而起，甫明而食。凡十餘年如一日。賊船竄據靖港市，復分股由陸路擾甯鄉南及湘潭。廿七日湘潭失守，賊於城外築壘自固，於湘水上游掠民船數百號，豎立木城，以阻援師。二十八日塔齊布公督軍馳至湘潭，奮擊賊營，大破之。連戰四



日夜斃賊數千人。官軍力戰，殺賊之多，實自此役始。二十九日，公派水師五營，馳赴湘潭助剿。四月初一日，水師大破賊船於湘潭。陸軍攻賊壘，盡破之。初二日，公自督戰船四十號，陸勇八百人，擊賊於靖港市。西南風發，水流迅急，不能停泊，爲賊所乘。小勇潰散，戰船爲賊所焚，或掠以去。公自成師以出，竭力經營，初失利於岳州，繼又挫敗於靖港。憤極，赴水兩次，皆左右援救以出。而是日，水師適破賊船於湘潭，連日報捷，軍勢少振。初三日，水師盡燬賊所掠船，塔齊布公會各軍，亦剿屢破之。初五日，克復湘潭縣城，賊乃大潰。自粵逆稱亂以來，未受大創。湘潭一役，始經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殺賊之志矣。公之回長沙也，駐營南門外高峯寺，湘勇屢潰，恆爲市井小人所詬，官紳閒亦有譏彈者。公憤欲自裁者屢矣。公言：『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賞罰今時事艱難，吾以義聲倡導，鄉人諸君從我於危亡之地，非有所利也。故於法亦有所難施，所以兩次致敗，蓋由於此。』湘潭未捷之時，公與路公會奏賊勢全注湖南，大局堪虞。請旨速飭廣東、貴州，遣調兵勇來楚，協剿一摺。初十日，兵部火票遞到前摺，奉上諭：『會國藩奏岳州、水陸各軍接仗情形，並自請治罪一摺。此次岳州水軍雖獲小勝，惟因陸路失利，以致賊匪復行上竄。會國藩統領水陸諸軍，調度無方，實難辭咎。著交部嚴加議處。仍著督帶師船，迅速進剿，克復岳州。即行赴援武昌，毋得再有延誤。欽此。又奉上諭：『會國藩所統各勇，爲數過多，既須剿辦粵逆，又須搜捕土匪。即如所奏，有撥

赴平江通城者，有撥赴臨湘蒲圻者，又有不能依限前進者，散布各處，照科既不能周，剿捕自難得力。一有敗此，人無固志。似此何能力圖進取？此時肅清江面，專恃此軍。會國藩初次接仗，即有挫失，且戰船被風沈損多隻，何事機不順？若是現在湖北待援孔亟，會國藩以在籍紳士，若祇專顧湖南，不爲通籌全局之計，平日所以自許者，安在鮑起豹本係水師大員，何以不令督帶舟師剿辦賊匪？是否不能得力？且該提督何以陸路亦未帶兵前進？著駱秉章查明具奏。』欽此。十二日，公與路公會奏官軍擊賊靖港，互有勝負，賊由陸路攻陷湘潭，官軍水陸夾擊，大獲勝仗，巨股殲滅，克復縣城一摺。隨摺奏保副將塔齊布，守備周鳳山，同知褚汝航，知縣夏燮，千總楊載福，文生彭玉麟，哨官張宏邦，訓導江忠淑，八員。是役以塔齊布公爲功首，而水師立功亦於是始著。公專摺奏靖港戰敗，水師半潰，實由臣調度乖方，請交部從重治罪。并請特派大臣總統此軍，臣未赴部之先，仍當力圖補救。附片奏保塔齊布、褚汝航等數員，可分水陸將領之任。奏奉上諭：『屯聚靖港，逆船經會國藩親督舟師進剿，雖小有斬獲，旋以風利水急，戰船被焚，以致兵勇多有潰敗。據會國藩自請從重治罪，實屬咎有應得。姑念湘潭全勝，水勇甚爲出力，著加恩免其治罪。即行革職，仍趕緊督勇剿賊，帶罪自効。湖南提督鮑起豹，自賊竄湖南以來，並未帶兵出省，聲次奏報軍務，僅止列銜會奏，提督於統轄全省官兵之責，似此株守無能，實屬大負委任。鮑起豹著即革職，所有湖

南提督印務，卽著塔齊布暫行署理，該部知道！欽此！又奉上諭：『會國藩統領舟師，屢有挫失。此摺所陳統緒各情，朕亦不復過加譴責。現在所存水陸各勇，僅集有四千餘人，若率以東下，誠恐兵力太單。該革員現復添修戰船，換募水勇，據稱一兩月間，當有起色。果能確有把握，亦尚不難轉敗爲功。目下楚北賊蹤由應山竄回德安，隨州之賊亦回武漢，是鄂省望援甚急。該撫等務當督飭水陸各軍，凡將此股敗竄之匪殲滅淨盡，兼可赴援武昌，以顧大局。』欽此！官軍旣復湘潭，餘賊潰竄者，擒捕殆盡。賊船在靖港者，聞風下駛。岳州賊亦退出。公所造戰船，經岳州之損，靖港之敗，去其大半。旋委員於衡州湘潭設兩廠續造船六十號，較前更加堅緻。長沙亦設廠重修百數十號，已潰之勇丁不復收集，別募水陸兵勇數千人，每船增置哨官一員，調羅澤南、李續賓帶所部湘勇回長沙，又委增募湘勇數營。將領立功者，獎拔保奏，潰敗者革退。更置奏調水師弁兵於兩粵廣西，巡撫委知府李孟羣募水勇一千名，廣東委派總兵陳輝龍帶水師四百員名，礮一百尊，赴湖南會剿。規模重整，軍容復壯矣。通城賊南犯，林源恩督勇堵之。公調江忠淑陳鑑源等帶勇會剿，破之。五月初八日，公具摺恭謝天恩，奏稱：『臣屢奉諭旨，飭令迅速東下，數月之久，未能前進，復多挫失，且愧且憾。是以籲請治罪，適蒙皇上俯從寬宥，貸其前愆，期其後效。臣現將水陸各軍嚴汰另募，重整規模，一俟料理完畢，卽星夜遄征，誓滅此賊，以雪挫敗之恥，贖遲延之罪。』又因前

摺奉批諭：有太不明白之語，附片覆陳湘潭甯鄉靖港三處賊蹤，來去官軍勝敗曲折情形。又附片奏請署提督塔齊布會師東下，出省剿賊。又奏稱臣係革職人員，此後出境剿賊，一切軍情必須隨時奏報，請容臣專摺奏事，奎硃批：准汝單銜奏事。欽此！又奉上諭：『會國藩添募水陸兵勇，及新造重修戰船，旣據奏稱已可集事，則蕭清江面之舉，仍藉此一軍，以資得力。塔齊布膽識俱壯，堪膺剿賊之任，著略乘章卽飭統領弁兵迅速出境，會國藩與該署提督共辦一事，尤應謀定後戰，務期確有把握，萬不可徒事孟浪，再致挫失。』等因。欽此！賊旣退出湖南，旋復上犯，陷華容，據岳州，分擾洞庭之西湖。十三日，陷龍陽，掠民船，攻常德府。十六日，陷據之。塔齊布公統帶兵勇三千，先赴岳州進剿。公乃調胡林翼與周鳳山李輔朝等帶勇由益陽進剿常德，行抵龍陽，湖水驟漲，賊船乘水攻營，周鳳山等小挫。胡公林翼督各勇回益陽，改道繞赴常德。六月，船廠修造戰船畢工，廣東總兵陳輝龍到長沙添造淺水拖營二號。李孟羣所募廣西水勇千名，亦到長沙，與公所新募水勇日夜操練，刻期進剿。漢陽之賊於春初分股泝漢水，陷德安，隨州，江漢城邑大半殘破。湖北學政侍郎青麀入守武昌，署巡撫事，將軍台湧駐營隨州，署總督事。賊於三月陷安陸府，四月陷荊門州，犯荊州府，將軍官文公遣兵擊卻之。賊竄陷宜昌府。五月復下竄宜都枝江山太平口南入洞庭，與西湖股匪合併，陷澧州安鄉等城。青麀守武昌數月，城外賊蹤四布，糧盡援絕，乃奉飢

軍數千突圍南出，就餉於長沙。賊遂陷武昌省城。據之。公與駱公  
藩發餉銀二萬兩，以賑鄂軍。資遣至荊州。青溪奉旨正法。台湧革  
職。詔以楊霽署湖廣總督。公水師既集，分三幫起碇。十三日先  
遣褚汝航等四營擊檣而下。陸師則以塔齊布公之軍爲中路，駐  
營於新牆。胡公林翼等軍出西路，趨常德。江忠淑、林源恩等山平  
江進，則崇通者爲東路。先後進剿，合計兵勇數近二萬。賊聞官軍  
大至，遂退出常德澧州各城，將所掠船盡集岳州據守。公以新牆  
兵力稍單，調派羅澤南等以勇二千繼進，又調周鳳山等兵勇齊  
赴岳州。二十二日，塔齊布公破賊於新牆，進逼岳州。晦日，水師破  
賊於南津港，賊乃宵遁。七月初一日，官軍收復岳州。初三日，賊  
船數百來犯，水師力戰破之。初六日，公督水師後幫，由長沙起  
行，陳輝龍、李孟羣率師繼進。十一日，公會駱公銜馳奏水師克  
復岳州，越日大股續至，復被水師痛剿，全數殲滅。南省已無賊蹤。  
一摺，隨摺奏保褚汝航、夏燮、彭玉麟、楊岐福、何南青、五員，附片奏  
調浙江候補知縣龔振麟來楚鑄造礮位，接濟舟師之用。又附片  
奏稱：「水師以造船置礮爲最要，出征船濫，不無漂損。臣設衡州  
長沙兩處船廠，仍不停工，酌留水勇在長沙操演，預備接濟。請旨  
飭催兩廣督臣趕緊解運，夷礮數百尊來楚，以資攻剿。」又附片  
奏報水師前後起行日期，并僱船載陸勇二千，以資護衛。奉硃批：「覽奏稍慰朕懷，汝能迅速東下，藉此聲威，或可掃除武漢之賊。  
朕日夜焦盼，憂思彌增。護船陸勇終恐未可深靠。」欽此。又奉上

諭：「此次克復岳州，大獲勝仗，湖南逆裔業就肅清，江路已通，重  
湖無阻。即著塔齊布會同藩曾督水陸兵勇，乘此聲威，迅速東下，  
力掃武漢賊巢，以冀蕩平羣醜。」欽此。水師既克岳州，進破賊  
船於道林磯。十四日，賊船上犯，水師復破之於城陵磯。十五日，公  
抵岳州。十六日，馳奏水師疊獲勝仗，將犯岳賊船全數殲滅。一摺  
隨摺仍奏保褚汝航等五員陣亡哨官秦國長請卹。是日，公專  
差齎摺，奏請旨飭部頒發部監執照，以速捐務，而濟要需。現在臣  
與提臣塔齊布一軍，水陸共計一萬三千餘人，月需餉銀六七萬  
兩，萬分焦灼。是以專差赴部，守領執照。水師乘風擊賊船於城  
陵磯，下南風大作，官軍失利。總兵陳壯勇公輝、游擊沙公鎮、邦  
戰歿。褚公汝航、夏公燮等馳救亦陣亡。戰船陷失者數十號，兵勇  
死傷甚多。十八日，塔齊布公陸軍破賊於擂鼓臺，陣斬賊目曾  
天養。二十一日，馳奏水師失利，陸軍獲勝，一摺陣亡總兵陳輝  
辭道，員褚汝航、同知夏燮、游擊沙鎮邦、千總何若澧，府經歷唐峰  
均奏請卹。隨摺奏保陸營將弁童添雲、周岐山、黃明魁三人，并自  
請交部嚴加議處。其時水師營官道員李孟羣之父李愨、肅公卿  
穀在湖北署臬司任內殉難。公附片奏報李卿穀列難情形，請照  
臬司例賜卹，并稱其子孟羣忠勇奮發，思報讐珍逆，請留營剿賊。  
并請從權統領水師前營，以專責成。奉上諭：「覽奏曷勝憤懣。會  
國藩係在水路督戰於陳輝龍出隊時，不能詳慎調度，可見水上  
一軍，毫無節制。卽治以貽誤之罪，亦復何辭。惟會國藩前經革職，

此時亦不必交部嚴評，仍責令督飭水師，將弁奮力攻剿。斷不可因一挫之後，遂觀望不前。等因。欽此。又奉上諭：『孟孟現在丁憂，著准其仍留軍營，帶勇剿賊。』欽此。賊屯聚城陵磯者爲數尙衆，諸公殿元等擊賊陣亡。二十六日，賊黨大至，羅公澤南奮擊破之。二十八日，湘勇山陸路進攻賊壘。廿九日，水師燬賊船於城陵磯，賊大潰。閏七月初三日，馳奏岳州水陸官軍四獲勝仗。一摺，隨摺奏保知府羅澤南，守備楊名聲，千總唐得陞，李榮華，四員。陣亡都司諸殿元，千總劉士宜，請卹。奉上諭：『塔齊布、曾國藩自帶兵以來，既未嘗遇敗而怯定，不致乘勝而驕。總宜於妥速之中，持以慎重，則楚省賊蹤漸可掃蕩。』欽此。塔齊布公陸軍初二日，攻破賊營十三座，殺賊二千餘人。李公孟羣、楊公載福等率水師，以火焚賊船，乘勝攻擊，盡平沿江兩岸賊壘，窮追二百餘里，至嘉魚縣境。賊潰下竄，公督水軍出江，進駐螺山。初九日，馳奏水陸兩軍大勝，賊壘盡平，大股賊一摺，隨摺奏保周鳳山，李續，竇何，越，余，星，元，滕，國，猷，蕭，捷，三，六員。附片奏調湖北藩司夏廷樾，總理行營糧臺，暫駐岳州，以資轉運。又附片奏稱新授四川臬司胡林翼才大心細，爲軍中必不可少之員。請旨飭令該臬司督帶黔勇，酌撥他路兵勇，自成一隊，隨同東征。知府羅澤南，經江西撫臣咨調赴援，該員現帶湘勇屢次大捷，獨當要隘，以寡勝衆，亦請隨同出境東征，免其赴援江省。賊之上犯也，瀕江城市村鎮，悉被殘掠。岳州、城陵磯，以下築壘江岸，以圖抗拒。至是水陸屢捷，

乘勢掃蕩，賊壘悉平，難民焚香跪道以迎。公約束嚴明，秋毫不犯。解散脅從，撫卹瘡痍。軍抵湖北省境，與將軍官文總督楊鼎之軍聲息漸通。奉上諭：『塔齊布、曾國藩奏水陸官軍大獲勝仗一摺，辦理甚合機宜。塔齊布著交部從優議敘，曾國藩著賞給三品頂戴，仍著統領水陸官軍，直搗武漢，與楊鼎所統官軍會合，迅掃妖氛。』欽此。駱公秉章具摺奏稱：『東南形勢，利用舟楫，自逆賊掠取江湖舟楫，以數萬計，以致糜爛數省，兇鋒日張，官軍坐受其困。自奉明詔籌備舟師，始有湘澤、岳州諸大捷，疆圉危而復安。此舟師協剿之明效也。曾國藩所統水師船礮本不爲多，接仗失利所失不少。現在曾國藩整軍東下，通籌防剿大局，以船礮爲最要。現飭紳民設局捐辦船礮，以固本省藩籬，而資大營接濟。』又奏留胡林翼一軍仍駐岳州，奉旨皆允之。賊之大股竄回武漢，而江岸、支港、漢湖尚有餘匪藏匿。崇陽據賊數近二萬，蒲圻、咸甯等縣之匪，倚崇陽爲巢穴。公與塔公籌商，分路進剿。公督水軍搜剿瀨江賊船，進扼金口。賊屢來犯，擊卻之。塔公督陸軍馳赴崇陽，連破賊卡。廿六日，破賊於羊樓司。賊敗竄塔公追剿，直抵崇陽。八月初四日，克復崇陽縣城。初九日，追擊賊於咸甯，破之。荊州將軍官文所遣之魁玉、楊昌泗等帶兵五千，會於金口。水陸併勢，復破賊於沌口。公於初四日，駐軍嘉魚。馳奏水陸官軍屢獲勝仗，及現籌剿辦情形一摺。奉批諭：『汝等自湘潭大捷後，屢次得手，有此聲威，豈可自餒。惟利在速戰，莫待兩下相持，師勞餉乏，大有可慮。處

塔齊布不致爲崇陽一股牽制方好」欽此。十一日公進駐金口。十九日馳奏崇陽克復，甯甯大獲勝仗，水師連日屢戰獲勝一摺。又奏謝天恩一摺，奏稱：「臣丁憂在籍，墨經從戎，常負疚於神明，不敢仰邀議敘。乃荷溫綸寵錫，漸陳交增，嗣後湖南一軍再立功績，無論何項褒獎，概不敢受。」奉硃批：「知道了，殊不必如此固執。汝能國爾忘家，鞠躬盡瘁，正可慰汝亡親之志。盡孝之道莫大於是。酬庸褒績，國家政令所在，斷不能因汝一請，稍有參差。汝之謙衷，朕知之，天下無不知也。」欽此。胡林翼軍至通城，因駱公奏留，遂回駐岳州。塔齊布、公、羅公澤南、由甯甯北趨，擊破賊黨於橫溝橋，與公會於金口。而崇陽餘匪仍聚攻縣城。公兼督水陸各軍，分途進剿。公與塔齊布、公、羅公澤南，規畫進攻武昌之策。賊於城外洪山、花園兩路皆駐重兵，築堅壘。羅公自請攻花園一路，塔公攻洪山一路。二十一日，羅公破賊壘九座，塔公亦破洪山賊壘。水師破賊船五百餘號。二十二日，馳奏水陸續獲勝仗，現籌進兵武漢情形一摺。是日，水軍奮擊賊船，焚燬殆盡。陸軍攻武漢城外賊壘，悉破平之。先後斃賊萬餘。二十三日，克復武昌省城，漢陽府城，賊大潰。湖廣總督楊公、甯軍漢陽以北，馳奏武漢克復大概情形。奉上諭：「會國藩等攻剿武漢情形，尚未奏到。塔齊布陸路官兵此時諒與會國藩水陸合爲一軍，著侯楊需抵省後，商搆挑選精兵，水陸進剿，朕日盼捷音之至也。」欽此。二十七日，公馳奏「水陸大捷，武昌漢陽兩城同日克復」一摺，奏稱：

「臣等先後入城，鎮撫子黎。飛咨署督臣楊需迅速渡江，妥籌進剿。」隨摺奏保水軍營官道員李孟羣、游擊楊載福、守備蕭捷三、陸營將領知府羅澤南、知縣李續賓、都司彭三元、守備唐得陞、文生李光榮，并奏保荊州將領已革都統魁玉、總兵楊昌泗，共十員。附片奏稱：「軍務殷繁，差遣乏員，不能不兼用了。憂降革之員，從權辦理。如果奮勉出力，仍當懇請天恩，一律保獎，以收後効，而勵戎行。」又具摺奏：「六七月以來，水陸兩軍疊次勝仗，已奏請將員弁兵勇保獎，奉旨允准，謹分爲三起：先將第一單，彙列并糧臺各員，晝夜辛勤，經名營官開單請保，臣等核實繕單呈御覽。」其武漢克復摺，奉硃批：「覽奏，感慰實深。彼此大勝，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兢自持，叩天速赦民劫也。另有旨。」欽此。又奉上諭：「此次克復兩城，三日之內，焚舟千餘，蹋平賊壘淨盡，運籌決策，甚合機宜。尤宜立沛殊恩，以酬勞勩。會國藩著賞給二品頂戴，署理湖北巡撫，并加恩賞戴花翎。塔齊布著賞穿黃馬褂，并賞給騎都尉世職。」等因。欽此。又奉上諭：「楚省大局已定，亟應分路進剿。由九江、安慶，直抵金陵，掃清江面。應如何分兵前進，如何留兵防守，著楊需、會國藩、塔齊布、妥籌商定，即行具奏。會國藩以殺賊自任，必能謀定後戰，計出萬全。沿江剿賊之事，朕以責之會國藩。與塔齊布楚省防賊回竄，及搜捕江北等處餘匪事宜，朕以責之楊需。務當協力妥籌，不可稍存大意。」等因。欽此。武漢既克，賊船在襄河者，尙多奔出漢口，以圖下竄。公派魁玉、楊昌泗帶兵進剿，而楊

載福以水師舳舻數十號，泝流駛入漢口，縱火焚賊船千餘號，幾盡。三十日，馳奏水師搜剿襄河，續獲大勝一摺，奏稱：「戰船用 力甚少，成功甚多。江漢以上賊舟無幾，從此壹意東下，無牽掣之虞。然臣細察大局，有可慮者數端：一在兵氣之散佚，一在亂民之太多，一則軍去湖日遠，軍火銀米輸轉爲難，恐有缺乏潰散之患，不能不熟慮而縷陳之。」附片奏請旨飭江西撫臣籌銀八萬兩，廣東四川二省各籌銀數萬兩，迅解行營。現因陸兵太多，擬添募陸勇二千率以東下。又附片奏鄂省克復以後，查獲賊中僞文卷，七月十八日城陵磯之戰，賊酋會天養被燬情形，前奏未及詳悉，聲明。又訊據賊供武漢賊情曲折，一併聲明，奉上諭：「會國藩等以剿賊自任，雖當乘此機會，急思順流而下，以次攻復沿江諸城，然須計出萬全，謀定後戰，方無挫衄之虞。若能由九江、安慶直抵金陵，使長江數千里盡蕩妖氛，則從征將弁朕必破格施恩，以酬懋績。」欽此。總督楊公霽自德安入駐武昌時，賊已退出黃州。南則據興國州，北則屯聚蘄州、廣濟，仍以船爲巢穴。公與楊公會商進剿，分爲三路，以塔齊布公統率湖南兵勇進剿興國，大治爲南路，派提督桂明等領鄂省兵勇進剿蘄州、廣濟等處爲北路，公自督水軍浮江而下。九月初七日，馳奏統籌三路進兵，分別水陸，先後直擣下游一摺。附片奏請飭諭陝西撫臣籌銀二十四萬兩，解赴行營。又片奏參都司成名標監造船工，浮開款項，請革職查辦。是日又具摺彙保出力員弁兵勇第二單，奉上諭：「會國藩

等奏統籌三路進兵，直擣下游一摺，覽奏布置各情，甚合機宜。以長江大局而論，楚北上游旣已漸次肅清，則各路官軍乘勝東趨，自成破竹之勢。但兵機移步換形，賊情亦詭詐百出，總須出奇應變，步步爲營，以免孤軍深入，方操勝算。其桂明一軍較之楚南兵勇，強弱是否相當，倘彼強此弱，南岸被剿緊急，該逆必至伺隙北渡。該督等會否慮及此次東下之師，關係大局轉機，務期成算在胸，相機籌辦，能制賊而不爲賊制，庶可次第廓清也。所請飭撥陝西餉銀，已諭知王慶雲照數籌撥，源源接濟矣。」欽此。十三日，馳摺恭謝天恩，并奏陳：「奉命署理湖北巡撫，於公事毫無所益，於臣心萬難自安。臣統率水師，即日啓行，於鄂垣善後事宜不能兼顧。且母喪未除，遽就官職，得罪名教，何以自立。是以不敢接受關防，仍由督臣收存。」公前奉上諭：「會國藩雖係署任巡撫，而剿賊之事重於地方。」等因。是摺未奏到時，奉上諭：「會國藩著賞給兵部侍郎銜，辦理軍務，毋庸署理湖北巡撫。陶恩培著補授湖北巡撫，未到任以前，著楊霽兼署。」欽此。是摺奏到，奉硃批：「朕料汝必辭，又念及整師東下，署撫空有其名，故一降旨令汝毋庸署湖北巡撫，賞給兵部侍郎銜，汝此奏雖不盡屬固執，然官銜竟不書署撫，好名之過尙小，違旨之罪甚大。著嚴行申飭！」欽此。又奉上諭：「會國藩旣無地方之責，即可專力進剿，但必須統籌全局，毋令逆匪南北紛竄，方爲妥善。並隨時知照江皖各撫，及托明阿向榮等，四路兜擊，以期直搗金陵，固不可遷延觀望，坐失事機。亦不

可銳進貪功，致有貽誤。諒會國藩等必能兼權熟計，迅奏膚功也。」欽此。水師楊公載福等領戰船先行，公與李孟章等繼進。南路陸營以二十三日拔營進剿，北路陸軍魁玉、楊泗昌等以十七日拔營。十九日，水師破賊於蘄州城下。二十一日，塔齊布攻克復大冶縣城，羅公澤南等克復興國州城。公舟次黃州，按行前總督吳文節公卒城營壘，於其殉難之處，爲文以祭之，詞甚哀厲。（祭文稿今佚）二十七日，公駐舟道士墩，馳奏陸軍克復興國大治，水師在蘄州勝仗一摺。附片奏探明賊蹤於田家嶺堅壘抗拒，橫江鐵鎖二道，擬先攻半壁山，奪其要隘，又具摺奏稱：「臣自入鄂城以來，採訪輿論，僉謂武昌再陷之山，實因崇綸台湧，辦理不善，督臣吳文節忠勤憂國，殉難甚烈，官民至今思之，卽於前撫臣青慶亦尙多哀憐之語，無怨憾之詞。前任督撫優劣情形，以及年餘之成敗始末，關繫東南大局，不敢不據實縷陳。」又奏遵保出力員弁兵勇第三次彙單請獎一摺。奉上諭：「蘄州賊勢尙衆，水師旣經攻剿得手，何以桂明等陸路一軍，未能趕到，會國藩經朕畀以剿賊重任，事權不可不專。自桂明以下文武各員，均歸節制，倘有不遵調遣，或遷延畏葸，貽誤事機者，卽著該侍郎專銜參奏，以肅戎行。」等因。欽此。是月奉旨：「翰林翼調湖北按察使，楊載福補湖南常德協副將，羅澤南授浙江甯紹台道，均督勇剿賊。」欽此。二十九日，蘄州賊船上犯，楊公載福、彭公玉麟等縱火盡焚之。十月初一日，羅公澤南陸軍破賊於半壁山，奪其營

柵。初四日，羅公澤南等大破賊於半壁山，賊賊逾萬人。初五日，賊至，復擊破之。初七日，馳奏陸軍踏破半壁山賊壘，水師續獲勝仗一摺，陣亡員弁何如海、石熾然、徐國本，請卹。附片專奏，營官白人虎陣亡，請卹。又片奏在明前湖北道員劉若珪殉難情形，請飭部議卹。又片奏軍中子藥概係湖南支應，今全軍將出楚境，距湘省千數百里，請旨飭江西撫臣遴委幹員，籌款開局監製火藥，鑄造鐵子鉛彈，解營接濟。是日具摺謝恩，賞兵部侍郎銜。附片陳明前摺未著署湖北巡撫新銜，奉批諭中，飭蒙恩寬宥。請奏中謝。又代奏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呈謝天恩，仍請留營剿辦賊匪。初八日，水師攻賊船於蘄州，纒出賊前。初十日，賊船退至田家嶺南岸，鐵鎖已爲陸營湘勇斫斷。楊公載福、彭公玉麟督水軍於十三日攻斷江中鐵鍊，舟師飛槳而下，至鄖穴，縱火焚賊舟。適東南風大作，賊船四千五百餘艘皆盡，伏尸萬數。田家嶺北岸之賊大潰，燬營而遁。十四日，馳奏南路陸軍大捷，斃賊萬餘，斫斷江岸鐵鎖，水師屢獲勝仗一摺。隨摺奏保李續賓、彭三元、普承堯三員陣亡千總蕭世祥請卹。附片奏陳賊蹤逼擾，驛郵多梗，偵探難遣，文報難通。江皖各營不克隨時知照，請旨飭軍機處將江南北大營現在情形，及紅單船現泊何處隨時示知，臣行營期通消息。奉硃批：「獲此大勝，皆因汝等和衷共濟，調度有方，故能將士用命，以少擊衆，朕披覽之餘，感慰莫能言喻，仍另有旨。」欽此。奉上諭：「此次我軍陸路奪取半壁山，水師屢獲大勝，逆賊不敢復窺南

岸，辦理甚爲得手。據奏，北兵不甚得力，究竟桂明一軍現在何處？何以未與南軍會合？著楊鼎親督後軍，迅速前進，爲會國藩等後路聲援，不准稍有遷延，致滋貽誤。等因。欽此。十四夜，廬州之賊棄城竄去，水師追賊船至九江城下。塔齊布公陸軍破平南岸富池口賊壘。二十日與羅公澤南率師渡江而北。二十一日公舟次田家鎮，馳奏官軍水陸大捷，燒燬賊船四千餘艘。田家鎮、廬州兩處賊悉潰竄一摺，隨摺奏保副將楊載福、同知彭玉麟、道員羅澤南、游擊普承堯、水師將弁劉培元、秦國祿、孫昌國、洪定障、八員附片奏報水師前隊追逐賊船已至九江城外。陸軍即日渡江北岸進剿，又片奏臣等一軍以肅清江面，直擣金陵爲主，設該逆旁竄他縣，陸軍竟難兼顧。請旨飭各路帶兵大臣，及各省督撫，擇要堵禦，預防流賊之患。奉硃批：「續獲此勝，皆因汝等籌畫盡心，朕甚嘉念。」欽此。又奉上諭：「會國藩、塔齊布、自岳州統師東下以來，沿江攻克城池，殲除醜類，所向克捷，皆由同心戮力，調度有方。節次披覽奏章，朕心實深欣慰。在事文武員弁兵勇，亦能人人用命，奮不顧身，尤堪嘉獎。」欽此。陸軍渡江循北岸而下。二十日，遇賊於蓮花橋，擊破之。二十八日，克復廣濟縣城。水師追擊賊船，二十六日戰於九江城外，破之。十一月初一日，陸師破賊於雙城驛，初三日破賊於夏新橋。初四日克復黃梅縣城。初六日，馳奏蓮花橋勝仗，克復廣濟及水師九江勝仗一摺，陣亡將弁蘇勝、鄭沐、李金、樛、請卹。附片預報黃梅勝仗，并陳桂明一軍未

能會剿緣由。又附片奏廬州判魏作霖殉難請卹。又片奏調湖南永州府知府張承實來營，添募湘勇，交該守管帶，以厚兵力。又附片奏報服闋日期現在辦理軍務在營釋服，是日具摺奏保。克復武漢及興國、大冶、蘄州各案，水陸兩軍出力員弁兵勇，共三百四十人，開單請獎。羅公澤南自黃梅拔營進剿，破賊於濯港。十一日公馳奏雙城驛、大河埔、夏新橋勝仗。黃梅克復一摺，隨摺奏保周友勝、余星元、滕國獻、三弁陣亡千總王映軫請卹。附片奏濯港勝仗，又奏陳近日剿辦情形一摺，奏稱九江賊船不多，我師兩次苦戰，未能大挫凶鋒，皆因兩岸賊營太多，水陸依護，抵拒甚力。我之水師與陸軍隔絕，晝夜戒嚴，勞苦倍甚，并陳可恃者數端，可慮者亦數端。時疊奉諭旨，令湖北江西兩省派兵會剿。總督楊公肅派桂明一軍，留駐黃州，魁玉、楊昌泗隨同剿賊。廬州以下九江境上，皆奉旨歸公節制調度。又奉上諭：「楊肅奏克復廣濟黃梅一摺，所敘進攻九江情形，似該郡賊黨尙復不少。塔齊布渡江而北，南岸官軍即不能得手，是江西陸路兵勇殊不足恃。塔齊布仍須渡回南岸，倘南北兩岸專恃一塔齊布奔馳追剿，則湖北江西兩省官兵豈不皆成虛設耶？」欽此。十二日，塔齊布公羅公澤南等破賊於孔隴驛。十三日，小池口賊遁去。十四日，水師焚賊船，薄郡江面賊踪略盡。公即日進駐九江城外。十五日，塔公陸軍抵小池口，水師擊破賊船，進泊湖口。賊據守九江，堅不可



下十八日陸軍渡江南岸駐營九江南門外二十一日馳奏湖港孔龍驛小池口勝仗灣郡江面肅清水師進扼湖口一摺隨摺奏保朱南桂童添雲二員附片奏參鄂軍營官李光榮所帶川勇擄掠滋擾請革職訊辦又片奏稱攻圍九江陸兵單薄湖北臬司胡林翼議略寇時已札飭帶勇二千駐防田家鎮就近飛調該軍來潯助剿副將王國才都司畢金利樸實勇敢馭軍有法請撥帶勁旅交臣調遣皖省道員何桂珍知縣李沛蒼在六安等處帶勇防剿亦請歸臣調遣又片奏請旨飭江西撫臣禮造攻具解交行營均奉旨允准又奉上諭『會國藩著賞穿黃馬褂並發去狐腿黃馬褂一件白玉四喜搬指一個白玉巴圖魯翎管一枝玉靶小刀一柄火鏢一把交會國藩祇領以示優獎』欽此賊據九江湖口兩城濬濠堅壘結木解於湖口城下以阻官軍入湖之路而別築石壘於梅家洲水陸相倚賊舟屯據大姑塘擾犯南康府二十一日羅公澤南湘軍渡江未畢爲賊所乘回軍擊卻之胡公林翼軍亦至均駐九江城外水軍登岸攻賊屢破之賊每乘夜驚營水師亦徹夜戒嚴十二月初一日陸軍合攻九江城未克初三日馳奏水軍屢獲勝仗軍摺圍逼潯城現籌攻剿情形一摺陣亡將弁會獻成周福友羅嘉典請卹奉上諭『我軍自肅清潯江進扼湖口以後滿擬九江郡城乘勝可克乃連日焚燬賊船蹋破賊壘而

該逆死黨仍負固堅守殊屬兇悍賊情變幻靡常著會國藩塔齊布相機籌畫不可稍有孟浪致誤事機』欽此初六日胡公林翼羅公澤南擊賊於梅家洲破之水師乘勢攻破湖口木簿賊卡初八日童壯節公添雲因攻城受傷卒於軍初十日水陸合攻湖口賊營未克十二日水軍舢板船駛入內湖焚賊舟數十號乘勝追逐至大姑塘以上賊復於湖口設卡築壘增柵以斷其後舢板船遂不得出其在外江者皆快蟹長龍諸大船掉運不靈賊以小艇乘夜來襲戰船被焚者三十九號餘皆退回九江大營十四日馳奏九江湖口水陸攻剿情形一摺隨摺奏保劉國斌孫昌國二弁陣亡參將童添雲暨兵弁葉楚南楊玉芳黃韻南姜陵浩請卹水師既退集九江城外湖口之賊分股渡江據小池口皖賊復上犯鄂境公派周鳳山陸營渡江攻剿小池口賊壘大挫而還公急調胡林翼羅澤南回援九江駐營南岸官牌夾二十五日賊復以小艇夜襲水軍放火焚戰船十餘號公座船陷於賊文卷冊牘俱失公棹小舟馳入陸軍以免調舟師悉泊南岸與羅公澤南湘勇陸營緊相依護糧臺輜重各船皆退駛至鄖穴以上戰艦亦多潰而上泝者公憤極欲策馬赴敵以死羅公澤南劉公馨及幕友等力止之三十日馳奏水師在內湖三獲勝仗一摺外江水師兩次敗挫一摺奏稱水師屢獲大捷聲威尤震自至湖口苦戰經月忽有挫失皆由臣國藩調度無方請交部嚴加議處水師陣亡將弁史久立李允升李選棠沈光榮葛榮冊及座船弁

兵劉盛槐等請卹。奉上諭：「水師銳氣過甚，由湖口駛至姑塘，以上長龍三板各船與外江師船隔絕，以致道氣頓熾。兩次被賊襲，營辦理未爲得手。會國藩自出岳州以後，與塔齊布等協力同心，掃除羣醜，此時偶有小挫，尙與大局無損。會國藩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欽此。楊公載福留鄔穴養病，聞敗力疾而下，督戰船拒賊，卻之。尋以病甚回籍。水軍在外江者，李公孟羣、彭公玉麟、與陸軍依岸而守。其入鄱湖者，營官蕭捷三、段瑩器、孫昌國、黃翼升等領之。由是水師遂有內湖外江之分。是歲正月，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及勝保公督兵破賊於獨流。二月，破賊於阜城。三月，賊由安徽分股竄山東，陷臨清州。四月，勝保公殲賊於臨清。僧王、大軍克阜城。五月，賊陷高唐州，大兵圍之。江北大軍於去冬收復揚州，賊竄據瓜洲。是年二月，翟威壯公騰龍陣亡於瓜洲。賊陷太平府，孫文節公銘恩死之。閏七月，江南官軍克太平府。江北督師文勤公琦善卒於軍。江南將軍托明阿代其任。廬州陷後，皖北城邑多殘破。詔以福濟爲安徽巡撫。江南大營復遣提督和春以兵援皖。五月，克六安州，擒匪乘亂起於皖豫之交。鄂都御史袁公甲三督師駐臨淮關，防剿。何公桂珍奉旨授皖南兵備道，道阻不得之任。袁公委以帶勇剿賊，駐於霍山。屢有功，欲西與楚軍會。會公亦疏調來營，阻於賊而不能遂。

卷四

乙卯咸豐五年，公四十五歲。

正月，公駐羅澤南相勇陸營中。賊既據小池口，皖中大股

續至。塔齊布公、羅公澤南、率勇渡江擊之，挫敗而還。賊以一股循江北岸上竄蘄州，一股竄犯廣濟。官軍潰退。總督楊公需退駐漢口，又畏守德安。賊至漢口，拆襄河大涼民船，武昌戒嚴。江漢之閒紛擾矣。公派臬司胡林翼、總兵王國才、都司石清吉、領兵勇六千餘人，先後回援武漢。李孟羣以戰船四十號，沂江上駛，以援蘄黃。

初四日夜，東北風大作，巨浪撞擊，水師老營戰船在九江城外者，漂沈二十二號，撞損數十處。公適飭外江鐵船全赴鄂省，扼紫

金口。李公孟羣、彭公玉麟領之，而於沔陽州境之新隄鎮設立船塢，修補已損之船，添造舢板小艇。其陷入內湖之水師，聞老營被襲，及大風壞船之警，相率赴南昌。巡撫陳公啓邁給以口糧，撫而

輯之，軍心漸定。公自督陸軍急攻九江，城未克，賊屢出撲營，均擊退之。初五日，拜摺恭謝天恩。上年十二月奉旨賞穿黃馬褂等，并年終奉賞福字荷包、銀錢、銀鏢、食物等件。是日馳奏陸軍渡江，挫於小池口北岸，賊蹤大股上竄，并陳近日賊勢軍情一摺，奏

稱目前局勢可慮者多。竊臣等一軍進止機宜有萬難者。初八日馳摺奏報大風擊壞戰船，飭令全數赴鄂，並自陳辦理錯謬之處。一在武漢既克，未留重兵防守；一在九江未克，遽攻湖口，又遭風壞船，事機不順；目前籌辦之法，凡四條，其一在鄂省添修外江水師，以固荊湘門戶；其一飛飭鄂省兵勇胡林翼等軍，先後回援武

其一擬親至南昌，脩整內湖水師，其一圍攻九江之陸軍，有進無退，攻克浚城，仍當鼓行東下，直搗金陵，以雪積憤。又奏潯城賊出撲營，陸軍獲勝一摺，奉上諭：『覽奏殊深懸系，所稱辦理錯誤之處，如水師衝入內河，以至聲勢隔絕，誠不免銳進貪功。至武漢收復未留後路，聲援一節，則其勢本有不及。水陸兩軍全數進剿，猶恐兵力單弱，若彼時即分防武漢，兵數愈少，刻下更不知如何棘手。會國藩等既定直搗金陵之計，即著迅速設法攻克九江，合軍東下，毋得再存顧慮。』等因。欽此。十二日，公由九江啓行，十六日抵南昌。諭營官蕭捷三等撫輯衆心，委員設局製造礮位子藥，專供楚軍礮船之用，是爲楚師三局。派委員弁回湘增募水勇，撥用江西省所造長龍戰艦三十號，歸入楚軍，添造快蟹十餘號，又委在籍候選知府劉子濤，設立船廠，添造各船，署臬司鄧仁焜，總理船礮，支應各局，內湖水師自成一軍矣。援鄂之師，胡公林翼一軍先發抵鄂，後駐軍沌口，石公清吉之軍繼行，王公國才一軍守領餉項，猶駐九江城外，賊出撲營，塔公合擊破之。蘄州賊黨由富池口渡江而南，竄據興國通山，崇陽通城咸甯各城邑，擾陷殆遍，并擾及江西武甯縣境，武昌戒嚴，陶公恩培入守武昌，飛書請援，公急調王國才一軍，取道武甯轉戰而前，以爲之援。二十七日馳奏，九江陸軍勝仗，內湖水師重加整理情形，及調派鄂軍先後赴鄂，援剿情形一摺。附片奏江西署臬司鄧仁焜經理船礮等各要務，於秋審事件勢難兼顧。江西臬司惲宸擬即調回本任。

所帶之勇，歸九江鎮將居隆阿統轄。又片奏水師哨官萬瑞書，乘賊匪襲營之時，搬搶糧臺銀兩，請旨飭湖南撫臣嚴擊正法。又奏保上年半壁山田家鎮蘄州廣濟黃梅五案出力員弁兵勇一摺。奏稱：『武漢以下復爲賊蹤往來之地，前此戰功竟成空虛，可憤可憾，然事機之不順，調度之失宜，咎在臣等而將士之勞動，究不可沒。惟錄其既往之功，冀作其將來之氣。』奉旨允之。又奉上諭：『楚北賊燄復燃，於會國藩等剿賊機宜大有關係。此時惟有會合各兵，迎賊攻剿，使會國藩塔齊布各軍，無腹背受敵之患，方爲妥善。』欽此。廿八日，公在南昌派大小戰船六十餘號，進泊康山。賊在九江湖口及江北岸小池口者，益凌濠增壘，守備益固。湖口之賊由都昌竄陷德州府，分犯樂平景德鎮祁門徽州，擾及廣信之境。公調派羅公澤南統帶湘勇三千，由南昌繞出湖東攻剿。又增募平江勇四千人，同出東路會剿。塔齊布公所結陸營在潯城外者，僅五千人，但主堅守不復仰攻矣。水師至武昌泊舟城外，連遇大風，復多沈損，乃上泊金口，以扼賊上竄。胡公林翼一軍亦退駐金口。二月，賊撲武昌省城。十七日城陷，巡撫陶文節公恩培死之。各軍馳援皆不及。二十七日，公馳奏統籌全局一摺，奏稱：『臣來江省已逾月餘，探悉各路賊情，大略論江楚皖三省全局，陸路必須勁兵四枝，水路須兵兩枝，乃足以資剿辦。江之北岸，自蘄水廣濟黃梅，以達於太湖宿松爲一路；自漢口黃蘄循江岸而下，達於小池口爲一路；南岸自九江以上興國通山等屬爲

西一路湖口以下至於皖南爲東一路。臣之水軍已分爲兩枝，陸軍若再分則立形單弱。謹就目前急務及臣力所能辦者，分條陳奏。』併聲明前月奏報均未奉批諭。此次改由湖南繞出，荊州驛遞進京。附片奏稱：『鳳陽臨淮，由壽州光固以達於麻城、黃州，不過八百餘里。請旨飭令袁甲三募勇五千，練成勁旅，馳出黃州，以通皖鄂聲息，以挽江北大局。』又片奏：『水師大營被賊綠襲燬之時，座船被奪文卷全失。其所領部照監照遺失數目，俟查明咨報。』又片奏：『臣軍萬餘人餉道梗阻，請旨飭撥江西漕折銀兩就近接濟，并請閩浙兩省每月各籌銀二萬兩解赴行營。』是日又奏恭謝天恩寬免處分一摺。時袁公甲三奉旨革職來京。公所籌四路分兵剿辦之策，論旨嘉之亦未能行也。楊公霽軍駐德安，賊復逼擾江漢各城邑。由岳家口、仙桃鎮窺犯荊襄。荊州將軍官文公拒卻之。胡公林翼抵鄂後，擢授湖北藩司。尋奉旨署理湖北巡撫。水陸兩軍金口者爲數無多，而賊勢益熾。鄂在軍德安者，屢敗不振。餉尤絀，無所出。胡公與李公孟羣、彭公玉麟、王公國才等竭力守禦。荊湘上游賴以稍安。江西新募平江勇，至南康、公委蔡中候選同知李元度管帶操練。因調戰船前赴南康，令陸軍緊相依護。公言此軍之起原專爲肅清江面而設。陸軍所以護水營，九江湖口之擇失，皆以水師孤懸與陸師遠隔之故。時塔公軍在潯城，羅公東則廣饒不得合併。三月公在南昌登舟，督將并操練，分起調赴南康。與平江勇水陸駐扼，使賊不得掠舟來往湖

中。十九日，羅公澤南一軍，由貴溪進剿。二十日擊賊，破之。二十一日，克弋陽縣城。公兩奉旨統籌全局。二十三日覆奏，謹陳水陸軍情一摺。奏稱：『臣等一軍，水陸分爲四枝，回援武漢之師，距臣營在八百里外。江之兩岸，仍爲賊據。欲以楚軍回剿武漢，其難有三端：一則潯郡爲長江腰臂，陸兵未可輕撤。一則內湖水師乘此春漲，可以由湖出江。所慮在既出以後，孤懸無依。一則金口水陸諸軍餉項缺乏，若再添師前往，更無可支撥。恐餉匱而有意外之虞。臣實之良策，惟有堅扼中段，保全此軍，以供皇上之驅策而已。』奉上諭：『行兵之道，合則力厚，分則力薄。自師船陷入鄱湖，賊匪再擾武漢，廣饒一帶復有賊蹤竄突。該侍郎等水陸兩軍，實有不能不分之勢。該侍郎所謂千里馳逐，不如堅扼中段，所奏亦不爲無見。當此上下皆賊，總宜計出萬全，勿以浪戰失機，勿以遲迴誤事。一切機宜，朕亦不爲遙制。該侍郎不可因挫失之餘，遂至束手無策。仍當激厲軍士，踴躍用命，謀定後動，勿負初心，以副委任。』塔齊布收剿九江，近日情形未據奏及，豈爲賊氛阻隔，竟不能聲息相通耶？并著隨時奏報，以紓懸系。』欽此。刑部侍郎黃公贊湯在籍，公於上年奏請督辦江西勸捐。至是計捐銀數四十餘萬。兩公軍入江西後，皆賴黃公籌捐銀兩接濟。湖南協餉專撥供湖北金口之師。公所請撥浙閩協餉，以有警不時解到。公乃議借運浙鹽行銷於江西湖南舊日淮南引地，用鹽抵餉。仍請以黃公贊湯總理鹽餉事務。江西巡撫陳公啓邁與公謀調遣兵勇，意見

多不合，餉尤掣肘。萬載縣知縣李告與其鄉團舉人彭壽頤以兩事互相控。公見彭壽頤賞其才氣，可用札調來營差遣。陳公乃收繫彭壽頤，令臬司惲光震嚴刑訊治之，以是尤多齟齬。二十三日，賊竄臨廣信，羅公澤南由弋陽追剿，破之。二十七日克廣信府城，賊竄入浙江境。公由南昌督水師進發，駐吳城鎮。四月初一日，馳奏羅澤南陸軍克復弋陽一摺，陣亡勇弁張以德、易傳武，喻能益請卹，又奏陳湖北兵勇不可復用，大江北岸宜添勁旅一摺。奏稱：『自粵匪至鄂，迄今不滿三載，而全軍覆潰者五次，小潰小敗不可勝數。既潰之後，仍行收集兵勇，習為故常，恬不為怪。宜變易前轍，掃除而更張之。請飭下湖北督撫另立新軍，滌除舊習，使江之北岸得兩路足恃之兵，則不惟有益大局，即臣等水陸各軍亦有恃而不恐。』奉寄諭：『交湖廣總督楊需署巡撫胡林翼辦理。』時鄂軍屯聚德安，湘軍回援武漢者為數無多。公展函致胡公林翼論東南大勢，以武昌據金陵上游為必爭之地，宜厚築兵力以圖恢復。楊公載福傷病在籍，病稍痊，湖南巡撫賂公乘章，委令招募水勇，又添造戰船赴鄂，助剿李公孟羣，補授湖北臬司，胡公委令添募陸勇，扼防金口，餉械均仰給於湘中，兵勢稍振。是日又奏請撥浙引用鹽抵餉一摺，奏稱：『賊據金陵，長江梗塞，淮南鹽務，片引不行，奸民偷送，賊中賤售於各岸，江西湖南民間皆食私鹽，方今餉項缺乏，請旨飭撥浙鹽三萬引，設法運銷於淮，引口岸，以濟軍餉之不足。』附片奏：『現當干戈擾攘，招商領運

為難，擬仍用勸捐之法行之。請旨飭派在籍侍郎黃贊湯，在江西臨江府屬樟樹鎮設局，勸諭紳富措資辦運。并請浙江學政侍郎萬青藜，在浙督辦鹽運江西道史致謬，萬啓琛協理西省鹽運，湖南鹽運法道裕麟，在籍知府黃廷瓚，協理楚省鹽運。』又將鹽餉章程分條咨商戶部，并咨商浙江巡撫及江西湖南湖北巡撫。戶部議准，既而賊氛大擾，未能暢行也。公又奏湖北在籍禮部主事胡大任，江西在籍禮部主事甘晉，并辦理巨軍糧臺，未能赴部當差，請飭吏部查照辦理。是時南昌設立後路糧臺，公委甘晉李瀚章綜理之。羅公澤南移軍剿賊於景德鎮，賊竄入徽州境，羅公乃移駐贛州，以圖湖口。十二日，公馳奏陸軍克復廣信郡城一摺，奏保羅澤南轉戰千里，謀深勇沈，常能從容鎮定，以少勝衆，請交部從優議敘。十三日，公由吳城進駐南康，派前隊戰船進泊青山，以攻湖口。十九日，賊由姑塘上犯，水師擊之，挫敗，退泊火礮山。二十一日，水師焚賊船於馬家堰，於徐家埠，又追焚之於都昌城下，計百數十艘。湖北興國崇通等屬，賊黨日熾，分股竄入江西境，陷據義甯州，殺掠甚慘。五月初八日，公派水師搜剿賊船於都昌。十三日，水師擊賊船於青山，破之，追奔至鞋山以下。羅公澤南駐軍贛州，浙江巡撫撥調湘軍往徽州會剿。未行，而江西聞義甯之警，省城戒嚴，陳公啓邁，亟調湘軍回南昌，羅公遂移軍而西。二十一日，公馳奏內湖水師近日接仗情形一摺，附片奏：『臣前在江省吳城，近在南康與臣塔齊布信息常通

九江與南康僅隔一廬山，因賊匪時時窺伺，晝夜巡防，臣等二人不敢遠離營次，屢約以匹馬相見，而未能也。又稱：『羅澤南一軍既須回湘省，則不能由郡邑進剿湖口，東岸無陸兵，則水軍孤懸可慮。』奉上諭：『該侍郎等務當通籌大局，謀勇兼施，以副朕望。』欽此。楊公載福督帶舟師，由岳州出大江，剿賊於蒲圻會紮金口。三十日內，湖水師擊賊於青山，破之，奪回拖帶大船，并獲他船礮等，拖帶即九江之敗所失座船也。六月初五日，湖南巡撫咨送萬瑞書到案正法。十二日，馳奏水師勝仗，奪回拖帶大船一摺，陣亡外委蘇光彩，請卹。公又專摺奏參江西巡撫陳啓邁劣蹟較多，恐誤大局，一摺，奏稱臣與陳啓邁同鄉，同年同官，翰林向無嫌隙，自共事數月，觀其顛倒錯謬，迥改常度，深恐貽誤全局，不敢不縷晰陳之。奉上諭：『江西巡撫著文俊補授，未到任以前著陸元良署理，陳啓邁著即革職，按察使惲光宸先行撤任，聽候新任巡撫文俊到任後，著即將曾國藩所參各情節逐款嚴查，據實具奏，不得稍有徇隱。』欽此。十三日，公派水師攻賊於徐家埠，委知縣李錕帶陸勇會剿，破之，燬船八十餘號，塔齊布公陸軍擊賊於新壩，破之。十五日，水師攻賊卡於梅家洲，賊衝出卡外，戰船四號陷於賊兵，勇傷亡數十人。羅公澤南軍至南昌，二十四日，拔營進剿義甯之賊。湖北德安府失守，楊霽退走襄陽，革職。官文公奉旨授湖廣總督，欽差大臣，都統西凌阿由河南赴湖北督師，以攻德安。二十七日，塔齊布公與公相見

於青山營次，會商攻剿之策。七月初六日，馳奏：『潯城陸軍勝仗，水師在徐家埠獲勝，湖口小挫一摺，陣亡將弁黃明魁、洪建助、李文田，請卹。』附片奏：『潯郡陸營久無成功，日對堅城，頓兵糜餉，擬於七月臣與塔齊布移駐青山，渡湖而東，會剿湖口，是亦大局旋轉之一策。』又片奏：『新選湖北督糧道萬啓琛，現在樟樹鎮協理鹽餉事務，請暫緩赴任。』羅公澤南陸軍抵義甯，初八日，破賊於梁口，十三日，破賊於乾坑，十四日，大破賊於鰲嶺，雞鳴山斃匪六千餘名。水師蕭捷三等破賊於鞋山，李元度率平江勇渡湖而東，十五日，擊賊於徐家埠，破之。羅公澤南陸軍攻賊營，大破之。十六日，克復義甯州城。十八日，湖南提督忠武公塔齊布卒於軍。十九日，公馳赴九江，陸營哭之，慟，派副將周鳳山接統其軍。公親巡營壘，撫定其衆，派副將玉山等弁兵三百人護喪至南昌。李元度擊賊於文橋。二十一日，李元度攻賊於蘇官渡，破之。二十三日，平江營與水師會攻湖口，破賊營數座，燒賊船幾盡。舟師駛出大江，仍回泊青山。是日，蕭節愨公捷三陣亡。平江勇攻下鐘山賊營，未克，仍駐軍蘇官渡。周鳳山督軍會操，賊出撲營，力戰卻之。公在大營中，復督衆攻城，未克。廿四日，馳奏：『提督塔齊布因病出缺，臣馳赴大營料理喪事，兼統陸軍，拊循士卒，保此勁旅，請旨將提臣塔齊布交部從優議卹，准於湖南省建立專祠，以慰忠魂，而洽民望。』附片奏：『派廣東羅定協副將周鳳山統領全軍，旋獲勝仗，士氣猶銳，可無渙散之虞。』又附片奏：『

「義甯湖口水陸三路勝仗大略。當名將新失之際，而事機尙爲順利，軍威尙足自振，堪以仰慰聖懷。」公於是日聞蕭捷三陣亡，卽帶陸勇數百名，馳赴青山撫定水勇。二十五日，公回駐南康水營，札調彭玉麟來江西，督領內湖水師。二十七日，平江營擊賊於流澗橋。二十八日，燒賊柵於柘磯。八月初四日，賊撲平江營，拒卻之。初七日，馳摺奏報羅澤南陸軍攻剿義甯，疊次大勝，克復州城。隨摺奏保羅澤南及李續賓、李春春、唐訓方、蔣益澧、五員。又奏水陸兩軍攻剿湖口，疊獲勝仗，湖內賊船幾盡一摺。陣亡都司蕭捷三、請贈副將例議卹。羅公澤南既克義甯，軍威振於南服。是時湖南四境皆有賊氛，兩粵匪徒攻陷郴州，逆鋒尤盛。駱公秉章奏調湘軍折回湖南剿賊，羅公由義甯策單騎謁公於南康舟次，指畫吳楚形勢，謂方今欲圖江皖，必先復武昌。欲圖武昌，必先清岳鄂之交。定計率軍出崇通以援武漢，公從其策。初八日，羅公渡湖督平江勇攻湖口，下鐘山，賊壘未克。是日水師擊賊於梅家洲，大敗，失戰船二十一號。其時江西之賊，惟存九江湖口兩城，梅家洲下鐘山兩壘未克，堅據不可攻。羅公旋至南康，謂湖口水陸官軍但當堅守，不宜數數進攻，以頓兵損威。仍當俟江漢上游攻剿有效，以取建瓴之勢。公又從之。飭水師勿事浪戰，抽調九江大營寶勇千五百人，併歸羅公統帶，由義甯進剿。十六日，羅公還義甯營。胡公林翼攻武昌未下，乃議先攻漢陽。由金口渡江軍於麥山，進攻漢陽。楊公載福、彭公玉麟率水師進泊沌口，燬賊船

數百號。南岸崇通各屬之賊，攻金口，李孟羣陸營大潰。德安賊黨回援漢陽，麥山陸營亦潰。惟沌口水師屹然未動，胡公度不可攻。率水軍退駐新隄，以扼荆湘之路。委都司鮑超增募湘勇數千，以爲援賊。疏奏調羅澤南率湘軍援鄂。公已令羅公由義甯拔營前進矣。二十一日，馳奏陸軍攻剿湖口勝仗，水師小挫一摺。奏稱：「去年湖南水師靖港城陵磯之役，均因風順水利，不能收隊，以致挫敗。臣屢飭水營，不令順風開仗。乃各弁勇輕進，致蹈覆轍。請將營官吳嘉賓、秦國祿等分別撤革，陣亡千總葛維柱請卹。」又奏調派羅澤南一軍由崇通回剿武漢一摺。附片奏：「提臣塔齊布病故後，周鳳山新領全軍，尙爲奮勉。臣令其專意防守，不圖進取。」又附片奏：「派委員弁護送塔齊布靈柩回京時，長江使塞塔公之柩，由南昌取道長沙、荊州以北也。」公又專摺彙報安徽道員何桂珍在江北英山、蕪水、羅田等處剿賊勝仗。又附片奏稱：「蕪黃英霍當楚皖之交，匪黨最多，與粵逆勾結響應。何桂珍以二千饑疲之卒，轉戰於羣盜出沒之區，與地方紳民以信義相孚，請旨飭令何桂珍督辦楚皖交界英山、麻城各處團練，嚴清土匪，實於大局有益。」公前奏調何公一軍歸東征大營調遣，既而阻於賊，不得合併。何公提一旅，崎嶇苦戰，屢立戰功。克英山、蕪水兩城，斬賊目田金爵。而軍饑餉匱，皖中大府不之恤，專特勸捐米麥，接濟軍食。頻遣探卒開關跋涉，抵公大營以求援。公爲縷陳其戰績十餘案，請旨授以團練之任，蓋欲設法以援之，而勢未能也。

羅公澤南回營，上書於公，申陳前議，公所請九江之寶勇以參將彭三元都司普承堯領之，併湘勇各營爲五千人。劉公蓉在公幕中二年，至是亦從羅公軍赴鄂。二十七日，由義甯州拔營直趨通城。彭公玉麟接公札調，阻於賊未能前，公因委劉于澇督統內湖水師。九月初三日，公至青山巡視水陸各營。初五日，公駐屏風水營，具摺奏保陸軍克復廣信一案，水師肅清鄱湖一案，出力員弁兵勇，彙單請獎。附片請飭浙江巡撫補解五月以後餉銀。又片奏羅澤南一軍去臣營日遠，湖北撫臣胡林翼尚在江北，亦恐爲賊氛所隔，擬令羅澤南自行具摺奏報軍情。又奏稱臣自抵江西整理水師，已逾半年，師久無功，虛糜餉項，請交部嚴加議處。至助臣辦理軍務，實有勞績，不可泯滅者，侍郎黃贊湯督辦捐輸，力拯大局。南昌府知府史致謬，支應軍需，候補知州李瀚章，辦理糧臺，衝緩急。湖南巡撫駱秉章，與其幕友同知左宗棠，一力維持接濟軍餉，照料船礮，知府彭玉麟，保守金口，力能堅忍。主事胡大任，勸捐濟餉，歷險不渝。知府黃冕，造礮精利，實屬有用之才。除黃贊湯駱秉章未敢仰邀恩敘外，其史致謬等各員擬歸入義寧案內開單保奏。奉上諭：「會國藩奏師久無功，自請嚴議，並保勞績較多人員等語。兵部侍郎曾國藩，督帶水師，屢著戰功。自到九江，雖未能迅即克復，而鄱湖賊匪已就肅清，所有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前刑部侍郎黃贊湯督辦捐輸，以濟軍餉，尤爲出力，著加恩賞戴花翎。」欽此。初六日，公渡湖至蘇官渡，巡視

陸營，留二日，還屏風營。羅公澤南進攻通城，初六日克之，賊大潰。十四日進克崇陽縣。二十三日，公馳奏羅澤南一軍進剿獲勝，克復通城一摺，陣亡把總李懋勳請卹。附片奏探明湖北撫臣胡林翼駐紮嘉魚縣六溪口，與羅澤南之軍聲息可通。此後援鄂一軍，由胡林翼轉奏，又遵奉諭旨保舉堪任總兵人員一摺，奏保副將楊岐福，周鳳山，參將彭三元，三人。湖南兵勇援鄂者，至羊樓司大潰。江壯節公忠濟殉難。羅公澤南駐軍崇陽，派李公續資等五營進剿羊樓司，旋派彭公三元等營進剿濠頭堡。二十四日，賊大股來犯，彭勤勇公三元李公杏春等陣亡，弁勇挫潰。二十六日，羅公督軍至羊樓司擊賊，破之。二十七日，奉到上諭：「兵部右侍郎著會國藩補授。會國藩現在督辦軍務，兵部右侍郎著沈兆霖兼署。」欽此。夏秋之間，黔粵匪徒侵擾湖南西南境，其東北岳鄂之交，賊勢正熾。公弟國潢、國華，皆治團練於鄉邑。公弟國荃考取是科，優貢亦辦鄉團。是月廣東匪徒自茶陵竄入吉安境。江西之西境又紛擾矣。十月初三日，羅公澤南大破賊於羊樓司。十三日，胡公林翼至羊樓司會商軍事。十七日，拔營進剿蒲圻。二十日，公具摺，謝恩授兵部侍郎。又奏報羅澤南一軍在濠頭堡敗挫，在羊樓司獲勝，陣亡參將彭三元，知府李杏春，將弁彭麒傑、蕭鐵山、李光燾、劉碧山，請卹。奏稱此次軍情，應由楚省具報。緣彭三元係臣軍屢戰得力之將，未便沒其忠績，是以仍行奏報。附片奏稱臣前請於湖南省城爲塔齊布建立專祠，奉旨允准。應請



以去年陣亡參將童添雲及彭三元入祠祀。二十一日，羅公澤南克蒲圻，轉戰而前，師銳甚，楊公截福以水師破賊於金口，湖廣總督官文公至德安，接受欽差大臣關防，都統西凌阿督兵力攻德安府城，克之，乘勝收復江北名城邑，官文公督各軍進逼漢陽，收集王國才、李孟羣、陸營兵勇兼轄之，與南岸楚軍爲犄角之勢。九江湖口陸營數月無大戰事，賊亦不以大股來犯。水師泊紮青山屏風各岸，陸勇二營護之，公自駐屏風水營，不時巡視青山蘇官渡各營，意嚴防，不事進剿，而賊循石達開山湖北崇通等處糾合匪黨，竄入江西境，陷據新昌縣。其在吉安境內匪徒連陷安福、分宜、萬載等縣，與石逆合股。於是贛水以西，亂民響應，衆至十餘萬，瑞臨袁吉同時告警，署巡撫陸公元良調兵援剿，日不暇給，乃抽調湖口陸勇回援西路。十一月初五日，九江賊出撲營，周鳳山擊卻之。初七日，湖口賊出撲營，李元度擊卻之。初十日，賊陷瑞州府，十一日陷臨江府，攻撲袁州吉安二府。四郡屬邑，大半失守，省城戒嚴。維時江西官軍西路則臬司周玉衡、總兵阿隆阿一軍援剿，吉安東路則道員著齡、游擊遮克敦布一軍防守饒州。其平江勇由湖口調回者，剿賊於瑞州，營官李錕、劉希洛陣亡，勇遂潰散。陸公元良復調著齡遮克敦布之師回援。十五日，公調周鳳山九江軍回南昌，調水師防守省河，添調平江勇一營駐紮青山以護水師。十七日，九江賊撲營，周鳳山擊卻之。十八日，周鳳山拔營回省。二十日，湖口賊撲營，李元度擊卻之。二十

一日，公具摺謝恩，寬免處分。又奏九江湖口陸師、青山水師接仗情形一摺。又奏逆匪攻陷瑞州、臨江、逼近省垣，急調周鳳山全軍并抽撥水師，馳往堵剿一摺。分條奏目前布置情形。其一，江省腹地別無重兵，不得不撤九江之軍，先其所急，其一，江西水軍單薄，抽調戰船，駛赴省河，防其東渡。其一，擬調羅澤南一軍回駐通城，牽掣逆賊後路，亦可兼顧楚省。其一，擬留遮克敦布一軍防守東北四府，庶錢糧有可徵之處。奏報有可通之路，凡四條。又聲明本年三月以後奏報，均由湖南馳遞。此次道途梗塞，仍由浙江馳驛呈遞。奉上諭：「會國藩、陸元良著妥籌兼顧，萬不可因有警信，張皇失措，徒使兵勇有調撥之煩，轉授賊以可乘之隙也。」欽此。又奉上諭：「石逆所帶賊黨雖多，一經羅澤南痛剿，即連次挫敗，可見兵力不在多寡，全在統領得人。會國藩等著激勵，在事文武奮勉圖功，殄此巨寇。至九江一路，能否足資堵剿，倘有疏懈，不特江西內地堪虞，並礙及長江大局。該侍郎等不得顧此失彼，是爲至要。」欽此。羅公澤南克咸寧縣，大師賊於山坡，會師金口，進攻武昌。二十八日，大破城外賊營，駐營於洪山。水賊進泊沌口。三十日，賊陷袁州府城。彭公玉麟屢接公催調兩贛，山衝州赴江西。值賊氛遍布，彭公開關徵服，徒步七百餘里，行抵南康。公見大喜，派領戰船，赴臨江扼剿。何文貞公桂珍駐軍英山，是月爲降人李兆受所戕，皖中大吏不爲奏請議卹，公聞而深痛之。十二月初三日，九江賊出撲青山陸營，營官林源恩、黃虎臣、胡應元等

擊卻之。賊既據臨江分股屯聚樟樹鎮。周鳳山回至南昌。初四日進擊樟樹鎮。克之。劉于濤以水師毀賊之浮橋。初十日周鳳山陸軍進剿新淦縣城。克之。十二日馳奏九江湖口青山姑塘水陸接仗情形。陣亡千總呂國恩諱卹。附奏瑞州剿賊殉難之知縣李錕劉希洛二員。請加贈知府銜議卹。又附報樟樹鎮勝仗一片。十九日馳奏周鳳山一軍會合水師克復樟樹鎮。收復新淦縣城一摺。文具摺彙保陸軍克復義寧攻剿湖口兩案出力員弁兵勇。開單請獎。公每於軍事孔棘之際。獎拔有功。優卹死傷。二者必詳必慎。由是人心維繫。軍雖屢挫。氣不少衰。江西巡撫文俊公到任。賊攻吉安。臬司周公玉衝入城。堅守經月。請援甚急。周鳳山既克樟樹。收新淦。將赴吉安。慮賊復至。撥派八百人回駐樟樹。以護水師。扼防南昌之西南路。是年正月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公克上海縣。會王督軍殲滅連鎮之賊。擒賊酋林鳳祥。檻送京師。斬之。河北肅清。二月僧王攻克高唐州。賊竄馮官屯。官軍圍之。四月克之。山東肅清。官兵凱撤。七月江南大營分兵克蕪湖縣。十月安徽官軍克廬州府。皖鄂賊勢少衰。吉爾杭阿公督師攻鎮江。未克。蘇州浙江湖北湖南。皆於是年仿辦釐捐。以濟軍餉。浸及於川廣矣。

丙辰。咸豐六年。公四十六歲。

正月公駐南康水營。初二日。賊撲樟樹鎮。陸營挫。營官岳炳榮走豐城。劉于濤以水師擊賊船。破之。初三日。周鳳山自新

淦回援樟樹。遇賊於瓦山。擊破之。彭公玉麟水師至樟樹鎮。初七日擊賊船。破之。初九日攻臨江賊壘。又破之。先是御史蕭浚蘭條陳江西軍務。公奉諭旨責問。又奉兼顧臨江及鼓扼九江之旨。公遂覆奏。陳各路軍情一摺。奏稱：『瑞臨切近省城。臣與撫臣文俊商令周鳳山一軍。先剿臨江之賊。湖口青山水陸存營。至爲單薄。九江之賊日夜環伺。又有湖北興國土匪竄據德安縣。去來無常。勉力支撐。深虞決裂。臣軍自岳州而下。水陸萬餘人。併爲一支。今則分調爲四五支。其得力之將。如塔齊布中道殞謝。羅澤南楊載福。分往鄂省。不克合併。所以久困一隅。未能掃蕩羣醜。寸心焦灼。愧悚難名。』江西西路四郡。賊蹤徧擾。值冬春水落。贛水處處可涉。賊又於上游掠民船。兼造小艇。有東犯撫州。撲省城之勢。公飭合彭玉麟。劉于濤。以戰船往來扼截。飭周鳳山一軍駐紮樟樹鎮。與水師戰船全力扼守。十八日。青山陸營出隊擊賊於九江破之。廿二日。馳摺奏報周鳳山分兵小挫。旋以全隊擊賊。大勝。水師在樟樹三獲勝仗。附片奏報。青山陸營同知林源恩。都司黃虎臣等擊賊獲勝。請獎拔數人。歸案彙保。又奏：『楚軍在江西境內。每月需餉六萬有奇。而入款約有三端。一曰撥用漕折。二曰督辦捐輸。三曰借運浙鹽。今賊匪大勢全注江西。漕折難以催徵。捐輸不能措辦。鹽引無處銷售。來源俱竭。有坐困之勢。惟查江蘇上海縣商貨雲集。請旨飭令該省督撫轉飭道府等官於上海抽釐撥解。臣營專濟楚軍之用。臣軍無饑潰之虞。得專心於戰守。』

機宜，不復以請餉之奏，屢演聖聰也。」公於上年奏議借運抵餉，及鹽引到江時，賊氛大擾，不復行銷。江楚之交，文報梗阻，不能通者累月。賊圍吉安，外援不至，贛州周汝筠一軍來援，阻於泰和之賊，不得前。文俊公派遮克敦布率勇赴援，行至樂安。廿五日，吉安府城失守，周貞恪、王玉衡等死之。文俊公因令遮克敦布駐軍樂安，扼撫建之路。二十九日，青山水師擊賊於姑塘，挫失戰船六號。二月初五日，到奉天諭：「文俊甫經到任，於該省地勢軍情，一時未能周悉。現當萬分棘手之時，倘布置稍疏，難免貽誤。會國藩自抵江西，爲時已久，賊情亦所深悉。此時江西匪蹤幾欲蔓延全省，既不能處處調兵，又不能顧此失彼，自應擇其最要之處，先爲攻勦，著會國藩與文俊妥速會商，務籌全局，不可徒事張皇，亦不可專顧一處。軍情變幻靡常，大勢所關，應從何處下手，則身在行間者，必能擊其綱領。該侍郎與該撫酌度機宜，即著會同馳奏，以慰廑念。」等因。欽此。賊既陷吉安，大股東竄。江西官軍潰於樂安，賊撲犯撫州。建昌所屬城邑多失守。十四日，撲樟樹營，周鳳山擊破之。十七日，大股撲營，周鳳山出擊之，挫敗。十八日，周鳳山出隊大敗，營壘全陷，弁勇潰回南昌。省城人心大震，奪門奔走者不可禁禦，或相踐以死。公亟檄舟赴省，途次聞警，飛調青山陸營赴南昌，調水師退紮吳城鎮，調李元度一軍由饒州繞回進剿撫州之賊。二十日，公至南昌，收集潰勇，暫統之。籌備守禦，撫定居民，人心稍安。時自鄂渚以南，達於梅嶺，賊蹤綿亙千數百里，衆

號數十萬。公遣弁勇懷密函赴楚，請援，多爲賊所截殺，不得達。湖南巡撫駱公秉章派委劉長佑、蕭啓江等募勇分道赴援。劉公長佑由醴陵克萍鄉，蕭公啓江由瀏陽攻萬載，皆募死士，懷查函贖，間行赴南昌，旬月而始達。公與文俊公會商軍事，意見甚叶。廿一日，具摺會奏各路堵剿情形，并奏覆諭旨垂詢各件。奏稱：「江西全省贛水、中分、以樟樹鎮最爲扼要。石逆久據臨江，凶悍之賊必萃聚於此。意圖盡披枝葉，困我省會。至德安縣城被賊竄據，乃湖北新到之股匪，既乃竄入武甯，併歸石逆。至周汝筠一軍不能救援吉安，擬令其退守贛州。贛郡天然雄鎮，爲古來必爭之地。倘有疏虞，則兩廣湖南股匪皆得以贛州爲巢穴，後患不可勝言。請旨飭廣東督撫迅派兵勇數千赴贛，會同戰守，保此重鎮，顧全大局。」又奏：「江西賊氛日熾，岌岌將殆，請旨飭湖北撫臣速令羅澤南一軍兼程來江援剿。」又奏：「江西需餉甚迫，請旨飭江蘇督撫借撥上海關稅銀十萬兩，迅解江西以濟眉急。」又片奏：「臣國藩單舟晉省，途次聞周鳳山全軍挫敗之警，飛調湖口青山水陸各營同回省城以固根本。」公又專摺奏謝年終恩賞，福字荷包等件。又奏捐輸實官人員，請給部照一摺。附片奏：布政司銜羅澤南、鹽運司銜李續賓，經湖北撫臣胡林翼奏請給予二品三品封典，奉特旨允准。臣軍水陸員弁奮勇出力，未經補缺者，實不乏人。請照羅澤南、李續賓之例，容臣擇尤照升階，咨請封典，以示鼓勵。又片奏水師在姑塘小挫，請將營官陳炳元、劉國斌參處陣亡

勇弁周華堂請卹。又奏知府李瀚章，知縣黎福疇，張秉鈞，三員在營聞訃丁憂。該員等辦理臣軍糧臺，洵爲得力熟手，仍請留營當差。二十二日，賊陷撫州府。二十九日，陷建昌府，分股由安仁萬年竄入徽州境。李元度帶平江勇，由湖口拔營至饒州，與耆齡會軍駐守。公之調回青山諸軍也。南康府亦沒於賊。綜計是時，賊陷江西府城八州縣，城邑五十有寄。屢分股黨，南撲贛州，東擾廣信。文報往來，餉需轉運，僅廣饒一路可通，亦時有賊蹤焉。三月初一日，奏報周鳳山陸軍在樟樹鎮挫敗情形，請將副將周鳳山革職，營官岳炳榮、黃玉芳，分別參革，并自請交部議處。陣亡委員馬丕慶、林長春、李清華，請卹。附片奏稱廣信一府爲奏報進京江浙轉餉之路，一有疏虞，四面梗塞，現調李元度一軍由饒州繞回進剿撫州，以保廣信。上年九江湖口水陸萬餘人，今全數撤入內地，前功盡棄，回首心傷，然舍此亦無他策。廣東援防贛州之師，請旨再飭催迅速來江，并請飭浙閩督撫嚴防竄越。公在南昌，瓜危之中，奏報軍情，每以贛州廣信爲急。是後全局之轉機，亦賴兩城之存也。初二日，賊犯吳城鎮，水師擊退之。初四日，彭公玉麟赴吳城，水營督領防剿，分派水師，紮饒州南河。公又派戰船分紮省河，及市汊，扼截防守。又與巡撫文俊公調派駐省城之平江勇二千人，委候選知府鄧輔綸，同知林源恩，帶領進剿撫州。又派周鳳山、畢金科等帶勇隨往會剿。（輔綸者，臬司鄧公仁菴之子也）羅忠節公澤南攻武昌未克，親督隊進攻受傷。初八日，卒於洪山營次。

胡公林翼奏派李續賓接統湘軍。公回省後，收集陸軍，裁併訓練，每日巡視操場。既而出居營盤，雖當士民惶恐之際，從容鎮定，時以詩古文自娛。羽檄交馳，不廢吟誦。作陸師得勝歌，水師得勝歌，以教軍士。於戰守技藝，結營布陣諸法，曲盡其理，弁勇咸傳誦之。十一日，鄧輔綸、林源恩，擊賊於羅溪，十二日，克進賢縣城。彭公玉麟擊賊於吳城，卻之。十四日，水師破賊於涂家埠。二十日，李元度克東鄉縣城。二十二日，鄧輔綸、周鳳山等會軍於東鄉。公派都司黃虎臣帶勇三營，赴吳城鎮，會水師。二十三日，克建昌縣城。撫州賊撲東鄉，李元度、林源恩等擊破之。二十四日，黃虎臣回軍南昌。二十五日，李元度等軍進紮江橋，以攻撫州。二十六日，馳奏陸軍平江營在湖口羅溪勝仗，克復進賢縣城。一摺，又奏吳城水師三獲勝仗，并水師分布各處情形一摺。又奏報湖南援軍劉長佑等克復萍鄉一摺。附片奏報賊分大股竄至徽州婺源一帶，江西賊勢稍分，剿辦較易措手。又片奏正月二十一日所奏摺片，未奉批諭，想因賊氛方盛，中途沈失，請飭軍機處鈔錄寄交臣營。又專摺奏保樟樹新捻，兩案水軍出力員弁開單請獎。其陸軍後來潰敗，前功盡棄，應無庸保奏，以示懲警。文俊公屢疏請援師，楚粵閩浙各省督撫均奉寄諭，派撥兵勇赴江西援剿。方江西之初警也。衆議請調羅公澤南軍回援。公函致胡公林翼，羅公澤南謂「東南大局當力爭上游，亟望武漢速克，水陸東下，不欲其奔馳於崇通之郊，以援瑞臨也。」及賊氛大熾，乃從

衆議奏調羅公湘勇馳回援剿而羅公已傷亡公弟國華奉竹亭公命赴鄂請援師胡公選派知縣劉騰鴻劉連捷湘勇千五百人同知吳坤修彪勇七百人參將普承堯寶勇千四百人交公弟國華總領之以援江西募勇夫懷蠟丸書開行以達南昌公始聞羅公之亡鄂軍之來援矣二十七日李元度林源恩擊撫州賊壘破之四月初二日平江軍渡撫河蔡五里塘進攻撫州未克初四日調派黃虎臣陸軍又派劉于濤水師進攻瑞州初八日進攻未克初九日水師回泊市汊黃虎臣剿奉新縣之賊小挫回軍南昌平江營連日攻撫州未克湖南援軍劉公長佑等攻萬載縣賊以大股據守不下湘軍擊賊壘盡平之二十日劉于濤領水師克豐城縣南昌省城附近各城邑均陷於賊建昌進賢東鄉豐城四邑經官軍收復而賊蹤猶往來不絕廿一日奏報李元度等軍克復東鄉破賊五營圍攻撫州一摺奏報黃虎臣等水陸兩軍克復建昌攻剿瑞州奉新一摺附片奏「臣請撥上海關稅銀兩經戶部議駁臣等何敢再瀆惟江西餉源已竭補救無術請旨仍飭江蘇督撫於上海稅項籌撥銀十萬兩以濟急需」又附片奏稱「吉袁臨瑞撫建等府之賊凌濠堅守近省各縣亦有老賊據守城池蓋欲使省會成坐困之勢目前剿辦之法惟當力保廣饒通蘇杭之餉道先剿撫建固閩浙之藩籬其南路贛州必藉廣東之援西路吉袁必籍湖南之援請旨飭催廣東援兵星馳踰嶺保全贛州不勝跂幸」又奏江西士民請建羅澤南專祠

以伸愛慕一摺二十八日楊公載福焚漢陽賊船幾盡劉公長佑進軍袁州蕭公啓江攻萬載二十九日克萬載進軍合攻袁州蕭齡公一軍防守隴州賊屢犯境公調派都司畢金科帶勇千人蔡營童子渡以援之建昌府城陷後知府何栻團紳張家駒等招勇以收復公派委都司黃虎臣彭山記調羅羅萱等帶勇三千餘名馳往助之五月初一日楊公載福督水軍沿江下剿破焚兩岸賊船賊潰莫敢抵拒初三日水軍直抵九江城外初四日回舟泝江旋鄂公遣卒探知水軍江面之捷函告楚軍各營士氣爲之一振撫州城賊據守益堅屢攻不克建昌臨江之賊各分股來援城賊亦屢出撲營李元度等均擊卻之十二日黃虎臣等軍至建昌與何栻張家駒分途進攻十三日賊船犯吳城彭公玉鑾擊卻之十五日畢金科擊賊於山墩破之十九日賊援撫州李元度等渡河擊賊破之二十三日公馳奏官軍攻剿撫州情形一摺又奏饒州防勤情形及畢金科在饒州勝仗奏稱畢金科身先士卒驍勇冠倫軍中稱爲塔齊布之亞此次以少勝衆請晉加勇號又奏建昌官紳辦理防剿並由省城撥兵會剿一摺附片奏報水師劉于濤克復豐城彭玉麟吳城勝仗水師分紮要地均尙得力但無陸軍以輔之祇能扼守未能進剿又片奏報湖南援軍已至袁州湖北援軍已克咸甯而進兩湖集厚力以相拯救賊亦出死力以相抗拒臣等募長髮探卒蠟丸隱語以通消息但能知其大略而不能詳悉浙江邊防孔亟不暇議及援江

福建援軍亦無入境確信。每念贛州天險必爭之地，非得厚援，終恐疏虞。懇飭下廣東督撫迅撥兵勇，保守贛州，不獨江西之幸，亦廣東之先著也。公是時注意贛州，而兵力不及，籲請援師，疏已三上矣。又奏江西城池淪陷甚多，凡在地方有守土防汛之責者，固應一律嚴辦，其中不無情有可原之人，如建昌府知府何栻、萬載縣知縣李吉言，宜春縣知縣錫榮，此三人者實係失守案內愧奮有為之員，臣等責令襄辦一切，如果出力，再請寬免處分。黃虎臣等改建昌未克，二十八日，福建援軍至建昌，副將陳上國、張從龍領之。公調派參將阿達春帶勇赴饒州，與著齡畢金科合軍防剿。公謂兵家以攻堅為最忌，再三諭飭各營將領，勿徒事仰攻，以損精銳。而賊據城壘，亦以堅守為坐困我師之計。數月以來，無大戰事可紀。惟力支危局，以待援師而已。江西學政廉兆綸奏陳江西軍務，奏參臬司鄧仁堃物議沸騰，其子捐職知府鄧輔綸，本不知兵，不宜管帶兵勇。公遂札撤鄧輔綸解兵回省。周鳳山督勇攻撫州，久未下。自請開道回湘招募舊部，以援江西。公批答許之。周鳳山遂由建昌取道於閩廣，繞回湖南，其在撫州之勇，併歸李元度林源恩兼轄之。六月初二日，建昌援賊大至，都司黃公虎臣陣亡。初五日，賊突撲饒州著齡，畢金科、阿達春軍皆敗潰，府城失守。公聞警，急調建昌六營彭山、紀羅、李、大雄、胡應元等撤回撫州，仍調回南昌。學使廉兆綸方駐河口，公又與咨商奏調建昌城外官兵，撤赴廣信防守。其福建援師在建昌者，未

撤也。十九日，彭公玉麟帶水師收復南康府城，城荒不能守，乃回泊吳城鎮。畢金科回南昌，整輯弁勇，仍赴饒州。公調派總兵居隆、阿都司林葆帶勇會剿。二十二日，畢金科等力攻饒州，克之。公弟國華總領劉騰鴻、普承堯、吳坤修等軍，克威甯、蒲圻、崇陽、通城、四縣，轉戰而前，暑雨不息，連抵江西境。十八日，克新昌。二十四日，克上高。二十九日，軍抵瑞州城外。其鋒銳甚，公聞上高之捷，急調彭山、紀羅、李、大雄、胡應元等帶勇四千，先後拔營馳赴瑞州，以迎之。南韶道汪報聞於春，開勦賊泰和，失利，退守贛州。阿隆、阿遮、克敦布均以潰兵入城協守。賊來撲犯，郡城屢拒卻之。五月，廣東援軍抵贛州，入守。是月，出攻賊營，破平之，贛郡解嚴。三十日，馳奏撫州攻剿情形一摺，西剿建昌府城一摺，陣亡都司黃虎臣請卹一摺。又奏報饒州失守，旋經克復一摺。布政司著齡復南康府城一摺。又奏報饒州失守，旋經克復一摺。布政司著齡專辦護防，與知府張禮翰等均有應得處分，惟以快捷迅速請免議，陣亡將弁李鶴齡、李遐齡請卹。附片奏報福建援江兵勇現到建昌者，已有二千六百人，湖北援師已克新昌，上高兩湖聲息可通。廣東援師已入守贛州，當可保全要郡。先是賊蹤四布，贛省哀瑞聲息久不達於南昌。至是晉問漸通，賊至江西以來，水師扼剿屢勝，賊不得逞。乃於吉安、瑞臨各處造戰船，製攻具，乘夏水漲盛時，齊舉以趨南昌。於瑞河口、臨河口、塘頭塍、生米司，皆為營壘。七月初一日，賊舟下犯。劉子濤以水師擊賊瑞河口，破之。湖北援

軍抵瑞州。初二日紮營西門外。初三日，拔瑞州之南城。公之遣軍迎援軍也。賊之大股擾犯省河西岸，屯壘於沙井。初四日，營官羊瀛、泰、胡應元、李大雄、滕加洪，帶勇五營渡河擊賊，破之。初五日，援軍攻瑞州未克。水師擊生米司賊壘，賊潰走。初九日，彭山配李新華拔營赴瑞州，瑞州城賊屢出撲營，援軍擊卻之。楚軍中以劉公騰、鴻謀勇最著，公所派彭山、羊瀛等帶軍勇四千人，委彭山配總理營務。又以訓導羅萱兼理各營營務。十五日，軍抵瑞州，與援師會合。公令羅萱與劉騰、鴻合併爲營，以聯合江楚兩軍之勢。聯七日，瑞州賊出撲營，江軍稍卻，劉騰、鴻承堯擊破之。公第國華以暑月行師，得病甚劇，倅小舟至南昌，見公。公爲之悲喜，吳公坤修借至南昌，迎餉還瑞州。公與文俊、公壽撥銀五千兩，以犒援軍。公弟國華留省養病，旬日漸愈。二十七日，瑞州賊出撲營，楚軍、江軍合擊破之。彭公玉麟以水師擊賊於南康，破走之。劉子潯水師擊臨河口賊船，破之。二十八日，水師攻臨河口賊壘，悉平之。饒州之復都司畢金科戰功最著，潘司著齡揭參畢金科，公與文俊、公商調藩司回省，履任委畢金科駐軍饒州防剿。楚軍既至瑞州，新昌上高，仍爲賊陷。吳坤修率勇收復二邑，回剿奉新，爲援軍之游兵。是月有邊錢會匪起於吉安、建昌之界，勾結粵匪游勇有衆千數百人，竄陷廣昌、南豐、新城、瀘溪、復甯、貴溪縣境。建昌府官軍分途援剿，賊勢聽忽不可遏。八月初一日，賊大股援瑞州，城賊亦出撲營，官軍迎擊破之。初四日，瑞州

軍擊賊壘，破之，賊潰走。楚軍、江軍立營始固。初七日，馳摺奏湖北援師進攻瑞州府城，江省派兵四千前往會合，屢獲勝仗。江楚之路漸通，全局轉機胥係乎此。奏保知縣劉騰、鴻謀勇爲全軍之冠，參將普承堯、同知吳坤修戰功卓著，請將該員等分別保獎。會國華係臣胞弟，未敢仰邀獎敘。又奏劉子潯水師在瑞河口臨河口勝仗，彭玉麟水師在南康勝仗，隨摺奏保劉子潯、賞、戴、花、翎。又奏攻剿撫州勝仗一摺，附片奏請救山西、陝西兩省每月各籌銀三萬兩，撥解至江西、瑞州等處，專供兩湖援師之用。又奏虎、字、營、哨、長、周、萬、私、逃、回、籍，請救湖南、撫臣嚴擊正法。又奏遵奉諭旨，咨催廣東提督崑壽赴江南大營，并奏稱「江西賊勢浩大，黨類衆多，刻下兵力不爲不厚，禦戰不爲不苦，迄未能克復要郡，挽回全局。臣惟當壹意鎮靜，化大爲小，以安軍民之心。」又具摺奏報「贛州府城解嚴，并防守剿辦情形，實爲江省大局轉旋之一端。」又奏查明吉安府陣亡及殉難文武員弁，請從優議卹。又附報瑞州勝仗一片。建昌城外官軍設糧臺於新城，縣會匪竄陷新城，外試率領兵勇援剿，在建昌者，唯存福建援軍。賊出犯營，闖軍擊卻之。江西練勇曰廣義營者，督員石景芬等領之。由廣信赴貴溪，迎剿會匪失利，匪徒大熾，由弋陽竄陷河口、鎮、鉛、山、縣，撲廣信府城，吏民驚走，城爲之空。署知府沈公葆、植、登、陣、固、守，飛函請援於浙江。總兵饒公廷選方駐防玉山，率浙兵二千赴援。十五日，浙軍擊賊於廣信城外，破之，賊潰走入徽州境，廣信以平。

瑞州援賊既退，城賊猶時出犯，官軍皆擊卻之。吳坤修軍破賊於  
奉新，分軍收復靖安、安義二縣。公弟國華病瘵，仍回瑞州營。  
公弟國荃在長沙招募勇千五百人，關鳳山既抵長沙，募勇  
千七百人，黃公冕、夏公廷減督領以行。由南路直趨吉安，是爲楚  
軍援江之第三支。（黃公冕時奉旨放吉安府知府。）三十日  
馳奏，官軍攻圍瑞州，屢獲大勝，分軍出剿奉新，收復安靖、義二  
縣，隨摺奏保營務處彭山、肥、羅、董、請領萬泰、滕加洪、詹榮、黃純  
珍、黃在玉、七員陣亡千總黃兆麟、請帥。又具摺奏報邊錢會匪竄  
陷各屬，圍攻廣信府城，浙兵援剿解圍。奏稱近年以來江西連陷  
數十郡縣，皆因守土者先懷去志。惟沈葆楨守廣信，獨能伸明大  
義，裨益全局。參將榮壽，知縣楊昇，千總胡再陞，協同堅守，請分別  
保獎。其在新城殉難之官紳楊堉、諸葛槐、馬長葛、吳毓濬、周光裕、  
陳德亮、陳濟之、何彥琦、八員名，均請中卹。何栻之妻薛氏及其女  
三人、僕婢八人，全家盡節，請旨旌表。仍請分別建祠立坊，以慰忠  
魂。又奏閩兵援剿建昌府前後獲勝情形，陣亡兵弁會瑞英、請卹。  
附片奏閩軍都司王亮在建昌軍營病故，請照陣亡例議卹。又片  
奏請飭湖南撫臣籌撥硝磺火藥十萬斤，迅解來江，以資攻剿。又  
片奏臣營發審委員李沛蒼係何桂珍其營差遣之員，因案革職，  
交部治罪。現在營中實爲得力，懇恩免其治罪，留營當差，仍飭確  
具親供，咨皖定結。奉上諭：『李沛蒼著准其免罪，仍留江西軍營。  
交會國藩差遣。』欽此。九月初三日，公至瑞州勞師，巡視營壘。

劉公騰鴻治軍嚴整，公深嘉獎之。李元度等軍圍攻撫州數月，  
大小五十餘戰，雖屢攻未克，而江西東路十餘州縣，賴以屏蔽無  
患。廣信饒州通蘇杭之道，許灣河口商販所集，餉需器械，賴以接  
濟。公飭誠平江各營，壹意堅守，且令其退紮十里之外，勿事進攻。  
李元度志在克城，未能從也。是月初二日，分軍攻剿近縣。初四日  
收復宜黃縣，初九日收復崇仁縣。撫州之賊，乃自城出撲營，復有  
援賊擾犯東鄉，至撫州。十七日大營爲賊撲陷，林公源恩等陣亡。  
李元度力戰突圍，以走崇仁。賊勢愈張，南昌戒嚴。廣信建昌皆震。  
二十日，公由瑞州營還至南昌，咨留浙軍饒廷選駐防廣信，調李  
元度收集潰勇扼守貴溪，以保河口。調吳坤修率勇赴廣信，吳坤  
修爲奉新紳民所留，未果往。二十七日，瑞州軍分剿南路賊。二  
十八日，賊出撲營，擊破之。連日與賊戰皆破之。上高縣再陷，知  
縣傅自銘陣亡。十月初四日，瑞州分軍收復上高縣。初十日，軍  
回瑞州，遇賊擊破之。十一日，奏瑞瑞州勝仗，收復上高一摺，陣  
亡知縣傅自銘，守備詹榮清，請卹。又奏撫州一軍被賊撲陷一摺，  
李元度調度失宜，請以知縣降補，殉難同知林源恩，請賞加道銜。  
照道員例議卹。營官唐得勝、耿光宣，委員周尙桂，均請從優議卹。  
附片奏，請旨飭浙江撫臣咨行總兵饒廷選，率得勝之師，仍駐廣  
信府城。臣等札飭李元度駐紮貴溪，則河口商民可以復業。饒廷  
選一軍仍可策應四路，於浙江兵力無損，於江西餉需有益。又片  
奏，新授吉安府知府黃冕，與前任湖北藩司夏廷樾，在湖南勸捐



募勇規復吉安。已革副將周鳳山懷梯樹擗敗之恥，亦欲另募勁勇，力掃寇氛。兩軍合併，兵力較厚。臣等即飭徑搗吉安，取上游建甌之勢，請飭領部照二千張發交黃冕夏廷樾勸辦捐輸，專濟此軍之用。歸臣處糧台報銷。又片奏江西捐輸請照湖南章程，以制錢千六百文抵銀一兩，俾捐生踴躍樂輸，實於軍餉有濟。瑞州軍攻城未克，賊之出入接濟者，屢被各營截擊，仍不能絕。劉公諱鴻等督率弁勇夫役，毀瑞州之南城，築新壘二座，以勁兵五千人堅守。分調各軍分途雕剿，以扼截賊。援江西兵勇，福建援軍皆潰。二十五日大營失陷，閩軍副將陳上國等死之。張從龍領閩兵退回杉關。新淦縣復陷於賊，劉于濤以水師再克之。是月奏上諭：『會國藩文俊自八月奏報瑞州建昌勝仗之後，已及月餘，未見續報。前聞賊匪多回至金陵，而江西失陷各郡尚無一處克復。據江浙各省奏報，皆言金陵內亂，恐石逆不得志於皖楚，勢必竄入江西。該逆於諸賊之中，最爲凶悍，若令回竄江西，占據數郡，煽惑莠民，其勢愈難收拾。著會國藩等乘此賊心渙散之時，趕緊克復數城，使該逆退無所歸，自不難窮蹙就擒。若徒事遷延，勞師糜餉，日久無功，朕卽不遑加該侍郎等以貽誤之罪，該侍郎等何顏對江西士民耶？又聞石達開與韋逆不睦，頗有投誠之意，倘向會國藩處乞降，應如何處置之法，亦當預爲籌畫。經權互用，以收實效。現在仍將失陷各城先圖攻克，使該逆無所憑藉，不敢退至江西。』

是爲至要！欽此。十一月初一日，劉公長佑、蘭公啓江等力攻袁州克之。十三日，公弟國荃、周鳳山、會克安、福縣城，進攻吉安。十七日，馳奏瑞州一軍屢次勝仗，現在新修南北兩城，併力堅守，以爲西路官軍根本，以通江楚要路。并奏擬吳坤修一軍在奉新勝仗，陣亡將弁王吉昌、請卹。又具摺奏贛州南安一路匪勢蔓延，兵勇戰守漸形疲乏，贛南距省城千里，而遙路途多梗，實有鞭長莫及之勢。仍請添調粵兵來江會剿。又奏建昌官軍挫敗，營壘被陷，閩兵退回本境。一摺陣亡將陳上國與其殉難員弁蘇廷美、伍連青、呂文煊，丁開第、請卹。又奏報湖南援軍克復袁州一摺，又具摺覆陳江西近日軍情，奏稱：『石逆若歸命投誠，當令其獻城爲質，乃爲可信。不敢貪招撫之虛名，弛防剿之實務。刻下瑞州、奉新剿辦，尙爲得手。周鳳山、吉安之師，差稱勁旅。袁州新復西路，大有振興之機。水師則彭玉麟、劉于濤均甚得力。惟撫建屢挫，東路空虛，惟當嚴飭諸將，克復數城，以副聖主拯民水火之意。』奉硃批：『爾等主見甚屬允妥，剿撫固應並用，尤重先剿後撫，可隨時審其機宜，好爲之。』欽此。先是湖南巡撫駱公秉章奏稱：侍郎會國藩、招募鄉勇，屢著戰功，請加湘鄉縣文武學額。『江西巡撫文俊、公奏保：『會國華以同知選用。』均奉旨允准。公於是日具二摺恭謝天恩。又奏保饒州豐城等前後六案出力員弁，寬單請獎一摺。陣亡員弁汪煥文、趙德溶、黃邦治、請卹，附片奏彭澤、鄱陽、鄱湖、口、鄱陽四縣久陷賊中，其間頗有忠義之士，抗節不屈，辦團

殺賊，忠憤激發，不避艱險。請將該四縣出力紳董開單保獎。袁州克後，賊竄樟樹鎮聚黨日盛。劉于濤以水師攻戰，連日擊破之。畢金科駐防鶴州數月，破賊於泥灣，又破賊於陶溪，賊又破賊於線洲，鄱陽境內肅清。賊之初起，以龜忽見長，及去年，再陷武漢，竄擾江西各府州縣，則堅壘浚濠，以困官軍。兵勇仰攻，累月不下。官文公胡公林翼之師攻武漢兩城，疊奉嚴督，促李公續寶、楊公載福、擊各路援賊，截除幾盡。惟兩城未下，江西促府惟南康賊衆不多，餘城則皆以悍賊數千守之。公在軍，終日凝然，奏牘書札躬親經理，不假手於人。益治書史，不廢吟誦。嘗謂軍事變幻無常，每當危疑震撼之際，愈當激心定慮，不可發之太驟。蓋其數年所得力者在此，所以能從容補救轉危爲安也。二十二日，湖北官軍水陸大舉克復武昌，漢陽兩城，乘勝東下。江甯將軍都興阿、公總統馬隊，李公續寶總統步軍，楊公載福總統水軍，水陸並進，沿江賊黨望風瓦解。二十四日，克武昌縣。二十五日，克黃州府。遂連克興國、大冶、蘄州、蕪水四城。李孟羣、王國才、石清吉等以兵勇從將軍都公。十二月，克廣濟、黃梅。水軍直抵九江，焚奪賊舟淨盡。江面肅清，合力以攻九江。李公續寶一軍八千人屯九江城外。楊公載福率戰艦四百號，泊江兩岸。都公馬隊益以副將鮑超之步軍三千六百人扼小池口，兵威鼎盛。公由南昌至吳城鎮，巡視水師。十八日，馳至九江，迎勞諸軍。二十三日，馳奏湖南援師周鳳山、第克安、福縣一摺。鶴州防軍畢金科等屢次勝仗，鄱陽縣境肅

清一摺。江西水師劉于濤再克新淦，在樟樹鎮疊次勝仗一摺。隨摺奏保劉于濤、蔡康業二員，又奏保瑞州援軍出力員弁，開單請獎一摺。陣亡將弁潘河清、李經元、周長源、唐梅洪、李上海、彭益勝、姚長青、劉家全、吳秀山、向秀武、請卹。附片奏，臣馳赴九江，迎勞水陸各軍，見其軍威嚴肅，士氣撲誠，實爲不可多得之勁旅。請旨飭催山西、陝西將領每月協報之餉，解交湖北撫臣胡林翼經收，專濟九江大軍之用。其江西分駐各府兵勇，再請救廣東督撫每月籌撥銀四萬兩，解交湖南撫臣陸乘章，轉解江西各營。夏間奉旨飭查鄧仁荃被參各款，是日具摺覆奏，請將臬司鄧仁荃交部嚴加議處。并陳明鄧輔輪帶勇原委。自公入南昌以來，軍勇章奏與文倭公會，銜均推公主稿。二十八日，公旋至南昌。是時楚軍在江西東路者，李元度、黃溪一軍，畢金科、鶴州一軍，勢稍單弱，裁足自守。西路軍勢大振，瑞昌、德安、武甯、建昌、新喻、永甯六縣城先後收復。劉公長佑、蕭公啓江等進軍臨江府。南昌、袁州兩郡全境肅清。九江、南康、瑞臨、臨安各屬邑，收復過半。賊勢益衰。湖北崇通一帶，疊經官軍剿克，仍爲賊蹤據擾。王公龔、募勇一軍，曰老湘營，既剿平湖南南路各匪，巡撫駱公調令赴鄂，進勦通城、崇陽、通山、咸甯等縣，皆破平之。是年三月，揚州復陷，托明阿、陳金綬、雷以誠均革職。欽差大臣都統德興阿接統江北北大營，翁同龢幫辦軍務，收復揚州。賊陷甯國府、城皖南，大擾浙江戒嚴。鄧紹良率兵撫之。四月，江蘇巡撫勇烈公吉爾杭阿陣亡。道員劉剛憲公存

厚副都統勇節公綏閣亦戰死。五月，江南大營失陷，向榮、張國樞、退走丹陽。六月，賊攻丹陽，張公國樞擊破之。七月，向忠武公榮卒於丹陽。八月，金陵賊內亂，賊酋楊秀清、韋昌輝皆斃。石達開竄安慶。和春奉旨授欽差大臣，由皖北渡江，接統江南大營。

### 卷五

丁巳，咸豐七年，公四十七歲。

正月，公在南昌初五日，吳公坤修克奉新縣城。畢剛毅、金科由饒州率軍剿賊於景德鎮，遇伏陣亡。十七日，奏報吳坤修一軍疊獲勝仗，克奉新縣城，隨摺奏保吳坤修，請以道員用。並保杜霖、孔廣晉二員陣亡，勇弁陳有才、余瑞林，請卹。又奏報江西官軍克建昌武寧二縣，湖北援軍收復瑞昌德安。湖南軍收復新喻、永甯等縣城。附片奏九江南北兩岸水陸至二萬餘人之多，臣即日擬由瑞州前往九江，料理聯絡。惟現患目疾，請賞假一月，即在軍營調理。是日拜摺後，出至奉新，督帶吳坤修一軍赴瑞州，扼紮府城東面，始合長圍，掘塹周三十里，以斷賊之接濟。西安將軍福興奉旨領兵千人，由浙江赴江西會剿。於是月抵南昌。二月初四日，公由瑞州回至南昌，會商軍務。初九日，仍還瑞州營。竹亭公以初四日薨於里，十一日，計至瑞州，公大慟，仆地欲絕。次日赴告南昌，及湘軍各營，設次成服。十六日，馳摺奏報丁憂開缺。

奏稱：「微臣服官以來，廿餘年，未得一日侍養親闈。前此母喪未周，墨經襄事。今茲父喪未視含殮，而軍營數載，又功寡而過多。在國爲一毫無補之人，在家有百身莫贖之罪。瑞州去臣家不過十日程途，即日奔喪回籍。查臣經手事件，以水師爲一大端。提督楊載福、道員彭玉麟、外江內湖所統戰船五百餘號，餉位至二千餘尊之多。此非臣一人所能爲力，合數省之物力，各督撫之經營，楊載福等數年之戰功，乃克成此一枝水軍。請旨特派楊載福、總統外江內湖水師事務，彭玉麟協理水師事務。該二人必能了肅清江面之局，並請飭湖北撫臣江西撫臣，聞月籌銀五萬，解交水營，以免飢潰。仍懇天恩，准臣在籍守制，稍盡人子之心，合家感戴皇仁，實無既極。抑或賞假數月，仍赴軍營效力之處，聽候諭旨遵行。江西巡撫文俊公派委督糧道李桓至瑞州營，李公續賓之弟續宜自九江馳赴瑞州，唁公。廿一日，公與公弟國華自營啓行。廿九日，抵里門。越數日，公弟國峯自吉安營奔喪回籍。湖南巡撫駱公秉章奏報公丁父憂一摺，奉旨：「該侍郎現在江西督師軍務，正當喫緊，古人墨經從戎，原可奪情，不令回籍，惟念該侍郎素性拘謹，前因母喪未終，授以官職，具摺力辭。今丁父憂，若不令其奔喪回籍，非所以遂其孝思。會國蕃著賞假三箇月，回籍治喪，并賞銀四百兩，由湖南藩庫給發，俾經理喪事。俟假滿後，再赴江西督辦軍務，以示體恤。」欽此。三十日，具呈駱公，請代奏報奔喪到籍日期。三月初一日，奉上諭：「曾國藩奏丁憂回

籍，請派員督辦軍務一摺。業經降旨，賞假三箇月，回籍治喪。所有會國藩前帶水師兵勇，著派提督銜湖北郎陽鎮總兵楊載福，就近統帶。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協同調度。所需兵餉，並著官文胡林翼、文俊、源源接濟，毋使缺乏。該侍郎假滿後，著仍遵前旨，即赴江西督辦軍務，以資統率。欽此。安徽官軍潰於桐城，皖北之賊大熾。官文公檄調李孟羣督軍援皖。二十六日，公具呈駱公請代奏謝恩賞假并銀兩。四月，賊酋陳玉成由安徽糾黨犯鄂，境蕪黃以北各州縣城皆擾陷。李公續宣由瑞州分軍回鄂，以擊賊。江西吉安臨江瑞州等府城久攻未克，賊酋石達開率賊黨往來江楚境，爲城賊之援。駱公乘章檄調王鑫老湘營三千人赴江西，爲雕勦游擊之師。五月，石逆大股援吉安，王公鑫馳往奮擊，大破之。二十二日，公以假期將滿，具摺奏瀝陳下情，懇請終制。『臣在京十四年，在軍五年，祖父父母先後見背，生前未伸一日之養，沒後又不克守三年之制，寸心愧負，實爲難安。臣恭閱邸鈔，大學士賈楨丁憂，皇上賞假六箇月，旋因賈楨奏請終制，奉旨允其所請。臣葬事未畢，懇照賈楨之例，在籍終制。閏五月奉上諭：『會國藩奏瀝情懇請終制一摺，會國藩在江西軍營，聞丁父憂，前經降旨賞假三箇月，回籍治喪。俟假滿時，再赴江西辦農軍務，以示體恤。茲據該侍郎奏稱：『假期將滿，葬事未畢，續准在籍終制。』會國藩本以母憂守制在籍，奉諭幫辦團練，當賊氛肆擾，皖鄂卽能統帶湖南船勇，屢經從戎。數載以來，戰功懋著，忠誠耿耿，

朝野皆知。伊父會麟書，因聞水師偶挫，又令伊子會國華帶勇遠來援應，尤屬一門忠義，朕心實深嘉尚。今該侍郎以假期將滿，陳請終制，並援上年賈楨奏請終制蒙允之例，覽其情詞懇切，原屬人子不得已之苦心。惟現在江西軍務未竣，該侍郎所帶楚勇，素聽指揮，當茲勦賊喫緊，亟應假滿回營，力圖報效。會國藩身膺督兵重任，更非賈楨可比。著仍遵前旨，假滿後即赴江西督辦軍務，並署理兵部侍郎，以資統率。俟九江克復，江面肅清，朕必賞假令其回籍營葬，俾得忠孝兩全，毫無餘憾。該侍郎殫心事主，卽以善承伊父教忠報國之誠，當爲天下後世所共諒也。欽此。初三日，奉竹亭公葬於湘鄉廿四都周壁衝山內，丙山壬向爲塋。李元度軍駐黃溪，禦賊屢有功，專弁諸公函商軍事。公覆書謂：『江西軍務，刻不去懷。所以奏請終制者，實以奪情兩次，乃有百世莫改之誓。至其所自愧憾者，上無以報聖主優容器使之恩，下無以答諸君子患難相從之義。常念足下與雪芹皆有極不忘者，前年困守江西，賊氛環逼，雪芹之芒鞋徒步千里赴援，足下之力支東路，隱然巨鎮。鄙人自讀禮家居，回首往事，隱隱於辛，苦久從之將士，尤隱隱於足下與雪芹二人。』(雪芹，彭公玉麟字也。)王公鑫擊賊於寧都州，永豐縣城皆大破之。六月初六日，公具摺恭謝天恩，請開兵部侍郎署缺。又具摺瀝陳歷年辦事艱難竭蹶情形。『臣處一軍，概係募勇，雖能奏保官階，不能挑補實缺。將領之在軍中，權位不足以相轄，大小不足以相維。臣居兵部堂官之

位，而事權反不如提鎮。此其一端也。籌餉之事，如地丁、漕折、勸捐、抽釐，均須經地方官之手。臣職在軍旅，與督撫勢分主客，難以呼應靈通。此又一端也。臣辦團練之始，仿照通例，刻木質關防，文曰：「欽命幫辦團防查匪事務，前任禮部右侍郎之關防。」四年八月，剿賊出境，湖南巡撫咨送木印一顆，文曰：「欽命辦理軍務前任禮部侍郎關防。」五年正月，換刻，文曰：「欽差兵部右侍郎銜前任禮部侍郎關防。」秋間又換刻，文曰：「欽差兵部右侍郎之關防。」臣前後所奉咨諭，援鄂、援皖，籌備船廠，肅清江面，外間皆未明奉諭旨，時有譏議。關防更換既多，往往疑爲僞造。如李成謀已保至參將，周鳳山已保至副將，出臣印札以示地方官，而不見信。反被詰責，甚至捐生領匾，實收，每爲州縣猜疑。號令所出，難以取信，此又一端也。三者其端甚微，關繫甚大。臣處客寄虛懸之位，又無圓通濟變之才，恐終不免貽誤大局。目下江西軍勢無意外之虞，無所容其規避。若果賊氛逼迫，當專摺馳奏，請赴軍營，不敢避難。若猶是平安之狀，則由將軍福興、巡撫耆齡兩臣會辦事權較專，提挈較捷。臣在籍守制，多數月，盡數月之心，多一年、一年之心。疏入奉上諭：「會國藩以督兵大員，正當江西喫緊之際，原不應遽請息肩。惟據一再陳請，情詞懇切，朕素知該侍郎並非畏難苟安之人，著照所請，准其先開兵部侍郎之缺，暫行在籍守制。江西如有緩急，即行前赴軍營，以資督率。此外各路軍營，設有需才之處，經朕特旨派出，該侍郎不得再行濫請，致辜委任。」欽

此！王公被賊於廣昌，又破賊於樂安，賊回竄吉安，周鳳山等軍敗潰。胡公林翼督軍於黃州，擊賊，連破之。王剛介、公國才陣亡於黃梅。七月，楚軍攻克瑞州府城，劉武烈、公騰陣亡。著歸公微調普承堯等移師會攻臨江府。八月初四日，王壯武、公彝卒於樂安營，次其老湘營。一軍以張運劇、王開化分領之。十四日，奉上諭：「昨據給事中李鶴年奏：『會國藩自丁憂後，疊蒙賜金給假，優獎慰留。此後墨經從戎，宜爲天下所共諒。豈容以終制爲守經，再三瀆請，請飭仍赴江西，及時圖報。』等語。軍務奪情，原屬不得已之舉，朕非必欲該侍郎卽入仕途，然如該給事中所奏，亦可見修孝作忠，經權並用。公論自在人心。現在江西軍務有楊載福統帶，雖無須會國藩前往，而湖南本籍逼近，黔粵賊氛未息，團練籌防，均關緊要。該侍郎負一鄉重望，自當極力圖維。急思報稱。所有李鶴年原摺著鈔給閱看。」欽此。李公續宜引軍渡江，至黃州，會鄂軍克蘄水、廣濟、黃梅，擊小池口賊壘，破平之。湖北全境肅清。胡公林翼至小池口，督諸軍合攻九江。九月初八日，官軍水陸齊舉，克湖口縣城，攻破梅家洲賊壘，內湖外江水師始合。初九日，公具摺覆奏：「臣兩奉諭旨，現在江西軍務辦理得手，自可無庸前往。湖南目下全省肅清，臣仍當暫行守制。如果賊氛不靖，應須團練籌防之處，屆時商之撫臣，奏明辦理。臣自到籍以來，日夕惶悚，欲守制則無以報九重之鴻恩，欲奪情則無以謝萬世之清議。惟盼各路軍事日有起色，卽微臣斗心亦得以稍

安。』附片奏稱：『此後不輕具勝奏事，前在江西經手未完事件，擬函致江西撫臣耆齡請其代奏。』疏入，奉硃批：『江西軍務漸有起色，卽整南亦就肅清，汝可暫守禮廬，仍應候旨。』大臣出處，以圖事爲重，扈忠卽爲全孝，所謂懼清議之警，猶覺過於拘執也。』欽此。十三日，楊公載福督水師破小姑山賊卡。二十一日，克彭澤縣，拔其僞城，乘勝而下，連克望江、東流，直抵安慶城外，進克銅陵縣，又拔其僞城二座，逐北千里，遂與定海鎮之紅單船相接。紅單船見楚師旗幟大驚，以爲神。楊公分銀米火藥以餉下游船兵，皆大感服。仍率水師回汨湖口。自公在衡州創立舟師，苦戰四載，至是克奏奇功，肅清江面之勢成矣。胡公林翼以水一軍本自公建立，楊公載福、彭公玉麟皆經公識拔於風塵之中，所統將弁皆公舊部，遂於二十四日在九江營次馳奏，起復水師統將以一事權一疏。奉上諭：『曾國藩丁憂後，奏派楊載福統內湖外江水師，彭玉麟協同辦理，業經明降諭旨，允其所請，朕因該侍郎懇請終制，情詞懇切，且江西軍務漸有起色，是以令其暫守禮廬。』等因。欽此。湘軍之攻吉安也，公弟國荃所部湘勇曰吉字營，夏開周鳳山之敗，公弟國荃方在籍，而吉字營獨全軍而退保，守安福。於是江西巡撫耆齡公奏請起復曾國荃治軍吉安，旋令總統吉安各軍，公居禮廬，懷念江西援軍，連失劉騰鴻、王鑫二勁將，於國荃之行也，反覆訓誡，以和輯營伍，聯絡官紳，與夫攻戰之法，至數千言，并令辭總統之任。十月，公弟國荃抵安福，約會各軍并集。

吉安城下。十一月，石達開糾賊黨由皖入江，犯湖口。李公縉宜擊破之，賊由贛撫疾趨吉安，官軍合力迎擊，破賊於吉水縣之三曲灘，城圍遂合。十二月初八日，楚軍克臨江府城，劉公長佑因病回籍，其所部勇併歸蕭公啓江總統，而之劉公坤一分領之，進攻撫州。張公運蘭等進軍建昌府。於時江西西路僅吉安九江兩城未復而已。公治軍五載，糧臺無定處，經涉三省，頭緒繁多，公於讀禮之次，酌擬報銷大概規模，於是月具摺咨江西巡撫附奏。奏稱：『臣處一軍，未經委派大員綜理糧台，亦無專司之員，始終其事，越境勦賊，用銀漸多。歷時既久，散漫難清。擬將水陸各軍分爲數大款，在臣處領餉之月日截清起訖，歸臣處報銷。至若經手人員，如同知陶壽玉、知府李瀚章、道員裕麟、廣雲、官禮部員外郎胡大任、甘晉等，經臣前後派委分處江楚各省，俟江西軍務將畢，卽飭該員等爲臣辦理報銷事件，造冊送部。如有款目不符，著賠追繳之處，皆臣一身承認，不與該員等相干。請旨飭部核議施行。』附奏報鄧輔輪捐造戰船請敘一片，請注銷李新華捐案一片。

是歲安徽之賊，與河南之捻匪相結，黨衆熾盛。安徽巡撫福濟罷職，以李孟羣署理巡撫。欽差大臣都統勝保與副都御史袁甲三均駐皖豫之交，督辦軍務。又以翁同書爲安徽巡撫。十一月，德興、阿公克瓜洲，張公國樑克鎮江府。

戊午，咸豐八年，公四十八歲。正月，公在里第宅，將謀遷葬。公過羅忠節公家，劉武烈

公家，置其老親，撫其孤子。又至劉公荅家小住二日，暢談忘倦。江西巡撫耆齡公奏委公弟國華總理吉安攻勦事務。二月，行小祥禮。公弟國華除服。公與弟國華議立家廟祀會祖以下，置祭由四十六畝。廟中皮藏御賜衣物若干事，誥命十一軸。祖考遺念衣履，凡硯、宗器、祭器若干件，書籍數千卷，分條記注於簿。公之爲學，雅重禮典。國朝尙書徐公乾學讀禮通考，秦文恭公惠田更爲五禮通考，二書皆公素所服膺。自上年奉諱家居以來，日取二書，昕夕研校，讀之數反。凡几筵奠祭，必參攷古今，衷於至是而後已。三月，公弟國華出從軍於九江，李公續賓留之軍中，遇事諮之。戶部議覆東征一軍，水陸各營報銷規模，如公前疏中所擬奉旨依議。公初行軍，糧台設於水次，總屬於內銀錢所。公之回里也，彭公玉麟兼綜理之。公致書胡公林翼，商立報銷局，又致書彭公玉麟，籌撥卹銀數千兩，給內湖外江水師殉難員弁及陸軍軍平江營殉難員弁之家。如褚汝航、夏變林、源恩、唐得階、白人、虎、伍、宏、鑑六人，尤公所加意。又如畢金科之在饒州力戰死綏，李元度之駐貴溪，堅忍扼守，屢捍巨股，均以公不在軍中，賞與卹爲之缺然。公恆自謂負之。李元度軍駐貴溪兩年，賊酋石達開由江西竄入浙江之境，連陷城邑。胡公林翼奏保李元度請旨飭令率所部平江勇前赴浙江，扼要扼守，以遏賊鋒。并由鄂省籌銀一萬兩，以資之，從公所請也。四月初七日，水陸兩軍合攻九江府城，克之，屠戮無遺。二十日，肅公啓江劉公坤一等克復撫州府城。二

十四日，張公運蘭、王公開化等克復建昌府城。賊悉竄入浙江境，將軍福興駐軍廣信，奉旨切責，以總兵周天受督辦浙江防剿事宜。尋詔和春兼督江浙軍務。李公續賓補授浙江布政使。既克潯城，軍威大振。浙人官都中者，奏請其移軍援浙。浙中官紳爭催其督師赴任。適逆酋陳玉成竄擾皖鄂之交，城邑多陷，勢力大熾。李公續賓率師回援。五月，擊敗於黃安麻城，克之。楚境以清，官文公、胡公林翼會奏統籌東征大局，先剿皖北，次及皖南，節節掃蕩。請以陸路軍事專屬之李續賓，奉旨獎嘉。尋復奉旨：「李續賓加巡撫銜，軍入皖境，後得專摺奏事。而調湘軍之在江西東路者，悉移師以援浙。」五月二十一日，奉上諭：「前因江西賊匪竄入浙江，恐周天受資望較淺，未能統率衆軍復諭和春前往督辦。茲據和春奏現在患病未痊，刻難就道。東南大局攸關，必須聲威素著之大員督率各軍，方能措置裕如。會國藩開缺回籍，計將服闋，現在江西，撫建均經克復，止餘吉安一府有會國荃、劉騰鶴等兵勇足數剿辦。前諭耆齡飭令肅啓江、張運蘭、王開化等馳援浙江。該員等皆係會國藩舊部，所帶勇丁，得會國藩調遣，可期得力。本日已明降諭旨，令會國藩馳驛前往浙江，辦理軍務。著駱秉章即傳旨，令該侍郎迅赴江西，督率蕭啓江等星馳赴援浙境，與周天受等各軍力圖掃蕩。該侍郎前此墨綬從戎，不辭勞瘁，朕所深悉。現當浙省軍務喫緊之時，諒能仰體朕意，毋負委任。何日足程，并著迅速奏聞，以慰廑念。」欽此。二十五日，駱公秉章具疏奏稱：

「現在援江各軍將領，均前侍郎會國藩所深知之人，非其同鄉，即其舊部。若令其統帶赴浙，則將士一心，於大局必有所濟。且江浙本屬澤國，利用舟師。楊載福、彭玉麟兩軍皆係會國藩舊部。會國藩統陸師赴浙，或從常山更造戰船順流而下，或派船由長江入太湖，沂流而上。江南大軍既免後顧之虞，援浙陸軍亦得戈船之助。其勇餉一項，擬由湖南每月籌解餉銀二萬兩，請飭下湖北撫臣胡林翼每月籌解銀二萬兩，專供會國藩軍之用。」六月奉上諭：「駱秉章奏分撥楚軍援浙，并請飭會國藩統率前往，與前降諭旨適相符合。每月籌解銀二萬兩，作為援浙勇餉，實能統籌大局，不分畛域，著即照辦。該侍郎兵力既精，餉需又足，必當迅奏膚功也。」欽此。初三日接奉諭旨，初七日公治裝由家啓行。初九日過湘鄉縣城。十二日抵長沙，與駱公秉章、左公宗棠會商軍事。刻木質關防，其文曰：「欽命辦理浙江軍務，前任兵部侍郎關防。」具札調派蕭啓江、張運蘭、王開化等湘軍由江西撫建一路，拔營進駐鉛山縣之河口鎮。公擬由水路東下，過九江登陸，會軍於河口。督師以赴浙。駱公派委主簿吳國佐管帶練勇千二百人，隸公麾下。公札令由陸路先赴江西。十七日具摺恭報起程日期，並陳明進兵援浙之道。奉硃批：「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徵關心大局，忠勇可尚。俟抵營後，迅將如何布置進剿機宜，由驛馳奏可也。」欽此。是日又會奏蕭啓江請假兩月回籍一片。十九日由長沙登舟。二十四日行抵武昌，與胡公林翼會商進兵之路。

籌餉之數。大營轉運糧臺報銷各事。留署中旬日鄂省協餉二萬兩，亦奉旨允准飭撥。公素稱胡公才大心細，事無鉅細，虛衷商度。胡公亦悉心力代為之謀，談議每至夜分不息。七月初三日由武昌解纜。初四日泊巴河。公弟國華、李公續寶、續宜、彭公玉麟等先後謁見於巴河。籌商陸營統領營官哨長及隨營委員章程。兵勇行軍止營出隊之法。李公續寶派撥湘勇二營，以副將朱品隆、唐義訓領之。隸公麾下，以為親兵營。公與李公議改修湘鄉忠義祠。李公捐銀二千兩，公捐銀一千兩，以為之倡。十一日行抵九江府，致祭忠武公祠。楊公載福來見公。十二日舟次湖口。彭公玉麟修建水師昭忠祠於石鐘山，祀楚軍水師之死者。蕭公捷三以上弁動夫役等凡數千人。十五日公至昭忠祠致祭。海壇外江內湖水勇，為錢二千二百餘貫。札調朱品擢唐義訓率所部勇先行赴河口鎮。公之初出也，以肅清江面為期。公自駐水營，設糧台於水次。至是楚皖江面以漸廓清，下游雖有賊，勢不得復逞。賊酋石達開由江西竄擾閩邊界，所陷郡縣不復踞守。漸成流寇之勢。公督師援浙，舍舟而登陸。治兵轉輸，均改前規。設立報銷總局於湖口。札調李瀚章來江總理報銷局，清釐東征水陸各畢餉糧收發之數，分款核銷。設陸路隨營糧台，派委喻吉三、彭山、帶勇數百以護之。武昌、九江、貴溪皆設轉運局。南昌省城設支應局。札委道員李元度知府王勳綜理營務處。札委陸營管理銀錢所軍械所發審所公牘案卷各員弁十有餘人。二十一日



舟抵南昌，與巡撫耆齡公會商軍餉，札撤前年江西省所較楚軍支應餉位子藥三局，以所餘硝磺火器之屬，歸於陸軍支領。撤遣李大統膝加洪兩營。其上年在江西差委員弁分別撤留。是時楚軍在江西者，張運蘭、蕭啓江所領兩軍，已集於河口鎮。合以朱品隆等軍，共萬餘人。其劉公長佑一軍，經江西巡撫派委由撫州移防杉關。李元度一軍，亦奏派由貴溪拔營援浙。賊既解浙，江西之圍，由處州竄入福建，分股由浦城竄出。二度關圍攻廣豐玉山二縣。廣信戒嚴。李元度力守二城，擊賊圍之。尋接公札，委辦營務處，以所部平江勇屬沈公葆楨權領之。二十四日，公由南昌解纜泊瑞洪江西水師道員劉干溥來見。途次奉上諭：『前因浙江軍務緊急，諭令會國藩赴浙剿辦。現在衢州業已解圍，處州府縣亦相繼克復，境內頗匪不難剋日肅清。惟閩省浦城崇安建陽松溪政和等處，賊勢蔓延，亟應趕緊剿辦。和春等現飭總兵周天培於浙浙兵勇內挑選精銳三千數百名，由龍泉一帶進剿。偽廷選帶漳州兵勇，亦馳往浦城。會國藩業已奏報起程，著即以授師之師，由江西鉛山直搗崇安，相機進剿。迅將閩省各匪一律掃除，毋少延誤。』欽此。又奉上諭：『總兵李定泰前令幫辦和春軍務。此時周天受等會剿實閩各匪，著歸總督會國藩調度。』欽此。又奉上諭：『署福建漳州鎮總兵周天受，著加恩賞還提督銜，即著馳往福建，與周天培、饒廷選、張騰蛟等分路進剿。俟前任侍郎會國藩到後，即歸會國藩調度。』欽此。是月胡公林翼丁母憂解任。

回籍。諭官文兼署巡撫事。八月初八日，公抵河口營。沈葆楨、李元度來見。札各營營官，支發勇糧，每日每名領銀一錢四分，夫糧每名一錢，畫一定制。楚軍在江西境內者，疊被鄉團截殺，多至數十百人。公出示曉諭各兵勇，嚴禁騷擾。又出示曉諭團練，禁毋得妄殺人委員，提各案證訊鞫得實，按法處辦。十二日，馳奏遵旨撥閩，擬即日由崇安進剿。并陳明現在賊情軍勢一摺。又奏報閩賊竄撲廣豐玉山兩縣，官軍力戰獲勝，兩城解圍。一摺。奏稱李元度自從軍以來，備嘗艱險，百折不回。臣丁憂回籍，該員以孤軍支拄東路，屢能以少勝衆。此次力保兩城，有裨大局，請賞加按察使銜，并給勇號。陣亡弁勇易金榜、李傳綸、龍茂發、張應龍、龔拱綸、李家純、黃查、七名，請卹。附片奏調游擊擊喻吉三隨營差遣。又奏此次由江入閩，應於廣信府城鉛山縣城設立糧台，轉運米糧軍火等件。已劄委駐防廣信之九江道沈葆楨兼理。臣軍糧臺，并委在藩道員雷維翰經理鉛山水陸轉運。又札調李元度帶所部平江勇一營，隨臣赴閩辦理營務處。餘勇併交沈葆楨接管，留防廣信。札調王勳來營會辦營務處。又會奏九江府城建立提督塔齊布祠，湖口建立水師昭忠祠。臣在這次經歷兩處，見其祠宇將次工竣，請救下地方官春秋致祭。又奏湘鄉縣城捐建忠義祠彙祀陣亡員弁勇丁一摺。附片奏湖南補用知府李瀚章，在臣軍糧台經手最久。該員現回廬州原籍，應令迅來湖口水營，辦理報銷。所請皆奉旨允之。公弟國荃督各營攻克吉安府城，江西全省肅

清。江西湖南巡撫會奏保曾國峇以知府遇缺卽選，并加道銜。賊由福建邵武分股竄出鐵牛關，劉公長佑擊賊失利，瀘溪金谿皆失守。賊竄陷安仁縣。十五日，公率軍移駐弋陽縣，調張運蘭回軍截剿。十九日，克復安仁縣。賊由萬年竄入饒州境屯，據景德鎮。公調吳國佐會剿安仁之賊。吳國佐追賊於萬年小樺，幫辦營官劉本傑陣亡。二十四日，馳奏閩賊竄入江西，官軍克復安仁一摺。隨摺奏保道員張運蘭，知府王文瑞二員。陣亡千總周玉田請卹。附片奏陣亡知縣劉本傑請卹。又片奏請旨敕四川督臣每月籌銀二萬兩由湖北轉解行營，又片奏同知胡兼善在營病故請卹。二十七日，公拔營赴雲際關。二十九日，行抵雙港。聞警駐營。閩中之賊分大股回竄新城縣，吉安餘匪竄陷崇仁宜黃兩縣。撫州建昌兩郡咸嚴，公調張運蘭一軍進剿新城。公改道南趨建昌。九月初二日，李元度請假回籍。劉公長佑擊賊於新城，大破之。賊退回閩境。崇仁宜黃股匪亦竄入閩境。初七日，公行抵金谿，聞新城大捷。初九日，抵建昌府駐軍城外。劉公長佑來見。公登麻姑山，周覽建昌形勢，高下遠近，攻守之途。浚濠堅壘，委弁勇嚴守壘門，每夜親巡查之。委員弁專司更鼓，晨昏漏刻，毋得參差。委員分巡營壘附近數里之地，嚴禁賭博及吸食鴉片之館。出示曉諭弁勇，嚴禁強索夫役，抑勒貨物。每日傳見哨長三人，察其材力能否，密爲記注。十三日，馳摺奏移師建昌商籌撫建各府防剿事宜，擬從杉關入閩剿賊。附片請給捐生紀以鳳等執照。

蕭公啓江假滿，還江西，抵建昌。大營，公調張運蘭一軍由杉關進剿蕭啓江一軍。由廣昌進剿，派吳國佐一軍爲後路策應。時閩中賊氛方熾，官紳兩贖迭至，催公赴援。而嶺路崎嶇難行，天雨不止，疾疫大作，不能速進。公弟國峇克吉安後，撤遣所部之勇回湘。所統湖南援軍各營亦先後遣回湖南境。自率所部勇千人從公於建昌。二十六日，抵大營。公留其勇爲親兵，謂之護衛軍。其營官哨長亦每日傳見數人，視其能者，獎拔之。公弟國峇留營十餘日，李公瀚章由廬州應調來營。公核定在營委員夫役等薪水口糧章程，查核火器大小，礮位拾鎗烏鎗等項，所食子藥多少，輕重之數，爲表以記之。十月十一日，公弟國峇回湘，公送之行，以課子讀書爲屬。十六日，具摺奏保玉山廣豐守城案內出力員弁，開單請獎。又馳奏調派官軍分道入閩，并陳現在辦理情形一摺。附片奏報疾疫盛行，從前所未見。張運蘭、蕭啓江、吳國佐等軍報病多者千數百人，少或數百人。臣亦不忍強催其進。劉長佑一軍積勞過深，患病尤衆。請移駐撫州調理。奉上諭：「會國峇奏辦理情形，朕亦不爲遙制。該侍郎惟當督飭將士相機剿辦，探知何處有賊，卽由何處進剿，以明迅殲醜類。至建昌等屬，疾疫流行，各營兵勇現多染病，著該侍郎妥爲拊循，俾得迅速調治，無誤軍行。」欽此。李忠武公續寶，公弟愨烈，公國華於巴河相見，別後，督軍入皖。八月，克太湖潛山。九月，克相城舒城。兵勢甚銳，時廬州復陷，賊屯聚三河鎮。李公續寶督軍攻三河賊壘。是月，賊酋陳玉成糾

合大股援賊，連營圍之，官軍全覆。李公赴敵陣亡，公弟國華及在軍員弁兵勇從殉難者六千人。湘軍精銳殲焉，舒城、桐城、後路之軍，相率潰退。楚皖之間，大震。都興、阿公由宿太進攻，安慶之師亦退屯鄂境。李公續宜撫定潰卒，屯於黃州。官文公奏請公移師援皖。奉寄諭：「以江西援閩之軍，疾疫方盛，難以跋涉長途。」詔起復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撫，督辦軍務，以援皖北。是月公編記江湖、皖閩，各省府州縣，所屬山川阨塞，逐日記注，以爲常課。出示曉諭，賊州縣流亡戶口，招集復業。十一月，公聞三河之警，悲慟填膺，減食數日。作母弟溫甫哀詞，專遣弁勇，開行入皖，北收覓骸骨。公核定大營，閱視操練之期，每月逢三日，閱步箭刀矛之屬。逢八日，閱馬箭火器之屬。其時江西鄉團，猶有截殺楚勇之案。公作愛民歌一篇，令軍中習誦之。張公運蘭，進軍福建，邵武府賊已悉數南竄，由汀州竄擾江西贛州，南安之境。蕭公啓江軍至石城縣，值勇爲匪，擾亂縣境。蕭公捕討平之。皖北軍覆後，賊之在景德鎮者，乘勢益張。江西之兵進，失利。公適蕭啓江勦江西南路之賊，調張運蘭回軍建昌，移勦景德鎮，與劉子潯水師會勦。二十六日，馳奏，分調官軍追勦閩省竄賊，移勦景德鎮股匪。一摺附片，奏蕭啓江軍過石城，討捕潮匪一案。又奏探明賊蹤，大略一片。胡公林翼營葬甫畢，馳至湖北，接受關防，進駐黃州，拊循士卒，人心稍安。劉公長佑因軍中多病，由撫州撤遣楚勇回籍。駱公秉章奏陳軍情緩急，請公由江援皖。奉上諭：「皖北賊勢

鳴張，楚省邊防喫緊，諒會國藩亦必有探報。此時閩省之賊已南趨漳泉，距江西漸遠，若照駱秉章所請，令該侍郎移師赴皖，而留蕭啓江所部四千餘人防守江西，亦未始非權衡緩急之計。惟會國藩所部各軍多染疾疫，前奏尙須休息。且景德鎮尙有大股逆匪，隨勦隨進，亦非計日可到。著會國藩豫爲籌度，如果閩省兵勇足資勦辦，而江西邊境防勦有人，自以赴援皖省，尤爲緊要。不獨贛州省城，可收南北夾攻之效，卽上竄湖北之路，亦可藉資堵扼。儻因汀州等處尙須兵力，一時不能移軍，或須俟景德鎮股匪殲除，再回楚北，亦著斟酌具奏。」欽此。十二月十一日，公具摺覆奏：「近日賊勢，以皖江南北兩岸爲最重。皖南大山縣互，自山以北，久爲粵匪出沒之區。自山以南，現惟婺源縣、景德鎮兩處有賊。皖北賊勢浩大，實倍甚於皖南。論大局之輕重，則宜併力江北，以圖清中原。論目前之緩急，則宜先攻景德鎮，保全湖口。臣已札張運蘭一軍，馳勦景德鎮。至福建之賊，爲數無多，其回竄江西者，已飭蕭啓江一軍迅速追勦。」奉硃批：「所擬尙屬妥協。」欽此。又附片奏，日疾請假一月，在營調理。李公鴻章來謁於建昌，因留察中。十五日，李元度假滿來營，王勳請假回籍。十七日，張公運蘭等軍至景德鎮，吳國佐遇賊軍敗，公批飭責之，令其撤營回湘。賊陷南安府城，蕭公啓江進軍攻之。張公運蘭擊賊於景德鎮，破之。是歲二月，和春公張公國樑、克林陵、復進攻金陵。詔授何桂清爲兩江總督。前江西巡撫張芾督辦皖南軍務，駐徽州。

七月，江南大營築長圍於金陵，以困賊。九月，德興阿軍大潰於浦口，賊復陷揚州府城，及儀徵、天長、六合等縣。溫壯勇公紹原死於六合。張公國樑引兵渡江，克揚州。十月，擒匪李兆受，以天長歸順。更名世忠。十二月，戴武烈公文英、鄧忠武公紹良勳賊於甯國府之黃池，濤並先後陣亡。

卷六

己未，咸豐九年，公四十九歲。

正月，公在建昌營中，奉諭旨通籌全局。十一日，公具摺奏稱：『數省軍務，安徽喫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計惟大江兩岸，各置重兵，水陸三路，鼓行東下。勦皖南，則可以分金陵之勢；勦皖北，則可以分贛州之勢。北岸須添足馬步軍三萬人，都興阿、李續宜、鮑超等任之；南岸須添足馬步軍二萬人，臣率張運蘭等任之。中流水師，舊餘人，楊載福、彭玉麟任之。至江西軍務，分南北兩路，臣當與撫臣耆齡分任之。粵賊勾結捻匪，近來常以馬隊衝鋒。擬調察哈爾馬三千匹，募馬勇數千，擇平曠之地，馳騁練習。臣願竭數月之力，訓練成熟，皖豫軍務可期大有起色。附片請救健銳營，內外火器營，選派精練弓馬，曾經戰陣之員，咨送來營，并奏調翰林院編修郭嵩燾、禮部主事李榕二員。又片奏江西南路防勦喫緊，暫難移師北行，請飭贛南鎮總兵饒廷選帶兵來江駐防南路，是

日又奏陳明李續賓死事甚烈，功績最多一摺。又奏陳臣弟曾國華殉難情形一摺。奉上諭：『巡撫銜浙江布政使李續賓前在江河陣亡，業經降旨優加褒卹。茲據曾國藩臚陳該員功績具奏，覽之益深悼惜。李續賓從軍數載，所向成功，及其見危授命，麾下將士無一偷生，實有古名將之風。允宜垂諸信史，百世流芳。著將曾國藩此奏交國史館採入列傳，以示褒嘉。』欽此。又奉上諭：『曾國藩奏伊弟曾國華殉難情形一摺，候選同知曾國華在三河鎮殉難，當經降旨追贈道員，從優議卹。該故員歷著戰功，一門忠義，著再加恩賞給伊父曾驥雲從二品封典，以示褒嘉。』欽此。同日又奉上諭：『曾國藩奏遵籌全書，請添馬隊進剿之計，所見甚是。惟現在籌全局，意在併力大江兩岸，為節節進剿之計。所見甚是。惟現在江西、南贛等處賊氛尙熾，該侍郎未能即日北行，俟南路稍鬆，再楚皖交界籌辦大局。編修郭嵩燾現隨僧格林沁前赴天津，俟該處撤防，再降諭旨。主事李榕已令赴營差委。汝弟曾國華在三河陣亡，可嘉可憫。業經追贈道員，從優賜卹。該員之子例有應得世職。本日復明降諭旨，賞給伊父曾驥雲從二品封典，以示褒獎。』欽此。公作聖哲畫像記，圖畫昔時聖賢先儒三十三人，系之以說明抗希古人之意。略依孔門四科，及近世柯城姚氏論學以義理攷據詞章三者分門依類而圖之。官軍攻景德鎮，小挫，公調駐防廣信之平江勇等營，赴鎮助勦。飭張運蘭等堅守營壘，與賊相持軍心以安。蕭公啓江擊賊於南康縣，大破之。克新城墟，及

池江賊壘。二月初三日，蕭公啓江等攻克南安府城，收復崇義縣城，賊酋石達開糾黨西竄入湖南境。初四日，公在營中行大祥祭禮。初九日，奏報蕭啓江一軍勝仗，陣亡將弁龍復勝等十七名，請卹。又奏張運蘭一軍攻勦景德鎮情形一摺。彙奏水陸各軍陣亡病故員弁，何長庚等八十員名，開單請卹。又奏彙保新城安仁兩案，老湘營、平江營出力員弁兵勇，開單請獎一摺。是日又具摺謝弟國華從優賜卹恩，又摺恭謝年終恩賞。附片奏鄧輔輪捐造戰船請敘一案，經工部咨查何項工例。臣查江楚創造戰船，本係臣新立規模，並未仿照他省戰船成式，實無工例可援。仍請照前案議敘奉硃批：『著照所請獎勵該部知道。』欽此。十一日，公查核報銷七柱清單。公聞閩省已無賊擾，十二日由建昌拔營移駐撫州。李忠武公遺骨，經難民收得，負送大營。胡公林翼遣弁覓得公弟盛烈公遺骨，而喪其元。公聞而益悲之。胡公委員弁先後殮送回湘。十五日，公在途次，馳摺奏報蕭啓江一軍協同各勇，攻克南安府城。現在引兵馳援信豐縣，江省南路可望肅清。隨摺奏保道員蕭啓江請加勇號。附片奏移軍撫州距景德鎮較近，軍中聲息易通。又具摺恭謝天恩，并奏稱臣胞叔曾驥雲臣在侍郎任內恭遇兩次覃恩，曾邀地封至正一品光祿大夫。茲復渥荷褒嘉之典，浩軸則祇領新綸，頂戴則仍從舊秩，奉上諭『前因曾國藩奏伊弟曾國華殉難情形，當經賞給曾國華之父曾驥雲從二品封典，本日曾國藩謝恩摺內聲明「曾驥雲曾邀

地封正一品封典一等語。所有曾國華之子曾紀壽，著再加恩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以示朕褒崇忠節，有加無已之至意。』欽此。十六日，公至撫州，質城內謝氏宅以爲行館。蕭公啓江援勦信豐縣，力戰賊解圍去。賊之竄湖南者，連陷桂陽、郴州各城邑，攻撲永州府。江西南境餘匪相繼西竄。公適調蕭啓江一軍馳赴吉安府境，以爲湖南援應之師。駱公秉章亦奏調蕭啓江由閩道回軍湖南，聽候調遣。自是南路軍餉，不復闕公慮矣。公以景德鎮之賊，久攻未克，委副將朱品隆、游擊喻吉三，知縣張岳齡，縣丞凌蔭廷，等回湖南續招鄉勇四千人，赴撫州訓練，以備攻勦。二十七日，派委員弁巡查撫州城防。二十八日，具摺奏謝弟國華保選用知府，加道銜恩。又奏報蕭啓江一軍力解信豐城圍，現在飛調該軍馳赴吉安，爲湖南援應一摺。陣亡將弁李先益、李楚文、黃龍光、劉文友，請卹。附奏添招練勇，即由江西添籌月餉一片。三月，朱品隆等所募鄉勇，先後抵撫州。公按日閱操，傳見各營哨官，時時訓飭之。十三日，張公運蘭擊賊於景德鎮，軍勢復振。劉公望鶴領湘軍駐防湖口。皖南之賊竄陷建德，劉公進剿陣亡。公調派平江勇千人，委知府屈蟠領之，以防湖口。二十六日，奏報景德鎮官軍兩月以來，攻勦情形一摺。陣亡將弁喻福慶、易福陞等五十二員名，開單請卹。附片奏添募湘勇在撫州教練，俟吉安防務稍鬆，即調派各營，合攻景德鎮之賊。又具摺奏謝會紀壽由吏部帶領引見恩。是月，李武愍公孟羣攻勦廬州陣亡。四月

湖南永州解圍，賊以全股圍撲寶慶府城。公弟國潢治團練於鄉邑，湘勇從軍在外者，人懷家鄉之慮。公札飭各營官禁勇丁告假回籍，委員至衡州府城，坐探湖南賊勢軍情。三日一報。隨時函告各營，以慰之。公出城閱視操演，其隊伍整齊者，亟犒賞以獎勵之。

二十五日拜發萬壽賀摺，專弁入都。二十七日公弟國荃到撫州營。五月初九日公與弟國荃設次行釋服禮。仿通禮，中品官祭儀，而略變通以行之。初十日派調湘軍之在撫州者，舊部四營，新募者七營，為數共五千八百人，公弟國荃總領之。赴景德鎮助勦，李公鴻章同往贊畫。二十二日總兵饒公廷選來見公。

二十六日奏報楚軍進攻景德鎮，連獲勝仗，現在添軍助勦一摺。附片奏飭九江道沈葆楨赴本任，調總兵饒廷選接防廣信。又奏記名道編修李鴻章留營襄辦軍務，檄令會同曾國荃等督勦景德鎮。又奏陳明服闋日期一片。時公麾下各軍悉赴景德鎮，其留防撫州者千數百人，皆本歸江省調度之營，藉公為之鎮撫而已。

六月初三日禮部主事李榕來撫州見公。湖南賊圍寶慶，久不解。蕭公啓江軍亦至寶慶。總督官文公奏探知湖南賊勢，將竄入蜀，請令公帶兵赴夔州一帶，擇要扼守。奉上諭：「官文奏請飭會國藩迅赴夔州一摺，詳覽該大臣所奏各情，實為通籌大局起見。本日已諭令有鳳派兵扼要嚴防，惟該省兵力恐不能當此悍賊。會國藩前派蕭啓江帶兵援勦湖南，現在湖南喫重，此一軍自

未能調回此外，如江西湖北等兵，素稱得力，著會國藩即日統帶

由楚江前赴四川，夔州扼守，以據兩湖上游之勢。儻賊蹤竄至，即可有備無患。至江西景德鎮之賊，尚未勦平，著會國藩斟酌情形，咨商者齡妥為布置，俾得迅掃逆氛，不至顧此失彼，是為至要。」欽此。公弟國荃督軍至景德鎮，三戰皆獲勝。十四日克景德鎮。

賊竄浮梁縣。十五日公弟國荃、張公運、關等追擊賊於浮梁，克之。賊潰入徽州境，江西全省肅清。十八日復奏寄諭防蜀一摺，奏稱：「臣所部兵勇為數無多，目下景德鎮攻勦之師，難以遵行抽動。若令由鄂赴蜀，應須兵力稍厚，乃可攜以入峽。」維時湖南寶慶賊勢猶盛，湘軍既克景德鎮後，弁勇等思歸，尤切勢不能止。公

酒調張運、關引軍回湘，以援寶慶。擬自率六千人，泝江西上至宜昌，駐軍扼湖廣之西路。二十二日馳奏克復景德鎮及浮梁縣。城江西全省肅清一摺。奏稱會國荃係臣親弟，不敢仰邀議敘。隨摺奏保道員張運、關、王文瑞游擊任星元三員。陣亡都司李印典、守備向其昌、陳玉才、高成春，請卹。附片奏調張運、關一軍，會勦寶慶，以副弁勇迫救桑梓之情，可期得力。臣擬先駐湖北，宜昌等郡，如賊果入川，再行酌量前進。又奏保已革編修吳嘉賓，前奏保升

同知，經吏部核駁，請以內閣中書選用，并加五品銜。又片奏副將黃翼升復姓歸宗一案。二十八日張公運、關拔營回湘。公弟國荃率吉字中營拔赴撫州。公飭調朱品隆等軍回景德鎮，拔營取道湖口渡江，駐軍於小池口。七月初一日公弟國荃至撫州，公作林君殉難碑記，刊石立於撫州城外，林涼恩殉難之處，以表

公作林君殉難碑記，刊石立於撫州城外，林涼恩殉難之處，以表

其忠。初六日，奏報景鎮官軍分兩路赴楚，拔營日期一摺，奏保蕭啓江一軍南安，信豐兩案出力員弁開單請獎。附片奏臣前在江西重整水師，設立楚師，子藥礮位三局，歷時三載有餘，始行裁撤，請將該局員量予保獎。公弟國荃以病留撫州數日。初七日，公由撫州啓行，紳民酌酒於路以餞公行。初十日，公行抵南昌省城，奉上諭：「現在江西全省一律肅清，剿辦甚爲得力，會國藩調度有方，著交部從優議敘。在事出力之道銜候選知府會國荃著免選死罪，以道員用。」欽此。李公續宜由黃州率軍回援湖南，擊賊於寶慶城外，大破之。石達開竄入廣西境，湖南解嚴。公弟國荃病愈，由撫州拔營回湘。公弟國葆更名貞幹，從軍於黃州。胡公林翼奏留辦理軍事，是月至撫州，旋至南昌見公。沈公楨葆見公於南昌。十五日，公登舟啓行。李公瀚章、鴻章皆從。十七日，泊吳城鎮。李公瀚章所設報銷總局在焉。十八日，核開報銷清冊。十九日，泊湖口。彭公玉麟、楊公載福來見公。棹小舟，石鐘山下，作湖口水師昭忠祠，記彭公立石焉。是月奉上諭：「該侍郎原摺所稱『駐紮宜昌等處，即可穩占上游』，但爲鎮守湖北起見，尙未籌防。蜀省會國藩當熟思大勢，應如何定計之處，詳悉馳奏，毋得遷延。」欽此。又奉上諭：「會國藩雖先駐宜昌等處，仍當偵探賊情，如寶慶一帶未能遏其入川之路，即常親督兵勇赴蜀，以便調度堵剿機宜，未可遷延貽誤。」欽此。又奉暫留兵勇赴徽州會剿之旨。又奉酌撥兵勇留防江西之旨。二十五日，復奏

四次諭旨一摺，奏稱：「江西北路隴州有劉子溥一軍，彭澤有普承堯一軍，臣與耆齡熟商，擬令饒廷選、吳坤修各添置一軍，或以留防本省，或以助攻皖南。臣所帶領人數無多，不能抽撥赴皖，亦不能酌留防江。臣籌防全蜀，斷不能遷延貽誤。俟抵鄂後，察看賊勢，與官文、胡林翼會商，再行馳報。」日又奏摺恭謝天恩，交部優敘。弟國荃以道員用。公舟次湖口，所謂朱品隆、唐義訓等營，咸集駐營於江之兩岸，觸暑多病。公留湖口旬日，令各營休息醫調。八月初一日，札調朱品隆等拔營由陸路赴鄂，駐紮巴河。公舟解纜，沿江而上，泊九江，謁先賢周子蔡。十一日，行抵黃州，與胡公林翼相見於行館，留七日而行。公在舟中，定每日靜坐讀書日課。諭：「官文奏『皖省賊勢日張，籌議由整分路剿辦』一摺，皖省粵匪與捻匪勾結，蔓延日甚，官文以寶慶解圍，敗賊悉數南竄，川省已有備無患，請飭會國藩緩赴川省，暫駐湖口，分軍四路，進剿皖省。所籌實於大局有益。會國藩如已啓程赴鄂，著與官文商酌。如湖南大局已定，川境可保無慮，即暫駐湖北，調回湖南各軍，分爲路進剿皖省之計。」等因。欽此。二十三日，公至武昌省城，與官文公會商軍事，留旬日。是月，公弟國漢、國荃遷華竹亭，公、江太夫人於台州新塋。胡公林翼委公弟貞幹回湖募勇二營赴鄂助勦。九月初三日，公由武昌解纜回黃州，與胡公林翼商籌進兵皖省之途，須分四路循江而下者爲南二路，循山而進者爲北

二路。胡公撥派兵勇十營，謀公麾下。初五日，公至巴河，登陸，駐陸營中，接見各營營官，哨長，備校軍實。胡公林翼至，公營視師。十二日，馳奏：『遵奉諭旨，會商大略，由鄂省回駐巴河。』一摺。催調蕭啓江一軍，刻日前來，會師東下。副都統多隆河，公攻克石牌賊壘，進規安慶。二十十五日，公至黃州，留二日，還營。

李公鴻章奉旨授福建延建邵甌缺道，留公營幕中，不之任。

兩淮賊氛肆擾，勝保、翁同書督師屢失利，漕運總督袁公甲三奏請以公一軍由河南光固進，勦退賊北竄，奉上諭：『袁甲三等所慮不爲無見，著官文會國藩、胡林翼再行悉心籌酌。』至此，官文等會籌大舉，關係全局利害，總計萬全，不妨稍遲時日，謀定後動也。欽此。十月初一日，核定馬隊營制章程。初二日，公弟國荃領所部吉字營，勇至巴河。公弟貞幹領所招鄉勇至黃州。初八日，見公於巴河。十七日，會奏悉心籌酌一摺，奏稱：『逆賊洪秀全據金陵，陳玉成據安慶，竊號之賊也。石達開竄擾楚粵，流賊之象也。皖豫諸捻股數衆，多分不定，亦流賊之類也。目前要策，必先攻安慶，以破其老巢，兼搗廬州，以攻其所必救。現擬四路進兵之局：第一路由宿松、石牌，以規安慶；臣國藩任之；第二路由太湖、潛山，以取桐城，多隆阿、鮑超任之；第三路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臣林翼任之；先駐楚皖之交，調度諸軍，兼籌轉運。第四路由商城，固始，以規廬州，調回李續宜一軍任之。湘勇久戰江濱，於淮北賊情地勢不甚熟悉，能否繞出懷蒙以北，應俟李續宜

到後，察看情形，再行奏明辦理。附片奏：李續宜因母病請假歸省，先調該道所部各營回鄂，由北路進發。又具摺奏保員外郎胡大任、道員廣雲官，請特旨記名簡放，以昭激勸。又附片請旨飭浙江巡撫羅遵殿月籌餉銀四萬兩，解交湖北糧臺。是日，公專銜奏保張運蘭等軍克復景鎮、浮梁，案內出力員弁，開單請獎。附片奏：江西紳士劉錫綬報捐餉銀壹萬兩，請照例給獎。又奏參將鄭世蓮復姓歸宗一案。又片奏報目疾未痊，兼患頭暈，請假一月，在營調理。奉上諭：『會國藩著賞假一月，在營調理。該侍郎一路兵既待另籌，而李續宜亦係獨當一面，復因母病給假，是四路中已有二路急難進征，於皖北待援情形，實有緩不濟急之勢。至所稱『先圖安慶，兼搗廬州』等語，所籌尚屬周妥，但恐言之易而行之難。所有前諭派出一軍，取道光固、潁州，繞出懷蒙以北之處，仍著官文會國藩、胡林翼悉心籌酌辦理。』欽此。二十四日，公督各營拔營入皖，分爲前後兩翼啓行。公弟國荃請假回湘。十一月初三日，公駐軍於黃梅縣。十三日，拔營進駐宿松縣。公統領步隊二十營，馬隊一營，派朱品隆、李榕總理營務處。蕭公啓江、張公運蘭兩軍由湖南分途出境，援勦兩粵。公兩次奏調蕭啓江一軍，諭旨飭調張運蘭赴皖，均經廣西、湖南奏留。十九日，奏報入皖日期。一摺，奏稱蕭啓江、張運蘭兩軍均不調回。諭旨另籌一軍，繞赴淮北，由臣官文會奏辦理。前月通籌四路進勦之議，由公主稿，其後奏報各路軍情，多由胡公林翼主稿，公會衡而已。十二月



胡公林翼由貴州拔營進軍英山公弟貞幹從之。公調派前營十營以朱品隆、李榕總領之，進駐太湖縣。派委彭山祀總理營務處。公與營官講求堅壘濠溝之法，濠深丈有五尺，躬親巡視量度，雖風雪不避也。是月公弟國漢、國茶遷葬星岡公、王太夫人於大界新塋。江西巡撫耆齡公調任廣東，公乃作畢君殉難碑記，刻石立於景德鎮畢剛毅公陣亡之處。是歲和春公奏劾德興阿罷職，江北大營不復置帥，詔和春兼轄之。周武壯公天培陣亡於浦口，勝保丁憂，陳請回京穿孝，以袁甲三爲欽差大臣，與南河總督庚長督辦軍務，攻克臨淮關，袁公駐守之。

庚申咸豐十年，公五十歲。

正月，公在宿松大營。賊西陳玉成大股由安慶上犯小池驛，圍撲鮑超營甚急。公與胡公林翼調派各營援之，領札調贛啓江一軍馳回援皖。每遇寒風雨雪，沈窻陰噤之晨，則終日惶然，以前敵爲慮。二十五日，多隆阿、鮑超大破賊於小池驛。二十六日，擊破賊壘七十餘座，克太湖、潛山兩縣城，賊下竄。公叔父高軒公卒於家。肅公啓江軍至長沙，駱公秉章派令援皖。公以陳逆敗退，皖軍解嚴而肅啓江一軍疊奉旨令赴皖，遂咨湖南止其前來。肅公乃引軍由常德入川。是月，張公國樑攻克沿江賊壘，袁公甲三克鳳陽府城，而潁州府又爲賊所陷。石達開據廣西之慶遠府，分擾湖南廣東邊境。二月初五日，聞高軒公訃，悲痛目疾復劇。初六日，專摺奏謝年終恩賞，專差查部監執照一百八

十七張，歷年籌餉勸捐所餘者，具摺奏繳。附片報官軍大捷，擬分路進剿。臣目疾復發，又得臣叔父曾驥雲病故之信，請假四十日，在營調理。初七日，公入宿松縣城，設次成服，設奠服衰。十有四日，公弟貞幹自太湖營來，就次成禮。官文公、胡公林翼會奏，小池驛大勝，克復太湖、潛山兩縣，奉旨諭：「官文、胡林翼會同藩、督師進剿，調度有方，著先行交部從優議敘。」欽此。二十日，公改服還營。公每日黎明，卽出巡視營牆，按期閱視操練，雖羽檄交馳而不廢書史。是月始輯錄經史百家雜鈔，以見古文源流。略師桐城，姚氏簪之意而推廣之。李公續宜假滿到鄂，尋赴大營。張公國樑攻金陵，上下關賊壘，克之。皖南之賊陷涇縣及廣德州，竄入浙江境。張公玉良由金陵大營分兵援浙。二十七日，杭州省城陷，羅壯節公、邊殿等死之。三月初一日，探明安慶城內賊蹤之強弱多寡，及城外賊壘拒守之形，勢定計攻之。初五日，李公續宜來見，籌度分兵進剿，議以公所部攻圍安慶，多隆阿公圍攻桐城，李公駐軍於青莫壩，以爲援。鮑超傷病發，請假回籍。二十六日，公調所部吉字等營拔赴安慶。是月，杭州將軍瑞昌公督駐防兵，堅守滿城，賊攻之不下。提督張公玉良以援兵至，克復杭州省城，尋收復廣德州，賊竄陷建平、東壩、漂陽、糾皖、南大股，萃於金陵。閏三月初五日，奏摺恭謝天恩，交部優敘。又奏景德鎮浮梁案內保舉文員，遵部議分晰開單，聲明各員勞績一摺。十一日，會奏鄂皖軍情一摺。又奏保小池口擊破賊，克復太

湖潛山案出力員弁，開單請獎一摺。十四日，作何君殉難碑記，立石於英山縣，何文貞公殉難之處。二十二日，編經史百家古文雜鈔，又約選四十八篇，另定爲簡本。公寄書家中，名其所居曰：『八本堂。』其目曰：『讀書以訓誥爲本，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居家以不晏起爲本，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二十  
六日，李元度來見公。公派令綜理宿松大營事務處。二十七日，公弟國荃到營。公令督勇攻安慶，集賢關賊壘。左公宗棠自英  
山來見公。是月，賊攻陷江南大營，官軍潰走丹陽，張忠武公國  
樞陣亡。欽差大臣忠壯公和春受傷，卒於潯墅關。賊陷丹陽縣，攻  
常州府城。總督何桂清退走常熟，江浙戒嚴。詔令公傳旨荊州將  
軍都興阿，馳赴江北辦理軍務。四月，奉上諭：『江浙安危，在於  
呼吸。會國藩現紮安慶，若與楊載福率領所部水陸各軍，退由東  
流，建德一帶，分勦蕪湖，並入甯境，以分賊勢，而顧蘇常，於東南大  
局，實有裨益。惟安慶賊勢頗衆，會國藩能否舍安慶而東，下著酌  
度情形，相機辦理，迅速奏聞。有人奏：『左宗棠熟悉形勢，運籌決  
策，所向克敵。現在賊勢披猖，東南蹂躪，請酌量任用。』等語，應否  
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籍，襄辦團練等事，抑或調赴該侍郎軍營，  
俾得盡其所長，以收得人之效，並著會國藩酌量辦理。』欽此。  
初二日，羅壯節公靈柩自浙歸宿松，公派隊迎護，尋與胡公林翼  
詣其家祭之。十三日，馳摺復奏：『臣軍萬餘人，兵力單薄，若盡

撤赴蕪湖，則桐城之師不能獨立。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當  
此需才孔亟之時，無論何項差使，求明降諭旨，必能感激圖報。』  
附片奏：『目疾未痊，肝氣復發，軍中又乏著名統將，擬調張運南一  
軍前來，以厚兵力。左宗棠留營中，兩旬，昕夕縱談東南大局，  
謀所以補救之法。十八日，左公回湘，募勇，奉旨以四品京堂候補  
襄辦軍務。二十日，公核定報銷稿案。賊攻陷常州府城，連陷蘇  
州省城。江蘇巡撫徐莊整公有壬死之奉上諭：『會國藩規取安  
慶，頓兵堅城，即使安慶得手，而蘇常有失，亦屬得不償失，全局糜  
爛，補救更難。爲今之計，自以保衛蘇常爲第一要務。著官文、會國  
藩、胡林翼、熟商妥議統籌全局。』等因。欽此。是時都中猶未聞蘇  
常已失，公接奉諭旨，咨商胡公林翼稱蘇常業已失守，救援不及。  
據安慶各營搜獲逆首陳玉成僞文，定於秋間兩路大舉上犯湖  
北，江西、陝、甘、西、兩湖三省之力防禦陳逆，秋間大舉之狡謀。如  
能併力擊退，再行分兵馳赴下游，圖復蘇常也。又咨帝、江西、湖南  
巡撫賊由蘇州犯浙江，陷嘉興，府張玉良引兵退守杭州，奉旨  
何桂清革職，速訊，以張玉良暫署欽差大臣，關防總統江南諸軍。  
又奉上諭：『會國藩著先行賞加兵部尚書銜，迅速馳往江蘇，  
理兩江總督。』欽此。又奉上諭：『目下軍情緊急，會國藩素顧大  
局，不避艱險，務當兼程前進，保衛蘇常，次第收復失陷地方，重整  
軍威，肅清醜類，朕實有厚望焉。』欽此。是月，羅壯節公、翰慶、奉  
調援浙，陣亡於湖州。羅壯果公，啓江卒於四川省城。胡公林翼奏

請以左宗棠入蜀接統湘軍，劉公長佑、蔣公益、馮克廣、西慶遠府城賊竄貴州境。五月初三日，拜摺恭謝天恩，署兩江總督。又馳摺復奏通籌全局並辦理大概情形，奏稱目下安慶一軍已薄城下，關係淮南全局，即爲克復金陵，張本不可以遽撤。臣奉恩命，權制兩江，必須帶兵過江，駐紮南岸，以固吳會之人心，而壯徽甯之聲援。無論兵之多寡，將之強弱，職應南渡，不敢稍緩。擬於江之南岸分兵三路：一由池州進規蕪湖，與楊載福、彭玉麟水師就近聯絡；一由祁門進圍黟場，與張芾、周天受等軍就近聯絡；一分防廣信，以至衢州，與張玉良、王有齡等軍就近聯絡。臣函商官文、胡林翼酌撥萬人，先帶起程，仍分遣員弁回湘添募勁勇，趕赴行營，以資分撥。至於餉糧軍械，必以江西、湖南爲根本。臣咨商兩省撫臣，竭兩月之力，辦江楚三省之防，布置漸定，然後可以言勦。又具摺奏請起用告養回籍道員沈葆楨，馳赴江西，仍辦廣信防務。附片奏陳察看海漕，兼保鹽場之利，又片奏請救下湖南撫臣迅催張運蘭一軍取道江西至饒州一帶，聽候調遣。又欽委道員李元度馳赴湖南，另募平江新勇三千，與饒廷選之平江勇五營，合爲一軍，防勦廣信、衢州一路。又片奏請設糧台於江西，委江西藩司總辦，添委道府數員，幫同辦理。自咸豐三年至十年五月，由臣分作三案造冊報銷，自接受總督印務以後，即由江西藩司報銷，以專責成，而免牽混。另設江西通省牙釐局，遴委大員專管。此後江西錢漕歸撫臣經收，以發本省兵勇之餉；牙釐歸臣經收，以發出境

征兵之餉，疏入，奉上諭：『會國藩奏統籌全局並辦理大概情形，甚合機宜，即著照所擬辦理。胡林翼奏保之左宗棠一員，前已有旨賞給四品京堂，令其襄辦會國藩軍務矣。欽此。』又奉上諭：『會國藩現署兩江總督，軍務地方均屬責無旁貸。所謂調張運蘭一軍，本日已寄諭駱秉章着飭令該道前赴署督軍營聽候調遣。』等因。欽此。公自奉到署兩江總督之旨，與胡公林翼商函兵餉大計，籌餉以江西爲本，籌兵以兩湖爲本。調鮑超所部六千人，朱品隆、唐義州所領二千人，楊鎮魁所領千人，渡江而南，駐軍徽州之祁門，其圍攻安慶之師，堅壘不撤，攻勦之事，以公弟國荃任之。初六日，專弁遞萬壽賀摺，與專摺奏歷年軍需支給，官弁兵勇鹽糧等款，照例造冊分送部科核銷。自咸豐三年起至六年十二月止，是爲報銷第一案。初九日，李元度回平江募勇。十五日，公登輿啓行，朱品隆等拔營由陸路至華陽鎮，渡江，期集於祁門。十六日，舟泊老州頭，宿松紳民數千人，餞送於江下。十七日，馳奏欽奉諭旨，先行覆陳，並報起程日期一摺，又具摺奏：『預籌三支水師，俟皖南賊勢稍定，即行分途試辦。查淮揚裏下河產米最多，而鹽場爲大利所在，非於淮安急辦水師，造船購礮，實有岌岌不保之勢。欲克金陵，必先取蕪湖，欲取蕪湖，必於甯國另立一支水師，徧布固城、南漪諸湖，與外江水師爲夾攻之勢。蘇州既失，四面皆水，賊若阻河爲守，陸軍無進兵之路。欲攻蘇州，必於太湖另立一支水師。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務，如力不能兼，則先辦淮揚』

甯國二支。力仍不逮。則專辦淮揚一支。蘇省財賦之區。淪陷殆遍。若不設法保全。則東南之利盡失矣！附片奏保彭玉麟任事勇敢。勵志清苦。實有烈士風。如須興辦水師。再行奏請簡派湖南道員李瀚章廉正模誠。遇事精核。請以道員改歸江西。遇缺簡用。與署藩司李桓會辦江西通省牙釐事務。又片請敕下戶部查明京倉米石存餘若干。咨行到臣。俾得斟酌緩急。設法籌辦。又奏調防下游水師總兵吳全美李德麟。所領師船分扼狼山福山焦山瓜洲一帶江面。與揚州陸軍聯絡。無任賊船得渡北岸。以保全裏下河爲主。又奏鄂省爲用兵之樞紐。據上游之形勝。全局攸關。一有疏虞。則南省之奏報不能達於京師矣。臣與都興阿分調萬數千人撥餉數萬。湖北之力甚形竭蹶。應請嗣後無再抽撥該省兵勇。俾官文胡林翼等勉力支持。不蹈金陵覆轍。天下幸甚。二十日。李公瀚章赴江西辦理牙釐局。公行華陽陽。彭公玉麟來見。二十一日。泊黃石磯。公弟國荃貞幹楊公載福皆來公見。派委員弁察看皖南山路。二十三日。札江西糧台支發銀數千兩。委守備成名標赴廣東購買洋礮。二十六日。飭諭巡捕門印。簽押各員弁吏役。約以三條。一不許凌辱州縣。二不許收受銀禮。三不許薦引私人。凡六百餘言。二十七日。登陸行至東流。二十八日。至建德。巡視普承堯營壘。接見各營哨官。是月。張玉良革職留營。以瑞昌公總統江南諸軍。江蘇巡撫薛煥駐上海。暫署兩江總督印務。松江府失守。官軍旋復之。六月初三日。公駐建德縣。

馳摺奏：「安慶之圍不可撤動。蓋取以上游制下游之勢。臣南岸一軍。先守徽甯要縣。暫不深入。庶免賊抄我後路之虞。至於地方公事。未可置爲緩圖。臣在皖南駐紮行營。仍於安慶水次設立老營。規模與行省衙署相似。歷年文卷。概存水次。官署專委司道大員經營。其地方尋常事件。卽令代拆代行。緊要者。彙封送營核辦。此臣兼管地方變通辦理之大概也。」附片奏已革守備成名標。請開復原官。又片奏水師各營候補候選人員。請援照咸豐六年奏准前案。各照升銜。給予封典。又片奏調四川萬縣知縣馮卓懷來營差委。又奏副將成發翔復姓歸宗一案。初四日。拔營啓行。初九日。途次奉到上諭：「曾國藩現已抽調兵勇萬人。由宿松進駐祁門。俟鮑超張運蘭李元度到後。卽行分路進兵。具見胸有成竹。謀定後戰。惟蘇省待援迫切。該署督惟當備令鮑超等迅速來營。會籌進剿。但能援師早到一日。卽早一日救民水火。實深殷盼。該署督現統兵勇較單。未可輕率前進。宜加持重爲要。」欽此。十一日。行抵祁門縣。各軍以次集。公調派擇要駐營。十三日。派員專管地方案牘。其時文卷日以繁多。迺仿照平時衙署章程。分別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擇書吏收貯。堂歸安慶老營。十六日。奏報行抵祁門日期一摺。并奏鮑超張運蘭均難刻期至皖。左宗棠李元度新募之勇。則須七八月間陸續前來。臣兵力過單。未敢輕進。又具摺奏稱。楊載福彭玉麟本係臣之舊部。茲復奉旨歸臣調遣。自應欽遵辦理。惟軍情未可遙度。奏報不可太遲。楊載福

統率水師，謀勇器識，度越諸將。所有江面戰守事宜，仍令該提督自行具奏，附片奏，欽奉寄諭：『徽甯等府，本會國藩兼轄地方，該處軍務，併由該署督督辦，自覺事權歸一。』等因。臣查詢徽甯兩郡兵勇，不能得力。臣初到祁門，情形未熟，兵將未齊，未便接辦。皖南軍務，張芾所部各軍，應暫由該副都御史統籌調度。是日又與官文、胡公林翼會奏，請令在宗棠督勇來皖一摺。維時張公蒞在徽州，被人糾劾，而左公宗棠會奉旨赴川省督辦軍務也。公治軍八載，轉戰兩湖、江皖等省，與地方大吏分主客之勢。至是兼任疆圉，百務填委，迺以安慶水次為老營，設立行署，奏派大員總理地方文卷。札委銀錢所軍械所發審所各員，并刊發營制營規，訓飭各營將領士卒，刊發居官要語一編，訓飭僚吏。密札司道，舉劾屬員。札各營統領，舉劾營官哨弁，均得以密函上達。札飭道府州縣官，訪求地方利病，山川險要，留心所屬紳民之才俊，田野之樹畜，現前急應辦理事件，均用書函答覆。出示曉諭江南北士民，凡六條：其一，禁官民奢侈之習，謂吳中民俗好善，而遭禍之故，由於繁華。其二，令紳民保舉人才，以兩江之才，足平兩江之亂。其三，安插流徙，凡衣冠右族，經生大儒，與殉難死事之家，均令地方官加意存卹，貧乏者，給予口食之資。其四，求聞已過，凡已之過失，與軍中各弊端，許據實直告。其五，旌表節義，於行營設立忠義局，委員採訪詳覈事實。或由地方官彙報，或由該家屬親鄰徑稟，士時彙案具奏，請建總祠。總坊其死事尤烈者，另建專祠。

專坊，以慰忠魂，而維風化。其六，禁止辦團。軍興以來，各省團練，未聞守城殺賊之功，徒有斂費擾民之害。自後非其地，非其人，毋得擅自舉辦。其從前各處練丁支領口糧者，概予裁撤。又出示曉諭軍營兵勇，嚴禁騷擾，三令五申，詞極剴切。接見守令各員，教之以廉靜為體，以善聽斷為用。雖軍事控德之時，而條理秩然不紊矣。二十日，公子紀澤來營省視。江蘇城邑，接陷殆遍，避賊者羣集於上海。賊復陷松江，撲犯上海。薛公煥督官軍固守。賊之入浙江者，圍湖州，逼近杭州，分陷各屬城邑。皖南之賊，攻圍甯國甚急。官紳皆望公以軍赴援。公贖私函至者，日以十數。公以軍將未集，弗能遽進也。公之在營也，未明即起，黎明出巡營壘，閱操練。日中清釐文卷，接見賓僚。以其餘時，披覽書史，不使身心有頃刻之暇逸。嘗稱時局艱難，惟勞動心力者，可以補救。前後數十年，治軍治官，雖當困苦危險之際，以至功名遂之時，不改其度焉。二十四日，奉上諭：『兩江總督著會國藩補授，並授為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欽此。七月初三日，馳奏欽奉諭旨，斟酌進兵。兼顧皖南軍務一摺。奏稱：『臣自行抵祁門後，瑞昌王有齡迭次催臣援浙。張芾亦催撥兵赴援甯國。欽奉諭旨，飭臣斟酌辦理。臣以鮑超尚未旋鄂，張運蘭一軍雖入江西境，又經撫臣毓科留防袁州，新軍未齊，統將未至，往返商辦，徒託空言。且待兵將齊集，察賊勢最重之處，疾趨而痛勦之。至徽甯兩處防軍，歷年取用浙餉，約計千萬，浙中特為長城，本省別無防守之師。一旦藩籬盡撤，

任賊長驅，杭人慘遭浩劫。周天受張帶不能不任其咎。皖南地方遼闊，處處與江浙毗連一片，逆氛幾無完土。惟係臣兼轄地方，自應力籌兼顧。如奉旨歸臣督辦，斷不能更顧浙江。又具摺奉保道員李鴻章請簡授，授北地方實缺，與辦淮揚水師。附片奏江、南、河道總督奉諭旨裁撤，添設總兵一員，特保水師營官副將黃翼升，請簡授淮揚鎮總兵一缺。又具片奏湖南、平江縣捐建忠義祠，彙祀陣亡員弁勇丁，請列入祀典，飭地方官春秋致祭。附片奏行營設忠議局，採訪江、蘇、安徽等省歷年勦賊陣亡及殉難官紳士女，隨時奏請分別旌卹。茲以甯國縣殉難紳士程枚一家男女十人爲第一案。初七日，兵部火票遞到補授總督諭旨。同日奉上諭：『薛煥僻處海隅，兵力單弱，勦辦恐難得手。此時蘇常一帶並無重兵攻剿，都與阿尙在英山駐紮。江北各軍無人總統，深恐賊勢北趨，剿辦愈難措手。會國藩現授爲欽差大臣，事權歸一，貴無旁貸。大江南北均應妥爲布置，著即飛催左宗棠、李元度、鮑超、張運蘭等到齊，由池州、廣德分路進兵，規復蘇常。其江北一帶尤爲緊要，應如何布置之處，並著先行籌畫，免至臨事周張。該大臣膺茲重任，務當統籌全局，迅掃逆氛，以副委任。』欽此。初十日，置木匾於營門外，許軍民人等投書言事。十二日，公拜發恭謝天恩一摺，奉硃批：『卿數載軍營，歷練已深，惟不可師心自用，務期虛已用人，和衷共濟，但不可無定見耳。』欽此。又奏通籌全局一摺，奏稱左宗棠、李元度、鮑超、張運蘭均未到皖，頃聞竄杭之賊回

撲廣，德州城失，守甯國一城，羣賊環萃，勢孤投絕。目下皖南危乎其危。臣軍調齊以後，須攻廣德，援甯國，不能繞越皖境，逕趨蘇常。上海、嘉興相距愈遠，文報梗塞，實難兼顧。至江北軍務，迭奉諭旨，飭催都興阿馳赴揚州，迄今未能成行。以臣愚見，淮徐風氣剛勁，不忠無可招之勇。但思無訓練之人，擬即函商官文都興阿酌帶楚軍千人，先行馳往。到江北後，用楚軍之營制，練淮徐之勇丁。若得一二名將出乎其間，則兩淮之勁旅，不減三楚之聲威。臣力所能勉者，當勤懇以圖之，力所不逮，亦不敢欺飾。又奏保新授浙江溫處道李元度調補皖南道缺一摺。江浙賊氛大熾，紛紛請接於公。十四日，接奉派兵援勦甯國之旨。十五日，接奉由嚴州轉戰而東，赴援浙江之旨。十七日，接奉統帥南下，規復蘇常郡縣之旨。二十一日，接奉派兵救援浙省之旨。廿三日，馳奏覆陳四次諭旨一摺，奏稱：『臣由皖南進兵，以急援甯國，急攻廣德爲要。力不能兼顧，則以專救甯國爲要。徽甯等屬一片賊氛，皖南不安。臣軍且有岌岌不保之勢，何能屏蔽浙江，更何能規復蘇常？目下兵力未齊，上不能分聖主宵旰之憂，下不能慰蘇人雲霓之望。寸心負疚，惶悚無地。附片奏團練一事，實爲地方大弊。皖南嶺隘紛歧，若築礮設卡，尙可以資防守。在籍編修宋夢蘭衆論稱許，請賞加侍講銜，令其董勸紳民，興築礮堡。』又片奏保安徽臬司毛鴻賓勝堦江蘇省藩司之任，又奏報江長貴收復廣德州城一片。是日，接奉上海危急設法救援之旨。又奉派撥兵勇赴援甯國之旨。廿四

日，張公運圍到祁門營。二十八日拔營，由徽州旌德進援寧國。是月薛公煥擊賊卻之，上海解嚴。張玉良、攻嘉興不克，全軍敗潰。杭州戒嚴。賊陷金壇縣，周威毅公天孚等死之。賊殺戮極慘。京口將軍巴棟、阿守鎮江府，派提督馮子材攻丹陽。八月初一日，公出至漁亭，巡視營壘。奉到上諭：『張芾著即來京，所有皖南軍務統歸會國藩督辦。』周天受著交會國藩差委。欽此。又奉上諭：『薛煥片奏：『江南賊匪滋蔓難圖，惟以重兵直搗金陵，該逆必回顧根本。』等語，著會國藩體察情形，或即先搗金陵，亦可牽制賊勢。』等因。欽此。公調派副將宋國永代領鮑超所部靈字營一軍，進攻涇縣，以援寧國。李元度新募平江勇行抵江西，貴溪、公承調來徽州會剿。初三日，馳奏張運蘭、宋國永分路進兵，日期一摺。附片奏上海情形已鬆，臣軍未能即圖金陵。又片奏杭城危急，浙省賊勢浩大，非數千人所能救全。必須左宗棠新軍到後，配足萬人，乃可赴杭援剿。駱秉章奉命督辦四川軍務，奏請左宗棠入蜀，湖南本省空虛，人心驚恐。左宗棠未克成行。懇恩敕令駱秉章暫緩入蜀，俾左宗棠星夜兼程來皖，合兩湖、江西之全力以救浙而攻蘇，或有補於萬一。初七日，李元度領軍到祁門。賊再陷廣德州，攻撲寧國府。初九日，朱威肅公、景山陣亡。十二日，寧國府城失守，周忠壯公天受死之。於是周氏兄弟殉難者三人。十四日，李元度赴徽州接辦防務。二十日，鮑超到祁門，公飭令迅赴營中，移駐祁門城北。二十三日，馳摺奏報援軍甫進。

寧國府城被陷，徽州戒嚴。自請交部議處。鮑超遷延不如期，抵營請革去勇號，仍責令督軍進剿。道員廖士彥委解浙餉，聞警折回，以致寧國軍因飢散潰，請即革職。周天受捐軀殉節，查明另摺請卹。附片奏灑陳身在皖南，心懸江浙，俟立腳稍穩，即當分軍先趨蘇境，以符原議。又片奏：臣軍及皖南防軍，需餉甚鉅，所收江西牙釐實多不敷，請旨飭江西每月撥解漕折銀五萬兩，以濟徽寧之防。陝西每月協解銀二萬兩，專發安慶一軍。三月之後，即行截止。又以前奏奉到批諭，啓關愚蒙，指示親切，附片覆陳，懷遠感激之忱。李元度率軍至徽州，賊以大股由績溪撲犯徽州，平江勇敗潰，原防官軍亦潰。二十五日，賊陷徽州府城，勢將趨祁門。公飛調鮑超回軍漁亭，張運蘭回軍黟縣，以遏其鋒。左宗棠軍行抵南昌，公飛咨調赴樂平、婺源之閒，以防賊竄江西之路。是月，僧王軍敗於天津，都城戒嚴。勝保奏請飛召外援，鑾輿巡狩熱河。恭親王留守京師。九月初一日，公遣子紀澤赴安慶大營，由安慶回湘，爲書以訓之。初四日，李公續宜率軍四營至祁門。公聞都下之警，悲不自勝。初六日，馳摺奏稱：『臣自恨軍威不振，甫接皖南防務，旬日之間，徽寧失陷。又聞夷氛內犯，憑陵郊甸，東望吳越，莫分聖主累歲之憂。北望溟陽，驚聞君父非常之變。且愧且憤，涕零如雨。應懇天恩於臣與胡林翼二人中，飭派一人帶兵北上，冀效尺寸之勞，稍雪敷天之憤。』又奏報：『徽州失守一摺，自請交部議處。』又咨呈恭親王文書一道。公與李公續宜籌商北援之

舉一切調度。李公留營旬日乃去。公又函致胡公林翼作北援議八條。尋以和議既成，奉上諭：「皖南北均當喫緊之時，該大臣等一經北上，難保逆匪不乘虛思竄，擾及完善之區。江西、湖北均爲可慮。曾國藩、胡林翼均著毋庸來京。該大臣甫接皖南防務，連失兩郡，雖因餉絀兵單，究屬籌畫未密。著即振作軍心，再接再厲，勿以一挫之後，卽損軍威。李元度謀勇兼優，此次失衄，殊屬可惜。人材難得，著卽迅速查明下落具奏。」欽此。十六日，馳摺奏查明提摺周天受殉節情形，請開復原官，從優賜卹。於寧國府建立專祠。周天受之胞弟周天培、周天孚，先後殉難，一門忠烈。請於四川本籍建立三人祠宇。署皖南道福咸、寧國知府顏培文、宣城縣令王乃晉、副將朱景山均請優卹。皖南道李元度請革職。擊問徽州知府劉兆璜等請革職。其陣亡同知童梅華、守備張斐文二員請卹。附片奏請旨飭廣西藩司蔣益澧率所部三千人，迅由江西入皖會合左宗棠一軍，併力東征。又奏皖南北近日軍情賊勢一片左。公宗棠軍抵樂平縣。賊由徽州分股竄浙江，陷嚴州府城。十八日接奉撥兵援救上海之旨。二十八日接奉撥兵援救鎮江之旨。是月賊攻撲鎮江府，巴棟阿、馮子材拒卻之。都興阿公抵揚州接辦江北軍務。十月初四日，馳奏統籌緩急機宜一摺，奏稱：「臣處止左宗棠、鮑超、張運蘭三軍，尙爲得力，已有應接不暇之勢。皖南立腳未穩於鎮江、松江，未能赴援也。」附片奏報鮑超、張運蘭會攻休寧縣勝仗。又片奏與辦淮揚水師，擬於上游先造

戰船，請截留江西應解江北餉銀二萬兩，通融接濟。又摺奏查明江蘇金壇縣守城殉難官紳總兵蕭知晉、參將周天孚、知縣李淮、紳董吳秉禮等七十三員名，開單請卹。於金壇縣建立總祠。彙祀各員。附片奏丹陽縣知縣方濬泰陣亡請卹。又片奏請展緩江南江西各營將弁舉劾年限。初九日，公出營至黟縣查閱嶺路。十四日，回祁門營。十九日，賊由羊棧嶺竄入黟縣失守。公飭祁門各營嚴守。二十日，鮑超、張運蘭破賊於黟縣，賊退出嶺外。廣東韶州股匪竄入江西，贛南境犯建昌，陷河口，連擾廣信、饒州各屬邑。左宗棠軍至景德鎮。二十二日，分軍破賊於貴溪，克德興、婺源二城。餘匪潰竄入浙境。二十六日，馳奏休寧勝仗，黟縣克復一摺。隨摺奏保鮑超請加清字勇號。張運蘭請交部從優議敘。又保營官楊鎮魁、婁雲慶、張玉田、余大勝、四員。附片奏鮑超營中副將宋國永、黃慶、陳由立請先拔補實缺。又奏已故統兵臬司蕭啓江功績最多，懇恩賜諡於湖南江西建立專祠一摺。代奏新授淮揚鎮總兵黃翼升謝恩一摺。附奏安徽學政邵亨豫患病請開缺回籍一片。又奏參代理懷甯知縣莫祥芝一片。二十七日，左公宗棠到祁門營，與公商度軍事，留數日。回景德鎮。是月，張公玉良克復嚴州府，多隆阿公大破賊於桐城。十一月初四日，賊攻建德縣，普承堯一軍敗潰。又陷東流縣。時議借洋兵助剿金陵之賊，委洋商採米運天津，以代南漕。奉旨令公酌量具奏。初八日，公具摺覆陳，并陳明大西洋各國衷情，且云：「款議雖成，中國



豈可忘備。河道既改，海運豈可不行。目前借其力以助剿濟運，得一時之憂，將來師其智以造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附片奏建德失陷，及皖南北近日軍情。又片奏遵旨飭查安徽道員蕭盛遠在和春軍營債事實蹟，請革職發往新疆。皖南鎮總兵陳大富駐軍南陵縣，督率軍民堅守數月，糧盡援絕，四面皆賊。楊公戡福率水師礮船駛入魯港，破平賊壘，拔出陳大富全軍，及士民男婦十餘萬人。安置東流縣城，歡聲騰於江介。建德既陷，普承堯退走九江，賊分股一擾彭澤，湖口都昌，一擾犯浮梁，鄱陽，景德鎮，彭公玉麟以水師赴湖口，收集陸路潰勇，協守湖口，城得以完。十四日分軍收復都昌，鄱陽，楊公載福以水師收復東流，彭澤。左公宗棠分軍收復浮梁。十七日公派唐義訓一軍克建德縣。公之接統徽防也，調取原防兵勇，以副將楊名聲領一軍，駐上溪口，副將王夢麟，程永年，領一軍，駐江灣，扼守東路。公調鮑超一軍回祁門，賊撲陷上溪口，江灣各壘，兵勇潰退。公乃委提督江長貴收集簡汰，以成一軍。十九日北路之賊踰嶺而入，二十日鮑超回軍黟縣，與張運蘭軍合擊賊於盧村，大破之。是時皖南賊黨分三大股環繞祁門，欲以困公。一出祁門之西，至於景德鎮，一出祁門之東，陷婺源縣，復南竄玉山，一出祁門之北，越嶺南犯，直趨公營。盧村既捷，公乃調鮑超赴景德鎮，與左公宗棠合力堵剿，以保餉路。張公運蘭一軍仍防黟縣。當其賊氛四逼，羽檄交馳，日不暇給，文報轉餉之路，幾於不通。旬有五日之間，危險萬狀。復值寒風陰

雨，自治軍以來，以此時最爲棘迫之境矣。二十一日，雨霽，賊退出羊棧嶺外，軍心乃安。候選知府馮卓懷到營，公委令巡查皖南礮壘。二十八日馳摺奏左宗棠一軍在貴溪，大捷，克德興，婺源兩城。十日之內，轉戰三百餘里，實屬調度神速，將士用命。隨摺奏保王開化，楊昌濬，劉典等十三員。又奏建德失守，旋經官軍克復。請將九江鎮總兵普承堯革職，開隨摺奏保唐義訓，朱聲隆，沈寶成，黃惠清，陳玉恆，葉光岳，六員。附片奏稱：「安慶合圍以來，江北則大戰於桐城，江南則麇集於徽州，無非欲救援安慶。此次南岸之賊，分三大支環繞祁門，作大圍包抄之勢，欲斷臣之糧路，擊臣之軍勢。賊之狡謀，顯而易見。今西路大股未退，而各城均經收復。東路賊已南竄，北路之賊曾受大挫，當不敢再來犯嶺，可望轉危爲安。此近日軍情之梗概。」是月，授賊至安慶，公弟國荃擊卻之。十二月十三日，具摺馳奏，賊犯湖口，彭玉麟以水師保守，並派船克復都昌縣城。彭玉麟請旨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按察使缺出，請旨簡放。隨摺奏保副將成發翔，都司丁義方，二員。陣亡勇弁李逢貴，吳修霖，請卹。又奏提臣楊載福水師拔出南陵全軍，救全百姓十餘萬人，處之善地。楊載福出奇制勝，請賞資荷包，撥指等物，以示旌異。其出力將弁，由該提臣奏保。又奏官軍在黟縣，盧村大捷，并迎剿小溪，漁亭等處，接仗情形一摺。又奏上溪口，江灣兩處營盤失陷一摺。副將王夢麟，程永年，請革職。楊名聲已經參革，不准留營。另繕清單開報上溪口，江灣兩營陣亡員弁，徐祥明等

二十名休寧，夥縣陣亡。傷亡將弁陳青雲等二十一名。水陸各營前後陣亡病故員弁張繼興等五十四名。請卹。附奏陳明皖南江西全局一片。前此賊氛環逼之時，有勸公移營江干，以與水師相附，或退入江西境。公雅不欲輕退，以搖軍心。堅忍數十日，勢乃稍定。既而隆冬盛寒，各軍與賊相持無大戰事。公自言精力漸衰，若不克自持者，然胸懷豁達，成敗生死不復計較，故不生煩惱耳。

浙江巡撫王公有齡奏調處州鎮總兵劉培元，候選道金國琛赴浙差委。公奉寄諭二十八日具摺覆奏。劉培元現在湖南，能否赴浙應由湖南撫臣酌核覆奏。金國琛現在安徽李續宜營中綜理營務，不能馳赴浙江。又奏湖南官紳設立東征局，於本省釐捐之外，酌抽釐金協濟皖南北兩軍之餉。凡鹽茶各商抽收較多者，應仿照江西茶捐之例，給予獎敘。請飭部頒發執照，寄交湖南經收填用。附片奏湖南一省向食淮鹽，自粵匪擾亂，運道梗塞，於是湖南盡食川私。本年川井被賊蹂躪，鹽價驟貴。臣在江西曾奏借浙鹽抵餉，擬仿照成案，借運粵鹽於湖南行銷，酌抽釐金以抵淮課，猶不失為兩江任內應籌之餉。請敕下戶部查照辦理。又奏請簡放九江鎮總兵一缺。又奏報近日江皖軍情一片。又奏桐城縣知縣杜滋銅陵縣知縣柴時霖開缺改選致職一片。又奏臣駐祁門距京較遠，部文到營太遲，諸多不便，應請飭下軍機處，凡遇臣處奏事批摺發下之日，即將本日諭旨隨同鈔發，又具摺奏采訪忠義第二案，官紳士民婦女共二百五十九名，附片奏報常州武

進縣舉人趙起，閩家男婦共三十二人。在常州府城殉難。陽湖縣職員曹禾守城傷亡。均請優卹。并請建立趙起專祠。是為第三案。是歲東南寇亂方劇，惟秦晉差安，其餘各行省征戰之事，紛不可紀。公職任崇高，控馭廣遠，章奏較多，於前嗣是循例奏案，不能悉紀矣。

卷七

辛酉，咸豐十一年，公五十一歲。正月，公在祁門營。初六日，賊由石埭縣分二股，一由大洪嶺竄入，一由大赤嶺竄入，直趨祁門。公老營單簿，人心震恐，居民驚走。初七日，提督江長貴擊賊於大洪嶺，卻之。初八日，公派唐義訓、朱品隆出隊擊賊於歷口，破之。追剿出嶺外，賊之內犯者殲焉。初九日，左公宗棠、鮑公超合擊賊於洋塘，大破之。賊竄屯下關，坂鮑超引軍擊之。賊之在祁門東路者，竄擾江西之玉山、鉛山、撲攻廣信府，內犯撫建之境。公札飭劉子濬防守撫州，黃鳴珂守建昌，魏喻義防守南昌省城。左公宗棠一軍，仍駐景復鎮防剿婺源之賊。二十四日，馳奏左宗棠、鮑超兩軍扼守景德鎮，迭獲勝仗，會剿洋塘大捷一摺。又奏逆匪分犯大赤、大洪二嶺，進撲祁門老營，官軍迎剿獲勝，追賊出嶺一摺。附單彙奏陣亡員弁周芸亭等三十六人請卹。附片奏報皖南江西賊勢軍情，又片奏請敕領

欽差大臣關防，并令箭旗牌等件，由江西遞至行營交領。二十  
六日，鮑超攻賊於黃麥鋪，左公宗棠分軍助勦，大破之。賊瀕江下  
竄。總兵陳大富收復建德縣，江西北路饒州、九江境內肅清。是  
月，公作解散歌一首，流布陷賊之境，於難民之久困賊中者，曲達  
其苦衷。士民讀之，莫不感泣。因此而自拔來歸者頗多。二月初  
八日，鮑超奏官軍擊賊黃麥鋪，大捷。奏稱鮑超勇冠三軍，每戰必  
克。請以提督記名簡放。陣亡守備曹有餘請卹。附片奏逆匪李秀  
城一股，由廣信內犯，圍攻建昌府城。意圖竄江西腹地。陳玉成大  
股在皖北，亦須勁旅援勦。擬移駐東流，建德防堵下游。池州各股  
而抽出鮑超一軍為游擊之師，視其尤急者而應援之。是日具  
摺恭謝年終恩賞。初九日，張運蘭、唐義訓、朱品隆等擊上溪口  
賊壘，破之。准攻休甯。十一日，收復休甯縣城。胡公林翼移營太  
湖，合圍安慶。賊酋陳玉成糾皖北大股犯宿山，總兵余際昌全  
軍敗潰。賊遂陷英山縣，直趨湖北之蕪水，撲黃州府，陷之。分陷德  
安、隨州、武漢、戒嚴。李公續宜奉旨授安徽巡撫，率軍回援鄂省。  
十七日，馳奏上溪口勝仗，克復休甯一摺。道員張運蘭請以按察  
使記名簡放。總兵朱品隆、唐義訓請簡授實缺，并奏保葉光岳、胡  
玉元、朱聲隆、朱公選、區志蓮五員。附片奏報江楚軍情。江西、撫州  
喫緊，省城震動，飛調鮑超一軍，由九江馳赴南昌，以固根本。臣因  
休甯、新克徽州，可圖暫緩移營，仍駐徽境，當力攻徽郡，以通江浙  
之氣，而圖米糧之路。二十三日，賊山樺根嶺竄入篳坑，撲副將

沈寶成之營，於歷口其北路一股由禾成嶺竄入，分擾各嶺路。二  
十四日，提督江長貴擊北路犯嶺之賊，卻之。二十五日，朱品隆援  
歷口。二十六日，會勦箬坑之賊，破之。左公宗棠由景德鎮移軍  
進勦婺源竄賊，分軍勦樂平竄賊，皆獲勝。賊大股繼至，左公駐軍  
樂平之境。三十日，賊竄陷景德鎮，總兵陳威肅公、大富陣亡。全  
軍挫潰。公所設轉運糧臺，在景德鎮者，水師救護以免。是月，公於  
祁門修築礮堡，設局督工。公每日親出巡視，數旬而工畢。三月  
初二日，公由祁門拔營。初二日，駐休甯，調張運蘭、唐義訓等軍九  
千人，集於休甯，分兩路進攻徽州。初五日，唐義訓軍進攻失利，而  
潰。維時景德鎮既失，祁門、休甯三縣四面皆賊。米糧接濟已斷，公軍  
有坐困之勢。公商之各軍統領營官，擬再力攻徽州，以圖克復。齒  
致左公宗棠，鮑超令其夾攻景德鎮。十二日，公督各軍進攻徽州，  
不克。賊出迎戰，官軍敗退，夜還休甯。十三日，賊跟蹤來犯，公聞警  
憤甚，自書教遺二千餘言，寄家，誓有進而無退，諸將力勸公回祁  
門。公乃飭張運蘭、朱品隆兩軍堅守休甯。十九日，公回駐祁門。  
左公宗棠大破賊於范家村，駐軍於樂平縣賊。由景德鎮來犯，左公  
迭擊破之，乘勝進勦，前後六獲大捷，計殺賊逾萬人。賊乃潰走浮  
梁，樂平一帶肅清。轉運道通，皖南軍氣稍伸矣。賊攻建昌、撫州  
兩郡，皆堅守得完。賊乃西竄，陷吉安府，旋經官軍收復。二十日，賊  
陷瑞州府城而踞之。賊酋陳玉成由鄂竄皖，連陷黃梅、宿松，以  
為安慶城賊之援。二十三日，公亟調鮑超一軍，渡江援勦，多隆阿

公截勦援賊於桐城懷甯之境大破之賊悉竄據賢集關二十  
 四日奏報上月箬坑禾成嶺等處擊賊勝仗一摺又奏進攻徽州  
 未能得手一摺奏參營官總兵唐義訓副將沈寶成同知朱聲隆  
 其陣亡之副將葉光岳胡玉元千總梅魁員請卹又奏報上月左  
 宗棠一軍分勦婺源樂平等處先後接仗勝負情形一摺陣亡游  
 擊陳明南將弁陳石台趙玉蓮曾文清喻拔元陳正彪請卹又奏  
 報景德鎮失陷一摺總兵陳大富力戰捐軀請照總兵例從優賜  
 卹并於南陵縣建立專祠以表忠藎而留遺愛所部將弁田應科  
 蕭傳科胡占鰲胡鳳雛熊定邦吳定魁羅廷材七員請卹附片奏  
 參婺源縣團紳余述祖黟縣知縣王峻婺源知縣申協煊均請革  
 職又片奏江皖軍情賊匪約分四股惟李秀成一股西竄距祁門  
 較遠其三股環繞祁門無日不戰現已疊獲大勝皖南軍務日有  
 起色惟安慶官軍危急已調派鮑超一軍馳援臣亦即日拔營移  
 駐東流就近調度二十六日公由祁門拔營飭派張運蘭守休  
 甯朱品隆守祁門江長貴沈寶成等分守嶺隘暫緩進攻之謀為  
 堅守之計公自率親兵數百人以行三十日行抵建德縣鮑超迎  
 見公四月初一日公行抵東流縣按視鮑超璽字軍營飭催渡  
 江會勦安慶援賊初二日馳奏左宗棠一軍大破賊於樂平景  
 德浮梁鄱陽等處一律肅清一摺陣亡副將羅近秋游擊史聿舟  
 及其將弁李啓昭聶棠本張致和聶福申孫超凱請卹傷亡將弁  
 趙克振周崇高楊清和請卹隨摺保道員王開化知縣劉典二員

三品京堂左宗棠疊破巨股振江皖之全局勦績甚偉諳嫌賞珍  
 物以示旌異又附奏請將左宗棠改為幫辦軍務俾事權漸屬備  
 為大用又附片奏移駐東流援助江北臣所統全軍皆留徽州境  
 內布置防守左宗棠一軍伺賊所向跟蹤追剿是日又具摺彙保  
 左宗棠一軍出力員弁開單請獎又具摺彙保鮑超一軍出力員  
 弁開單請獎初四日接奉欽差大臣關防初七日拜印開用  
 初八日諭文案委員書吏凡軍務地方公私函商分條呈送核閱  
 賊撲安慶官軍營楊公載福派水師助守多隆阿公連戰破賊  
 賊酋陳玉成遁走其集賢關內賊壘十三座公弟國荃擷長濠以  
 困之公弟貞幹移營菱湖以扼之鮑公超率軍攻赤岡嶺賊壘悍  
 賊堅守不下胡公調林翼副將成大吉一軍助勦築礮台進逼賊  
 營日夜攻之左宗棠追擊賊於廣信府境賊竄入浙江陷金華  
 府及所屬數城瑞州據賊分擾武甯義甯奉新靖安等縣竄入  
 湖北之境五月初一日鮑超成大吉合攻赤岡嶺賊壘破之擒斬  
 數千人賊之由瑞州竄湖北者分擾興國大冶通山崇陽等屬  
 初二日胡公林翼調成大吉一軍渡江剿之鮑公超盡平赤岡  
 嶺賊壘擒斬賊目劉瑄琳初三日訊失律營官李金陽張光照  
 於軍前斬之徽州之賊犯羊棧嶺竄陷黟縣初五日朱品隆江  
 長貴等攻黟縣賊壘破之收復縣城初六日張運蘭唐義訓等擊  
 犯嶺之賊破之初九日諸軍進勦廬村賊壘破之十三日徽州之  
 賊棄城遁去十四日張公運蘭率軍收復徽州府城左宗棠派

軍擊敗竄賊於鄱陽縣，賊竄入浙境。胡公林翼自太湖拔營回鄂省，授勳。與公期相見於華陽鎮。公棹舟至香口候之，十五日，胡公來見，會議軍政，通籌大局，留三日。時胡公已病咯血，公則癰疾大作，如官京師時。十八日，馳奏鮑超成大吉圍攻赤岡嶺賊壘，悍賊悉數殲除一摺。隨摺奏保吳亮才、周開錫、余大勝、顏超榮、王衍慶、李文益、明興、伍華瀚、曾昭仕、蕭玉元、十員陣亡，副將蘇文彪等三十二員弁，開單請卹。又奏江南鄉試未能舉行一摺。附奏李金陽、張光照正法一片。又奏代遞前太常卿唐鑑遺摺，奏請特旨賜諡，奉旨予諡「確慎」。十九日，公還東流營。左公宗棠由廣信回軍景德鎮，偵池州之賊竄陷建德縣。二十二日，左公分軍擊賊，敗之，收復建德縣城。二十四日，批飭鮑超引軍擊勦宿松黃梅之賊。二十八日，馳奏逆匪犯嶺，陷黟縣，旋經官軍克復，并乘勝收復徽州一摺。隨摺奏保臬司張運蘭、總兵唐義訓、副將婁雲慶、知縣朱馨隆、奏參參將袁國祥、黃朝陞革職，不准留營。又奏遵旨酌保唐義訓升署皖南鎮總兵，江西知府姚體備以道員歸於安徽補用，即令署理皖南道缺。又奏提督楊載福請假四月，回藉省親一摺。附片奏參營將弁鄭陽和等分別降革。又片奏飭水師營官陳金藩赴南贛鎮總兵任。又片奏陳江楚皖三省賊勢軍情。安慶賊糧垂盡，必須力爭此城，而後大局有挽回之望。金陵有恢復之期矣。六月初一日，公弟國荃攻菱湖兩岸賊壘，悉破平之。安慶城外賊營俱盡。福建汀州股匪竄江西境，又將竄徽州。左

公宗棠由景德鎮拔營赴婺源扼勦。賊犯祁門嶺路，朱品隆擊卻之。胡公林翼回駐武昌，派成大吉等擊賊，破之，收復武昌所屬各城邑。初八日，奏水陸各軍陣亡病故員弁，彙奏請卹一摺。單開一百二十一員名。又奏皖南江西官軍克復黟縣建德等城。前後七案出力員弁，開單彙保一摺。又具摺覆奏諭旨，飭令左宗棠一軍應援浙江。臣查徽州一郡羣賊環伺，防守為難。景德鎮婺源縣皆皖浙扼要，戰守事宜均賴左宗棠就近維持。該軍縱橫策應七百餘里，以目下形勢而論，實不能分身赴浙。又片奏新授廣東按察使彭玉麟，統帶水師，扼要駐守，暫難赴任。又片奏遵旨查參江西藩司張集馨革職。十三日，緝獲徽防將弁黃勝林，於軍前斬之。賊酋李秀成一股，擾逼南昌省城，公調鮑超一軍渡江，由九江進剿。十八日，馳奏欽奉諭旨，覆陳江西各路賊情，奏稱「江西之賊凡五大股，其由皖境竄入者三股，惟李秀成一股深入江西腹地，占據瑯州，旁擾各屬。其由兩廣竄入者二股，五股之中，或分或合，頭緒迷離。并陳明酌酌緩急，調派援勦先後節次，以及飭調官軍，籌防江西南路大略情形。附奏江楚皖三省戰守情形一片。又奏黃勝林正法一片。二十六日，左公宗棠分軍迎勦竄賊於德興縣境，破之。賊敗竄入浙境。七月初四日，江蘇巡撫薛煥委員賚送兩江總督關防，兩淮鹽政印信，到營。初六日，行禮拜印。公聞胡公林翼病甚劇，委弁至武昌饋藥，且問之。十一日，湖北官軍克復德安府。城賊酋陳玉成糾大股圍撲太湖縣，攻

犯桐城。圍師多隆阿公擊卻之。十八日，馳奏彙報左宗棠一軍五六兩月戰守情形一摺。又奏覆陳恭親王奏訴等奏請購買外洋船礮，實為今日救時之急務。附奏請調滬上海之輪船，由長江駛赴安慶，就近察看試用。令楚軍水師將弁預為練習，俟明年購到洋船，庶收駕輕就熟之功。即與撫臣文報往來數日，可達不致淹滯。請飭下江蘇來臣薛煥，退派幹員，押令上駛，以資演習。附片奏派委員弁購買口外戰馬八百匹，請飭部查驗免稅放行。又片奏五月由驛拜發摺片，臨期已久，未奉批諭。請查驛遞在何處沈失，照例辦理。又奏報江楚皖軍情一片。公弟國荃攻安慶城外石壘，盡拔之。賊以大股來撲營，公弟國荃堅守卻之。鮑公超軍渡九江進勦，賊退出瑞州。寶豐城二十四日，鮑超引軍進擊於豐城西北岸，大破之，擒斬逾萬人。賊由撫州東竄。二十七日，公張國荃擊於賊援城外，破走之。二十八日，專差奏報接印日期一摺。八月初一日，公弟國荃克安慶省城，賊黨殲焉。初二日，馳奏鮑超一軍進援江西之豐城，大獲勝仗一摺。奏稱鮑超盛暑應兵，所向克捷，立功最偉，請賞賚珍物，以示旌異。隨摺保宋國永、陳由立、黃慶等十七員。陣亡知州袁觀豐、都司殷雄亮，請卹。附片奏報克復安慶省城大概情形，稱楚軍圍攻安慶已逾兩年，畫謀決策，皆胡林翼一人所定，卒得克此堅城，殲除悍賊。臣即日前往部署，其詳細情形，另由官文、胡林翼、李續宜會銜具奏。初三日，多隆阿公克復桐城縣。初五日，楊公載福派水師克復池州府

城，楊公謁辭回籍。初七日，公舟抵安慶。初八日，公與公弟國荃、貞幹入安慶省城，巡視城垣，安撫士民，治行館，解署，搜擒降賊之知縣孫潤，於軍前斬之。多隆阿公分軍克舒城、宿松、黃梅等縣。初十日，馳報水師克復池州，進攻銅陵一摺。附片奏各營欠餉過多，請旨飭江西每月撥解漕折銀五萬兩，籌清欠餉。并請江西停解各省協餉，所有地丁入款，漕折釐稅，先清本省守兵，及臣處征兵欠餉，以免決裂之患。是日接奉批摺，及贊襄政務王大、臣咨文，驚聞七月十六日，文宗顯皇帝龍馭上賓。公慟哭失聲。自以十餘年來受上知遇，值四方多難，聖心無日不任憂勤，惕厲之中，現值安慶克復，軍務方有轉機，不及以捷報博玉几末命之權，尤為感慟無已。十一日，湖北官軍克廣濟縣，旋收復蕪州、蘄水等城。十二日，水師進克銅陵縣。十七日，賊撲浙江、蘇州府城失守。十八日，接奉哀詔，乃設次於安慶城中。率文武員弁成服哭臨。三日，日三哭。鮑公超追賊至撫州，賊竄黃溪、雙港、湖坊、河口一帶，與閩廣股匪合併，其數猶眾。鮑公超追戰破之。二十二日，大破賊於雙港，平賊壘八十餘座，擒斬萬餘人。二十三日，克鉛山縣，追勦河口賊，悉潰。浙江、江西全省肅清。二十四日，湖北官軍克復黃州府城。二十六日，胡文忠公林翼卒於武昌。公聞胡公之卒也，悲悼不已，謂胡公赤心以憂國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護諸將，天下甯復有似斯人者哉。二十七日，專弁奏奏恭慰大孝一摺。官文公奏請以李續宜署湖北巡撫，奉旨調授湖

北巡撫彭公玉麟補授安徽巡撫，毛公鴻賓補授湖廣巡撫。九月初二日，公弟國荃督軍循江北岸而下，派道員劉連捷等進軍贛江縣，總兵黃翼升以淮揚水師順流下駛。初九日，公馳摺奏鮑超一軍追剿江西股匪於湖坊河口等處大獲勝仗，克復鉛山縣城。江西全省一律肅清，陣亡將弁王友得、黃友勝等十一名，請卹。隨摺保譚勝達、明興、李文益、劉玉堂等十一員，附奏稱提督鮑超轉戰三省，風馳電掣，驍勇罕匹，請旨授提督實缺。其部將宋國永、陳由立、黃慶、婁雲慶、張玉田等，請授總兵實缺，以示獎勵。又奏巨移駐安慶省城，酌派司道大員分任責成，一摺。附片奏張運蘭奉旨補授福建按察使，例應赴任，該司帶勇徽州防勦喫緊，無人可以接辦，請俟軍務稍平，再請陛見。又奏報孫潤正法一片。十六日，公弟國荃克浥汊口賊壘，十九日克神塘河賊壘。官文公會奏安慶克復情形，奉上諭：「會國藩調度有方，著加恩賞加太子少保銜。」欽此。又奉上諭：「官文等另片奏會國荃等於圍攻安慶時，智勇兼施，道員會國荃著賞加布政使銜，以按察使記名。遇缺題奏，並加恩賞穿黃馬褂，以示優獎。候選訓導會貞幹著免選本班，以同知直隸州知州儘先選用，並賞戴花翎。」等因。欽此。又奉上諭：「官文等奏請一將殉難道員予諡」等語，候選同知會國華前在沙河殉難，今其兄會國藩其弟會國荃會貞幹率師勦賊，克復安慶，一門忠義，深堪嘉尚。會國華著加恩予諡，以彰忠烈。」欽此。二十日，公弟國荃克復無為州城。二十一日，公作

勸誠淺語十六條，營官僚屬委員紳士各四條。二十二日，查閱城上防守兵勇，巡視城堞及城外營壘。二十三日，公弟國荃克運漕鎮。時外洋輪船由上海駛至漢口者漸多，上下往來，一日千里，奸商往往僱民船載貨繫於其後，拖帶以行，藉免課稅釐金，亦或藉以資賊。公咨行通商衙門稱鹽茶為貨稅大宗，餉源所賴，請照會上海洋商，毋得攬帶民船貨物。壽州練總苗沛霖亦捻匪之黨，前歲與李世忠先後受撫，督師勝保公疊次奏保補授四川川北道加布政使銜，李世忠升任江南提督，督辦軍務。苗沛霖與在籍辦團之員外郎孫家泰等為仇，率其黨圍攻壽州。巡撫翁同書屢出諭之，苗沛霖不退。孫家泰等自殺，苗沛霖攻陷壽州。袁公甲三派李世忠以兵擊之，詔命公移得勝之軍分討苗逆。二十九日，公弟國荃克東關賊壘，前後所克城鎮，派軍扼守，乃還安慶。是月，浙江之賊陷紹興、處州二府城。其餘州縣屬邑蹂躪殆遍。十月初一日，公弟國荃還至安慶，商定增募湘勇直搗金陵之計。湖北官軍克隨州城。初三日，頒發捐輸章程，札派委員按費填給，札飭水師營官嚴拏游勇，出示撫卹殉難員紳家屬，被難流亡之士民，招集復業，清釐房產爭訟。左公宗棠軍至廣信，公調鮑超一軍回皖，進軍青陽，調朱品隆、唐義訓等軍進剿石埭，規復甯國。初六日，接奉遺詔，設次行禮。公弟國荃同湘增募湘勇六千人。初十日，彭公玉麟至安慶，見公。彭公時奉安徽巡撫之命，具疏力辭。十四日，公具摺奏陳湖北撫臣胡林翼忠勤

靈粹，勳績最多，乞飭付國史館查照施行。又馳摺奏報水陸各軍克復銅陵縣，無爲州，運漕錫，并沿江要隘三處，隨摺奏保王明山、黃翼升、李朝斌等二十員。附片奏官軍攻克運漕以後，本可直接搗金陵，惟深入腹地，人數單薄，應令會國荃添募湘勇六千，替出各城防守之師，進剿巢和，與下游都興阿一軍聯絡剿辦，易於得勢。又奏保知府陳濟補安慶知府一摺。附片奏前辦皖南軍務張芾所有文卷籍領，均因徽郡失陷，焚燬無存，請免造報。又片奏稱軍興十載，凡地方查辦餽賊資糧，受僞官職之案，徒爲奸吏訟棍訛索之柄。江西新建縣做選通判程迪昌，疊次以餽賊軍重誦誣告善良，請將程迪昌革職嚴辦，以儆刁風。又片奏皖南督辦團練在籍編修宋夢蘭，知府張韶南，與其子張同生，均以積勞病故，請卹。浙江杭州兩郡，久被賊撲，岌岌不保。公咨商左公棠，由廣信進軍衢州，以援浙江，調派張運蘭防徽之軍，及江西東境防守之師，均歸左公調遣。江蘇官紳棲葆上海縣。十六日，錢公鼎銘由輪船赴安慶，見公痛哭，以請援師且呈遞官紳公函，謂吳中有可乘之機，而不能持久者三端：曰鄉團，曰槍船，曰內應是也。有僅完之士，而不能持久者三城，曰鎮江，曰湖州，曰上海是也。公見而悲之時，餉乏兵單，楚軍無可分撥，與李公鴻章籌議，期以來年二月濟師。十八日，奉上諭：「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會國藩著統轄江浙安、徽、江西三省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鎮以下各官，悉歸節制。浙江軍務著杭州將軍瑞昌幫辦，並著會國藩速飭

太常寺卿左宗棠馳赴浙江，剿辦賊匪。浙省提鎮以下各官，均歸左宗棠調遣。」欽此。二十六日，專摺奏謝天恩，加宮保銜，又代國弟國荃，貞幹謝恩晉秩一摺。又奏謝弟國華奉旨予諡恩一摺。是月湖北全境肅清，官文公調派成大吉等軍進駐霍山，以規壽州。劉公蓉奉旨署四川布政使。十一月初二日，公巡視安慶城垣，度地擬建試院一區，令上下江分闈鄉試，既而不果。多隆阿公收復三河鎮。十四日，奉到節制四省之旨。旋又奉酌保封疆將帥人才之旨。又奉察看江蘇巡撫薛煥，浙江巡撫王有齡能否勝任，據實具奏之旨。公自以任大責重，值時事之艱難，彌覺惕然，不敢自安。十六日，馳摺奏左宗棠一軍，定議援浙，請將廣信徽饒諸軍統歸節制，以一事權。該處一切軍情，卽由左宗棠自行奏報，以昭迅速。信郡錢糧河口景德鎮金殿歸左宗棠經收。其防剿進止，均由左宗棠相機辦理。又具摺奏保江西署藩司李桓留辦糧臺，并請敕交軍機處記名，以蔭臬兩司遇缺題奏。又具摺奏保道員萬啓琛署理安慶按察使，李榕署理江寧鹽運道。均隨同駐安慶，籌辦善後事宜。附片奏新授衢州鎮總兵朱品隆現調令會合鮑超一軍，進攻寧國，暫難赴任。又片奏兩江政務殷繁，現在行營一無成案可查，所有刑名、錢穀及鹽員武職補缺，與夫地方尋常事件，應由臣衙門循例具題者，請暫行展緩，抑或改題爲奏，以歸簡易。是日，又奏水陸各軍攻克赤岡嶺、菱湖、賊壘，克復安慶省城三案出力員弁，開單請獎一摺。又奏克復休寧、黟縣



及徽州府城，迭次攻剽各巖隘；出力員弁，開單請獎一摺。又奏行營採訪忠義第四案，附片奏刑部主事柯鉞之母柯王氏罵賊殉難，請建專坊。又查明柯氏一門殉節者五名，列爲第五案。二十五日，奏辭節制浙省一摺，奏稱：「臣自受任兩江以來，祁門被困，僅得自全。至在安慶之克，悉賴鄂軍之功，胡林翼籌畫於前，多隆河苦戰於後，非臣所能爲力。江蘇乃職分應辦之事，尙無一兵一卒達於蘇境，乃蒙寵遇非常，節制四省，自顧非材，實難勝任。左宗棠之才實可獨當一面，卽無庸臣兼統浙省。苟思慮所能到，才力所能及，必與左宗棠合謀，不分畛域，不必有節制之名，而後盡心於浙事也。」又具摺覆奏查明蘇浙兩省撫臣優劣情形，奏參候補鹽運使金安清請卽革職。附片奏保道員李鴻章可膺封疆重寄，現在巨處統帶水軍，請酌撥陸軍數千人，駛赴下游以資援剿。又奏保提督鮑超功績甚偉，請資穿黃馬褂以示旌異。又片奏常州一郡士尙節義，多可用之材，就所知者，奏保周騰虎、劉翰清、趙烈文、方駿謨、華蔚芳、徐壽，六員名，請量材錄用。二十六日，奉到大行頒賞遺念衣物一箱，公拜領行禮謝恩。浙江賊攻撲徽州，左公宗棠派軍援剿，公調朱品隆回軍援徽。是月賊攻杭州，張忠壯公王良陣亡。賊分陷寧波、台州各府城。二十八日，杭州省城失守。將軍忠壯公瑞昌、巡撫王壯愨公有齡、總兵饒莊勇公廷選等皆死之。十二月，鮑公超擊賊於青陽，屢破之，進攻縣城，未克。張公運蘭病甚，回籍。其弟選桂代領其軍，守徽州。朱品隆軍至，

擊賊破之。十七日，奏遵旨籌商苗沛霖剿撫情形：「該練逆斷昭彰，斷無再撫之理。現在楚軍勦辦粵逆，難以同時并舉，須俟廬州克後，與袁甲三臨淮之師聯絡，乃可供力剿苗。彭玉麟素統水師，舍舟登陸，用違其長。且江面太長，照料非易。該撫兩次奏請開缺，應請旨另簡大員接任皖撫，俾得仍領水師於南北大局兩有裨益。」又遵旨派員赴上海押解革員何柱清來京候訊。一片又奏保鮑超一軍，攻克安慶賊壘，肅清江西全省，兩案出力員弁開單請獎一摺。十八日，恭接登極詔書。是日馳奏：「浙江省城失守，徽郡被圍。臣奉援浙之命，赴救莫及，請交部嚴加議處。謹通籌全局，力圖補救之策，分條陳奏：其一，浙江全省惟衢州一府可以圖存，左宗棠一軍，先固江皖邊防，再籌進剿。其二，請救下閩，浙督臣慶端速派勁旅嚴守浦城，俾賊不得由閩境而竄江西。其三，請調廣西臬司將益澧帶領所部五六千人，迅赴浙江，隨同左宗棠籌辦防剿。道員陳士杰帶勇馳赴安慶，聽候調遣。并請將該二員補授蘇浙兩省實缺。其四，請飭下閩督督撫粵海關，閩海關按月籌撥銀十三萬兩，解交左宗棠軍營。」附片奏：「團練一法，不能剿大股悍賊，請將江南團練大臣裁撤。」又奏：「左宗棠一軍樂平、建德、德興等處大捷，出力員弁，擬案請獎。」又附片奏：「布政使銜道員王開化積勞病故，請照布政使例從優賜卹。」予諡。奉旨：「予諡貞貞。」二十六日，朱品隆等大破賊於徽州。左公宗棠分軍破賊於大鱸嶺，徽境肅清。二十七日，奉到上諭：「曾國藩

奏接奉節制江浙等四省軍務，滙陳懇辭一摺，謙卑遜陋，具見惻  
忱，實有古大臣之風。深堪嘉尚。江浙軍情本屬相關一氣，凡該  
大臣思慮所到，諒無不協力同心相資爲理。節制一事，該大臣其  
母再固辭，欽此。侍郎宋公晉奏請飭川楚江皖五省會剿粵  
逆，謂公與官文李續宜等詳議。公會奏稱：『增兵必先增餉，非一  
省所能爲力，必須五省合力籌畫，衆志一心，方於事有濟。現擬咨  
商各省詳議餉數。』是月公弟國荃奉旨賞加頭品頂戴，左公  
宗棠授浙江巡撫，沈公葆楨授江西巡撫，李公桓授江西藩司，曹  
署巡撫彭公玉麟以兵部侍郎候補，詔公酌保皖撫。安慶復後，  
公至省城，招徠士人修葺敬敷書院，每月按期課試，校閱文藝。其  
優等者捐廉以獎之。於嘉惠寒士之中，寓識拔才俊之意。皖中人  
士莫不感奮。公札司道設立善後局，安撫遺黎，清查保甲，刊發  
勸諭淺語十六條，分設穀米局及製造火藥子彈各局，委員司之。  
又設內軍械所製遊洋鎗洋礮，廣儲軍實。委員查核民田，分別荒  
熟，其已墾者暫令按畝出錢四百文，以助軍餉，謂之抵徵。除日  
派忠義局委員協同街團紳士施放錢米以賑飢民。是歲，親王  
僧格林沁與兵部侍郎勝保皆奉旨授差大臣，督師剿辦捻匪。  
內閣學士毛昶熙奉旨督辦河南團練，提督馮子材辦鎮江軍務，  
以副都統魁王爲幫辦。

卷八

壬戌，同治元年，公五十二歲。  
正月公在安慶。初一日，內閣奉上諭：『會國藩著以兩江  
總督協辦大學士。』欽此。又奉上諭：『會國藩節制四省，昨又簡  
授協辦大學士，其數乃腹心，弼予郵治，朕實有厚望焉。』欽此。  
初十日，奏遵旨保皖撫大員一摺。又奏再陳下情，力辭節制浙江  
軍務一摺。奏稱：『圖浙之道，必以廣信爲運糧之路，以嚴州爲進  
兵之路。現在惟左宗棠一軍，不能遽達於嚴州，必俟蔣益澧之軍  
到衢州後，兩路并進，取勢漸緊，所以規復浙江者在此，所以保全  
浙事既已涉，有誘過之意。實因權位太重，恐聞斯世爭權競勢  
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機括甚微，關係甚大。』又奏：『遵  
旨保舉李朝斌，喻俊明，任星元，丁泗濱等四員，堪勝水師總兵之  
任。』附片奏：『前浙江巡撫羅遵殿殉難杭州，已奉旨賜卹旋經  
御史高廷祐奏請撤銷卹典，苛刻之論，殊欠公允。仍請從優賜卹，  
並將隨同殉難之家屬等一併旌卹，以彰忠節。王有齡以糧盡援  
絕，見危授命。其在任時，疊被參劾，難保無身後之營議，請供從優  
議卹，以爲以死勤事者勸。』附片奏：『參安徽巡撫翁同書釀成  
苗逆之禍，兩次失守，不能殉節，請旨革職，議罪不敢因其門弟鼎  
盛稍爲遷就。』又片奏報徽郡解圍及各路軍情大概。是日奉  
諭旨李續宜調安徽巡撫，嚴樹森調湖北巡撫。欽頒令箭令旗王  
命旗牌到營。十一日，批飭江西藩司停止州縣官吏攤捐之案。

